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呂正惠 博士

蘇敏逸 博士

《倚天屠龍記》愛情敘事之研究

研究生：陳麗淑 撰

中華民國 98 年 1 月

淡江大學研究生中文論文提要

論文名稱：《倚天屠龍記》愛情敘事之研究

頁數：128

校系(所)組別：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畢業時間及提要別：97 學年度第 1 學期碩士學位論文提要

研究生：陳麗淑

指導教授：呂正惠博士 蘇敏逸博士

論文提要內容：

「愛情」是文學永恆的主題，金庸的作品之所以能夠如此擄獲讀者的心，不僅僅是由於金庸的每部小說中都有引人入勝的愛情故事，更在於其豐富性與深刻性。金庸小說的愛情世界的豐富性，不但是對於愛情內容的描述多彩多姿，而且更在於它的敘事與描寫的方法、技巧、形式的變幻莫測。若以愛情敘事的觀點來檢視金庸作品，坊間相關評論著作，幾乎不約而同地以《神鵰俠侶》做為金庸關於愛情描寫之極致代表作；但，若更進一步研究就不難發現，較之於《神鵰俠侶》集中火力的營造男女主角愛情至死不渝的浪漫，《倚天屠龍記》反而能夠以更多視角、更多層次的方式來處理男女之間的情事敘述，更能夠呈現愛情在真實人生中所可能展現的多元化面相。

本文以《倚天屠龍記》中的愛情敘事做為主要的研究目標。有鑑於《倚天屠龍記》中登場人物眾多，且敘事時間長達三代（張君寶、張翠山、張無忌），故事架構相當地龐大厚實，因此在章節的安排上，依據時間與登場的順序，在第二章先論述所有促成張無忌個人際遇發展的各個愛情故事。這其中包括了張翠山與殷素素、楊逍與紀曉芙、胡青牛與王難姑、成崑與陽夫人，以及黛綺絲與韓千葉，先以個別追尋與討論每段愛情敘事的發展與影響，然後第三章再討論以張無忌為主的各段愛情敘事的發展與內涵。完成各段愛情敘事在整體故事發展中所產生的影響之後，第四章的部份，將依據各段愛情敘事中，當事人所面臨的種種矛盾情境加以整合論述。筆者期待透過先以個案討論，再系統歸納的方式，一方面試圖描繪《倚天屠龍記》愛情敘事的完整呈現，另一方面則試圖由此探討《倚天屠龍記》在愛情這個主題上，對於當代文學所產生的影響與價值。

關鍵詞：金庸；倚天屠龍記；武俠小說研究；愛情敘事

淡江大學研究生英文論文提要

Title of Thesis :

Total pages : 128

The Description of Love in 《The Heaven Sword And The Dragon Sabre》

Key word : Jin Yong ; The Heaven Sword And The Dragon Sabre ; Kung-Fu novel study ; the description of love

Name of Institute : Master's Program Of Chinese Literature, Tamkang University

Graduate date : January, 2009

Degree conferred : Master

Name of student : Li-Shu Chen

Advisor : Cheng-Hui Lu Ming-Yi Su

陳麗淑

呂正惠博士

蘇敏逸博士

Abstract :

Love is the external theme of literature. Why the creations of Jin Yong can catch the attention of readers so much? It is not only all the creations of Jin Yong have absorbing love stories, but also the description of love and the manner, technique and form of portraying is so capriciousness. If we overview all the creations of Jin Yong in description of love, almost all the critics considered the best one is 《The Giant Eagle and Its Companion》. But when we study more deeply, we would find that 《The Heaven Sword And The Dragon Sabre》 is more diversified and had much gradations of love display than 《The Giant Eagle and Its Companion》.

In this essay, we would major in The Description of Love in 《The Heaven Sword And The Dragon Sabre》. Due to there are many characters in this novel, and the duration of description is across three generations, so when we designed the plan of research, we would follow the order of the appearance of all characters. In chapter two, we would discuss about all the subordinate descriptions of love that made the main actor Chang Wu Ji to develop his life. In chapter three, we would discuss about all period of Chang's love story and his changed in love viewpoint. In chapter four, we would generalize what happened in all the descriptions in this novel, then tried to find out what kind of the conflicts of value is the main factor lead the love story development. In the conclusion of this essay, we would conclude what we have discussed in the former chapter, and try to picture a complete drawing about love story that Jin Yong want to show in the 《The Heaven Sword And The Dragon Sabre》. In the other hand, we would try to conclude how the description of love in 《The Heaven Sword And The Dragon Sabre》 effected th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development, and caused what kind of changes in it.

目 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金庸研究文獻回顧-----	1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方法-----	10
第三節 全文架構-----	12
第二章 愛情的無奈－影響主軸的副線愛情-----	15
第一節 名門正派與魔教-----	15
第二節 同門相戀-----	25
第三節 異族佳麗-----	34
第四節 結語-----	39
第三章 愛情的矛盾－張無忌的愛情歷程-----	41
第一節 初嚐愛情－張無忌與朱九真的少男情懷-----	42
第二節 又敬又怕－張無忌與周芷若的隔紗之戀-----	47
第三節 亦幻亦真－張無忌與殷離的嚙手之戀-----	57
第四節 既愛且憐－張無忌與小昭的主僕奇緣-----	66
第五節 又恨又愛－張無忌與趙敏的銘心刻骨之戀-----	76
第六節 結語-----	86
第四章 在無奈與矛盾中堅持不變的愛情-----	88
第一節 愛情與禮教的矛盾-----	89
第二節 愛情與親情的矛盾-----	95
第三節 愛情與職責的矛盾-----	101
第四節 愛情本身的矛盾-----	106
第五節 結語-----	112
第五章 結論-----	114
參考書目-----	122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金庸研究文獻回顧

中國著名的金庸研究家王敬三¹曾說：「在中國文學史上有兩位作家的作品，真正做到了寫盡中國人的人生。一位是曹雪芹的《紅樓夢》；另一位便是金庸的武俠小說—《金庸作品集》。」²。林保淳也在〈為武俠小說再出發把脈〉給予金庸崇高的評價：「所謂『五嶽歸來不看山』，金庸是嵩高泰嶽，是武俠小說高山仰止的絕境」³；知名科幻小說家倪匡先生更是以近乎崇拜的語詞不只一次地讚揚金庸：「以前，世界上未曾有過這樣好看的小說；以後，只怕也不會再有了！」⁴這句話固然是溢美成分居多，但由倪匡公開表達，再加上其作品被翻譯成英文、法文、日文、韓文、越南文、泰文以及馬來文等多種語文，足可見金庸作品在當代華人文學界具有舉足輕重的大師地位。

自 1955 年 2 月 8 日起，金庸開始在香港《新晚報》連載《書劍恩仇錄》，自此逐步打造了當代中國文學最大的奇蹟與成就。1969 年 10 月香港中文大學學者林以亮在《純文學》第五卷第四期發表〈金庸的武俠世界〉一文，林以亮在該文中指出，金庸的武俠小說集儒釋道於一身，兼顧傳統忠孝仁義理念，再加上未曾歐化的生花妙筆，都是吸引讀者的重要因素。⁵林以亮的見解與稱讚，可視為金庸研究的濫觴。

然而，真正將金庸作品提昇到「金庸學」，並使之躍居當代武俠宗師地位，則要歸功於倪匡以及將金庸作品自臺灣當局查禁目錄中「解放」的遠景出版社。

¹ 王敬三，1932 年生，筆名金山、金燦、王琦。五十年代起陸續有散文、小說、報導文學、戲劇、曲藝、舞蹈、電視節目等數十種作品發表或演出。現為中國能源協會浙江分會會員、中國經濟發展諮詢公司華東地區項目經理兼科技情報研究員、海寧市王國維研究會副會長、海寧市金庸學術研究會會長、《金庸研究》主編。

² 王敬三〈走近金庸，走進金庸〉，收錄於王敬三主編《倚天既出誰與爭鋒—名人名家讀金庸(下)》，台北：揚智文化，2000 年 12 月初版，頁 1。

³ 林保淳〈為武俠小說再出發把脈〉，《聯合報·副刊》，1997 年 12 月 29 日。

⁴ 倪匡，《我看金庸小說·前言》，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6 年 3 月初版。

⁵ 丁進，〈金庸小說研究史稿〉，《嘉興學院學報》第 17 卷第五期，浙江：嘉興，2005 年 9 月，頁 24。

1980 年至 1985 年間，倪匡前後發表五冊對於金庸小說的研究，其主要針對《鹿鼎記》、《天龍八部》、《倚天屠龍記》、《射鵰英雄傳》以及《神鵰俠侶》等長篇作品進行一連串的分析。倪匡認為金庸的小說博大精深，涉及史學、軍事學、倫理學、文學和語言學等學科，其內容之豐富甚至足以建立一門新的學科。這「五看金庸小說」如今重新審視或許理論性較弱，但在當時卻掀起了一波金庸小說研究風潮，港台知名作家與學者諸如溫瑞安、三毛、董千里、柏楊、舒國治等人亦陸續發表相關評論，而這些文章最後由遠景出版社集結成「諸子百家看金庸」叢書。

1985 年 10 月，金庸作品版權由遠景出版社轉至遠流出版社，遠流版打出「全世界華人的共同語言」的標語，發行人王榮文更在 1986 年第 15 期《出版界》雜誌撰寫〈金庸研究的新起點〉一文，認為推廣「金學」的意義等同於三百年前金聖嘆力排時俗地將《水滸傳》與《莊子》、《史記》相提並論，姑不論這樣的說法是否公允，但在出版社的推波助瀾下，金庸研究確實因此而得到更進一步的發展。

1987 年 12 月，香港中文大學主辦的「國際中國武俠小說研討會」則是將金庸作品提昇至學術領域的另一個高峰。出席這場研討會的人士包括余英時、葉洪生、劉紹銘、許倬雲、龔鵬程、黃維梁、梁燕城等知名的傑出人士與學者出席參與。當時為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東亞語文系劉紹銘教授，在會中發表論文〈平心靜氣讀金庸〉，從社會學角度出發肯定金庸小說傳播中華文化的作用，這篇文章在會後以〈武俠小說研討會後記〉為副標，刊登於《明報月刊》1988 年 2 月號，成功地讓金庸作品更加地受到華人世界的重視。

隨著通俗文學逐漸受到重視，再加上讀者群中不乏各領域的傑出人士，使得「金學研究」逐步登上學術殿堂。1994 年 10 月 25 日，金庸正式被北京大學聘為名譽教授。1995 年淡江大學中文系林保淳教授成立了武俠小說研究室，其後發起並參與主辦「中國武俠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金庸武俠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等學術活動，主要成果有論文集《俠與中國文化》、《縱橫武林》和《二十四史俠客資料匯編》等。2006 年 6 月林保淳教授出版《解構金庸》，強調其目的在「解

金庸之謎，破金學之障」，例如：從《笑傲江湖》看政治角力、從「降龍十八掌」看金庸的武學設計、從楊過小龍女相戀看禮教規範、從舊版書到新版書的考證比較等等。其中，第七章〈金庸小說版本查考〉不僅是具體地提出前人未有之觀點，更開啓金學版本研究的新領域，爲金學的學術研究樹立全新的里程碑。

除了林保淳教授外，香港作家吳靄儀在 1998 年集結其自 1987 年起 10 年間，在明報發表的金庸作品研究專欄文章所出版的《金庸小說看人生》、《金庸小說的情》、《金庸小說的男人》、《金庸小說的女人》等四本書籍，則是以主題形式將金庸作品重新加以整理分析；而 2003 年間遠流博識網開設「金庸茶館」網站專區，更是透過網路無遠弗屆之特性，吸引全球華人金庸讀者發表自由意見，也使得金庸研究更加的普及而全球化。

至於在海峽對岸的中國大陸金庸作品的流傳過程則可以分爲幾個階段來加以討論：

(一) 1979 年前的嚴厲查禁時期：

1979 年前，大陸將武俠小說視爲鴛鴦蝴蝶派小說⁶之一種，而大力查禁。

(二) 1980~1990 年代的盜版風行年代：

1989 年 10 月《武林》雜誌開始連載《射鵰英雄傳》，揭開了金庸小說在大陸的傳播史，然而這種形式大多是以盜版方式進行印製。在 1985 年，金庸小說的盜版達到最高峰，所有的金庸小說都可以在大陸坊間找到，但版本不一，光是《天龍八部》就有三種版本，《射鵰英雄傳》、《碧血劍》、《飛狐外傳》、《倚天屠龍記》則各有兩種版本。金庸作品在當時大陸究竟印了多少本，至今仍是難

⁶所謂鴛鴦蝴蝶派，是上世紀初葉發端於「十里洋場」上海的一個文學流派，以烏煙瘴氣，光怪陸離的容貌，反映出都市畸形生活。內容以言情、哀情、社會、黑幕、娼門、武俠、神怪、偵探、宮闈、民間、公案等類別。早期僅以言情爲主，後來內容龐雜已不貼切，因而稱「禮拜六派」。它的全盛時代爲清末至五四新文化運動爲止。它被大陸官方認定是一種層次較低而庸俗的資本主義商品而大加禁止。關於鴛鴦蝴蝶派文學在五四前後在中國文學發展上的地位與影響可參考嚴家炎，〈文學的雅俗對峙與金庸的歷史地位〉，收錄於王秋桂主編，《金庸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 年初版，頁 543-552。

以統計的天文數字！某出版管理機構官員曾親口對金庸說，1985年這一年金庸小說的盜版大約銷售達4000多萬冊，但全部是盜版。⁷

（三）1986年左右開始的轉型期：

基本上，這個階段是一個概略的分期，而且與盜版風行期是有些重疊的。筆者主要是以1986年由紅學家馮其庸，在1986年8月號的《中國》月刊發表〈讀金庸〉一文，肯定金庸小說廣博的社會歷史內容，以不同凡響的藝術成就作為一個開端來加以界定的。1988年，大陸《文藝報》、《讀書》、《上海文論》等文藝類具代表性的刊物分別刊登章異的〈台港「金學」一瞥〉、柳蘇的〈金色的金庸〉以及裘小龍、張文江、陸灝的〈金庸武俠小說三人談〉等文章，推崇金庸武俠小說具備高度的文學價值。而文學史家章培恆在《書林》第11期發表〈金庸武俠小說與姚雪垠⁸的《李自成》〉，指出兩者相較下，前者假中見真，人物性格真實而富有感染力量；後者真中見假，導致讀者的幻滅感。這也使得金庸小說從此跳脫武俠小說的範疇，介入大陸當代主流文學的領域。⁹

（四）1994年後的發展期：

大陸的金庸研究在1994年出現突破性的發展。該年5月，三聯書局的《金庸作品集》正式上市，它仿效70年代以來的設計裝訂，包括了美侖美奐的香港明河版和保留了台灣遠流版扉頁的古雅印章，並以整齊劃一的古典山水畫作為封面設計，賦予金庸小說一種難以言說的誘惑力。三聯書局《金庸作品集》的問世，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金庸小說本身的價值轉型，從單純的娛樂消費價值轉換成經典文本具有的收藏價值。

隨著「金學」的逐漸成形以及陸續在兩岸多所學校開課專論，以金庸研究為

⁷ 同註5，頁26。

⁸ 姚雪垠（1910年—1999年），原名姚冠三，字漢英，曾用筆名雪痕、雪、沉思、姚東白等，河南省鄧州市人，中國當代著名作家。曾擔任第五、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及湖北省文聯主席、全國文聯委員、中國作家協會理事、中國對外友協理事等職務。曾在《文學季刊》、《晨報》、《大公報》、《申報》等北平、天津、上海的報刊上發表小說、散文、文學論文多篇，富於時代感。代表作《李自成》第二卷曾獲得中國首屆茅盾文學獎。

⁹ 同註5，頁24。

主的學位論文在兩岸各地也陸續出現。國內部份，依據國家圖書館資料，目前國內已完成的博碩士論文中，以金庸小說為研究主題者，多達15篇；至於在對岸部分，至2008年止，亦已有32篇學位論文發表，詳參下表1-1、1-2：

表 1-1 台灣金庸武俠小說研究之學位論文

作者	論文名稱	院校名稱/系所名稱	完成時間
楊丕丞	金庸小說《鹿鼎記》之研究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1994
許彙敏	金庸武俠小說敘事模式研究	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	1996
羅賢淑	金庸武俠小說研究	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班	1998
李順慧	《鹿鼎記》中韋小寶研究--語言學的角度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	2000
吳明麟	《天龍八部》美學研究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2002
送銘池	金庸小說天龍八部事物研究--中國傳統文化事物分析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教學碩士班	2003
蘇惠美	金庸小說《神鵰俠侶》研究	臺北市立師範學院/應用語言文學研究所	2003
楊瑩薇	金庸《天龍八部》研究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2004
陳韻琦	金庸武俠小說《神鵰俠侶》研究—遠流版舊版與新修版的解析	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2004
張依寰	金庸小說「射鵰三部曲」研究	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2006
陳敏櫻	金庸小說運用於國文教學之研究	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教學碩士班	2006
劉玉華	金庸《倚天屠龍記》研究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班	2006
胡淑婷	《俠客行》與《絕代雙驕》比較研究	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班	2007
葉燕容	金庸小說《倚天屠龍記》研究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應用語言文學研究所	2006
吳家齊	金庸《射鵰三部曲》新舊版本研究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班	2007

資料來源：國家圖書館館藏查詢（2008/8/23）

比較兩岸博碩士論文研究的內容，可發現兩岸在文化與思想的發展上，確有相當之差異。由表 1-1 可以理解，台灣方面的金庸研究主要展現在針對單一作品

或主題進行細微研究，強調金庸作品在文學方面的造詣，例如吳家齊針對《射鵰三部曲》、陳韻琦針對《神鵰俠侶》進行的版本研究，吳明麟則是針對《天龍八部》的美學進行研究、李順慧則以語言學角度針對《鹿鼎記》的主人翁進行文化研究。至於單一作品的文學析論研究上，則主要有楊丕丞以《鹿鼎記》作為研究對象，蘇惠美以《神鵰俠侶》作為研究對象，劉玉華、葉燕容以《倚天屠龍記》作為研究對象等等。大致而言，在金庸研究上，台灣方面雖然亦有諸如羅賢淑、許彙敏等以金庸整體作品作為研究主體，但在學術研究方向上，台灣學界主要以細膩地探討單一作品的文學成就與內涵精神為主。

表 1-2 大陸地區金庸武俠小說研究之學位論文

作者	論文名稱	學校系所	發表時間
宋偉杰	金庸小說研究－文化研究個案	北京大學中文系比較文學博士論文	1997
柳青	論金庸武俠小說文化意蘊	華中師範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	2001
邵明	金庸新論－關於金庸小說文化策略敘事模式及其文學史意義的思考	安徽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	2001
陳昌和	從金庸小說看通俗小說	福建師範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	2002
柳靖	遊戲中的沉重之思－金庸武俠小說思想文化蘊涵論要	河北師範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	2002
謝理開	論金庸小說的生命意識	西南師範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	2002
張繼東	金庸小說藝術研究	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	2003
田智祥	大眾文化語境中的金庸武俠小說	山東師範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	2003
刁軍	百年金庸－金庸小說閱讀與接受研究	遼寧師範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	2003
蔡飛	文學家金庸及其通俗文學作品	華中師範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	2004
鄧陶鈞	言情在金庸小說的意義	華僑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	2004
裴思蘭	魯迅和金庸在泰國的接受之比較	青島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	2004
邱建恩	金庸小說敘事研究	蘇州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	2004

何開麗	大陸金庸小說研究論	西南師範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	2005
楊昕	金庸武俠小說綜觀論	延邊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	2005
姚莉	對金庸作品的文化解讀	廣西師範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	2005
楊倫	金庸的「江湖研究」	蘭州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	2006
張美芬	金庸：淺俗下的厚重	青島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	2006
蔡明霞	金庸小說中的原型研究	華中師範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	2006
鄭樺	論金庸小說的文體特徵	河南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	2006
楊金翠	神話－原型視野批評下的金庸小說	貴州師範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	2006
田園	金庸小說復仇主題闡釋	鄭州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	2006
唐杰	金庸筆下黃蓉形象的文化解讀	貴州師範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	2006
馮晟	金庸小說人物的原型影響	西北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	2007
劉喜平	復仇文化與金庸小說研究	四川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	2007
馬夢琳	金庸武俠小說中「壞人」形象研究	廣西師範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	2007
劉小麗	金庸武俠小說對傳統武俠小說的繼承與發展	華中師範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	2007
陳軍	論金庸武俠小說人物塑造及其深層意義	福建師範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	2007
勞琥琥	從金庸的創作看武俠小說的生命力	浙江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	2007
陳思琦	金庸武俠世界的政治敘事	浙江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	2008
李濤	論金庸武俠小說對中學生俠義觀的引導	華中師範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	2008
肖穎	淺析金庸小說的文化內涵	西北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	2008

資料來源：中國知網查詢資料（2008/12/23）

至於大陸方面的金學研究，可由表 1-2 清楚地歸納整理得知，主要以金庸整體作品作為研究對象，強調的則是在整個文學史或社會文化上的意義。而若以內容來加以分析，不難發現大陸方面的金庸研究偏愛採用社會學的相關理論，諸如

蔡明霞、楊金翠、馮晟均採用了原型理論；宋偉杰、邵明、姚莉、唐杰、田園、劉喜平則採用了文化研究理論；至於刁軍、裴思蘭則主要以研究金庸作品社會接受度作為研究課題；又或如陳昌和《從金庸小說看通俗小說》、劉小麗《金庸武俠小說對傳統武俠小說的繼承與發展》、勞琥琥《從金庸的創作看武俠小說的生命力》則以金庸小說在大陸的流通與影響，來探討武俠文學的未來發展。大體而言，相較於台灣的單一作品與主題性研究，在大陸的金庸研究中，比較傾向的是將金庸作品放在社會與文化的發展脈絡中探討其影響，主要強調的是金庸整體作品對於社會的影響。姑且不論兩岸研究方法及方向如何地不同，以 2007 年 9 月北京九個區縣的高中語文課本，以金庸武俠小說《飛狐外傳》取代魯迅《阿 Q 正傳》一事來看，足可見金庸作品已在當代華語文壇乃至於學術領域，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此外，從唐宋的豪俠小說到清代俠義小說，俠客大多是無情、無欲的。要成為江湖好漢，就不能近女色，這是江湖人的共識，也是江湖文化的既定規則。因為，江湖文化是建立在兄弟情誼基礎上的一種流動狀態的文化，它擔心女性的魅力會威脅兄弟之間的情義，恐懼愛情的力量會讓江湖人物回歸常態生活。所以，對女性的貶低，對愛情的排斥，是江湖文化為自己設置的保護罩，也是中國古典武俠小說的共同敘事特徵。但是，愛情終究是人生的重要內容，沒有了愛情，現實人生不免單調乏味。同樣的，武俠小說沒有了愛情，就不可能對人生與人性進行深入的探討。因此，「新武俠小說」開始大量地描寫愛情故事，故又被稱為「新武俠言情小說」，而金庸則更是一再被眾多文學評論者視為其中的一位「寫愛情的高手」。¹⁰

誠然，「愛情」，是文學永恆的主題，而武俠小說兼容愛情，亦非金庸所獨創，至少清代的《兒女英雄傳》就已是其中的佼佼者。但是金庸的作品之所以能夠如此擄獲讀者的心，不僅僅是由於金庸的每部小說中都有引人入勝的愛情故事，更在於其豐富性與深刻性。金庸小說的愛情世界的豐富性，不僅是對愛情內容的描述多采多姿，更在於它的敘事與描寫的方法、技巧、形式的變幻莫測。有詳有略、有深有淺、有悲有喜、有正面鋪排、有側面點染、有烘雲托月、也有暗

¹⁰ 嚴家炎，《金庸小說論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 1 月 1 日初版，頁 67。

示與隱喻，以各自不同的方法形式，展現不同的愛情風貌，使得作品的本身成爲極富藝術價值的審美對象。而金庸對愛情本質的深刻揭示與描述，一方面緣由於其廣泛涉及了社會生活中種種真實的愛情生活及愛情文化心理內容，另一方面也在於其對於愛情本質的深刻認識。

關於金庸對於愛情本質多樣性的深度刻畫，或可以《連城訣》與《天龍八部》爲例。在《連城訣》中，丁典與凌霜華的愛情固然美好浪漫，但只是小說中記憶的片斷；狄雲與戚芳雖然是青梅竹馬，兩小無猜，可是自從住進荊州城大師伯的家後，狄雲卻因爲萬圭的陷害，被官府投入了死牢，而戚芳不僅相信萬圭的謊言，最後還嫁入萬家。無獨有偶的是「鈴劍雙俠」這對璧人本來是兩情相悅，卻因爲水笙被淫僧血刀老祖抓住，雖然水笙幸運地保住清白逃出魔爪，卻遭到眾人質疑的眼光。而汪嘯風最後居然因爲害怕眾人的嘲笑與議論而拋棄了水笙，水笙與狄雲的遭遇可說是異曲同工，他們的結局也昭示了人心的複雜多變，展現了人性的自私卑劣以及愛情的脆弱多變。而在《天龍八部》中，蕭峯因爲契丹血統而處於極度孤獨、舉世無親之際，善解人意、深情無限的阿珠來到他的身邊，即使當時的蕭峯一心急於解開身世之謎與洗刷自身冤屈，但阿珠仍然無怨無悔的陪伴著他，最終還因爲親情與愛情的兩難而死於蕭峯的懷裏。正因爲金庸能夠把愛情的本質與多樣化透過不同的情節予以入木三分的刻畫，香港作家吳靄儀才會在《金庸小說的情》序言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單是金庸小說裡的男女戀情，已可寫一本書」¹¹，凡此亦均可論證，在金庸的武俠世界中，「愛情」不僅佔有左右故事發展、攫獲讀者注意的重要功能，甚至是金庸作品之所以能夠成爲「金學」的關鍵因素之一。

然而，如果對照於兩岸現有的金庸作品相關學術研究，不難發現，在台灣方面，主要聚焦於版本的研究以及寫作技巧的探討，強調的是單一作品的文學價值與成就，而在大陸方面不僅主要是以整體作品做爲研究主體，更重要的是，它主要是以探討金庸思想對於社會的影響、在整體社會文化中所可能產生的影響做爲研究主體，前者以金庸個別作品爲研究主體，後者則以金庸爲研究課題的濫觴，

¹¹ 吳靄儀，《金庸小說的情》，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出版，頁3。

顯然地，現有的金庸研究雖然已有相當豐碩的學術成果，但在與人息息相關的「愛情」上，相關的學術研究仍然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方法

雖然金庸對於愛情敘事描寫的功力備受肯定，唯一般論及金庸作品當中對於「愛情」的見解，坊間相關評論著作幾乎不約而同地以《神鵰俠侶》做為金庸關於愛情描寫之極致代表作¹²。筆者雖然認為金庸對於楊過與小龍女的愛情描寫極為唯美，同時兩人間的愛情確實也有很多討論議題的存在，但楊過與小龍女的生死相隨反而使得週遭的愛情故事（例如李莫愁對於陸展元的單戀、武三通對於義女何沅君的畸戀以及郭芙在楊過與耶律齊間的情感轉移等等），因為沒有發展空間而略顯單薄。

也許正因為如此，金庸曾說自己的小說晚期比早期好，長篇比短篇好，而這樣的論點又由其好友倪匡加以具體說明。倪匡認為從《倚天屠龍記》開始，金庸塑造人物更加多元複雜，情節更加豐富精彩，藝術表現更浪漫，因此他認為《倚天屠龍記》孕育了《天龍八部》，甚至是為《笑傲江湖》以及《鹿鼎記》提供原始的創意搖籃。而梁羽生評論金庸時，亦以《倚天屠龍記》做為分界，認為前後兩階段有明顯差異¹³。凡此也都說明《倚天屠龍記》在整體金庸作品的創作歷程中，不論在故事安排或者人性刻劃上，均可視為具有承先啓後的關鍵指標性意義。

然而若以愛情描述的觀點來檢視金庸作品，確實可以發現《倚天屠龍記》較諸先前的作品，以更多視角、更多層次的方式來處理男女情事的敘述。它基本上

¹² 坊間以愛情為主題討論《神鵰俠侶》的作品多不可數，最早可見倪匡《五看金庸小說》，該書的後半部乃是陳沛然所寫，後來擴充為《情之探索與神鵰俠侶》，由遠景出版社於1985年出版；除此之外，潘國森的《解析金庸小說》（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初版）以及大陸作家陳墨於《細讀神鵰：問世間情為何物》（山東：山東畫報出版社，2006年5月初版）均認為神鵰俠侶對於愛情描述極為精闢，吳靄儀更直指《神鵰俠侶》的本身即是一部情書（同註5，頁3）。

¹³ 佟碩之（梁羽生）〈金庸梁羽生合論〉，收錄於柳蘇等著《梁羽生的武俠文學》，台北：風雲時代出版社，1998年7月初版，頁133。

囊括了人生愛情的種種形式，諸如：在單戀（單相思、柏拉圖式的精神戀愛）方面有郭襄對楊過、宋青書對周芷若；兩角戀方面有張翠山與殷素素的生死與共；在三角戀方面則有紀曉芙與楊逍、殷梨亭間的愛恨糾葛描述，陽頂天、成崑與陽夫人之間的纏綿悲情；在多角戀方面有張無忌周旋於小昭、殷離、周芷若與趙敏四女之間的躊躇與矛盾；甚至還有胡青牛與王難姑間既相較量又相愛以及黛綺絲與韓千葉的比武奇緣等等¹⁴。若以此來看，較之於《神鵰俠侶》集中火力的營造愛情至死不渝的浪漫，或許《倚天屠龍記》更能展現愛情的多元化面相。

至於以學術研究的成果表現作為切入點來進行探討，誠如前文所陳述般，可以發現在兩岸已發表的學位論文中，大陸方面主要是以整體作品為主要討論對象，至於台灣雖然多集中單一主題，唯仍以單一小說或者單一人物為主要研究對象，未曾有以學術立場探討金庸作品在愛情敘事甚至愛情觀上的呈現。故本文擬以《倚天屠龍記》之愛情敘事為研究對象，期望透過專題專文的深入探討，對金庸作品研究乃至於當代小說文學能收拋磚引玉之效。

至於在研究版本上，金庸作品集可概略地區分為三種版本，分別是原始在報紙上連載的「刊本」；以及金庸自 1970 年開始耗費 10 年修訂後重新出版之《金庸作品全集》共三十六冊，稱為「修訂版」（即前述台灣遠景版以及遠流版）；至於 1999 年起金庸又投入心力重新修訂，至 2006 年七月完成全部修訂，一般稱之為「新修版」的二修版本。其中，刊本由於並未正式發行印售，要蒐羅齊全並不容易，而雖然在未集結成冊授權出版前，台灣已出現盜印版本，但這些作品托名冒用的情況嚴重，不僅難以考獻，而且斷簡殘篇散佚難尋，至於 2005 年上市的《倚天屠龍記》新修版，由於至今對於廣大的金庸讀者來說仍屬陌生，所以筆者在以普遍性做為主要考量下，擬以最廣為讀者接受的「修訂版」，作為本論文的研究版本。

¹⁴ 陳劍兵，〈從《倚天屠龍記》看金庸小說的情愛敘事意識〉，《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05 年第三期，江蘇省：江蘇省社會科學研究院，2005 年 6 月初版，頁 64。

在研究限制上，主要可由作者自己於本書後記所揭櫫的一段話概括：「這部書情感的重點不在男女之間的愛情，而是男子與男子間的情義。」（頁 1662）。雖然在《倚天屠龍記》中，登場人物眾多，且在寫人寫情的表現上更具維妙維肖的魅力，但在關於本書的愛情討論上，往往僅集中在張無忌與周芷若、殷離、小昭、趙敏等四個女子身上。不僅如此，由於主人翁張無忌的性格上的呈現過於優柔寡斷，《倚天屠龍記》的愛情敘事雖然份量不少，但吸引評論者注意的焦點反而集中在謝遜與張無忌的父子親情。因此，對於本書愛情敘事描寫之研究固然有其文學上的學術價值，但在寫作實務上，確實亦將面臨徵引資料與前人論述資料不易取得之困難。

最後，在研究方法上，本論文強調的是對於《倚天屠龍記》中，關於愛情的描寫敘述為主要研究對象，因此在整體的研究走向上，限於學力，筆者將聚焦於《倚天屠龍記》中的愛情發展形式及人物的互動等，而不討論作者本身的愛情觀或有關於後設的相關議題。在順序上本文擬先探討各角色人物登場的場景安排以及角色背景設計，並以此歸納《倚天屠龍記》中所有的愛情發展形式，再針對故事人物的行為與人格特質輔以其它社會科學論點來進行愛情議題討論。最後則是跳脫武俠小說以男性為主的概念，從女性觀點出發，重新審視《倚天屠龍記》一書中對愛情的論述，而最終目標則是希望透過有系統的討論，具體探尋《倚天屠龍記》在愛情這個主題上，所呈現出的影響與價值。

第三節 全文架構

本文既以《倚天屠龍記》中的愛情敘事做為主要的研究目標。有鑑於《倚天屠龍記》中登場人物眾多，且敘事時間長達三代（張君寶、張翠山、張無忌），故事架構相當地龐大厚實。因此在全文的研究架構上，為使整體的研究能夠更加地順暢，並使彼此間的因果關係以及相互影響的現象，更能夠系統性的呈現，筆者擬以時間軸做為主要的敘事骨幹，以人物（愛情敘事）出場的順序做為討論的順序依據，先將小說中所有的愛情故事依年代先後順序個別討論研究後，再依每

段愛情故事發展中所呈現的主要特色進行歸納討論，然後再依據研究成果提出對於《倚天屠龍記》愛情敘事研究的結論與成果。

同時，若以小說整體架構而言，不難發現雖然故事跨越三代，其實故事的發展主要是以張無忌的成長歷程與人生際遇做為故事展開的主幹，論及郭襄、張君寶最大用意是要向上承續《神鵰俠侶》，向下開啓全新故事體系；論及張翠山與殷素素則主要是鋪陳張無忌的成長背景、引導出「屠龍刀」以及與之切割不斷的種種江湖恩怨。因此，若將《倚天屠龍記》的故事架構，以主人翁張無忌其人其事為主軸進行重新的排列整合，我們即可將整部小說的故事情節，切割為以張無忌其人其事為主的主軸，以及促成張無忌命運發展的其他各個愛情敘事。

除此之外，誠如陳墨所指出的，《倚天屠龍記》「主要情節是講述主人公張無忌的成長道路及其人生命運，而張無忌的人生道路又恰恰只有彌合正派與邪教之間的仇怨。」¹⁵，在整部小說中，金庸不僅僅是在故事情節的安排上充滿種種的對立（例如：張翠山夫婦各自代表的江湖背景、明教本身既是江湖上公認的魔教但卻又是民族大義上領導漢人對抗蒙古政權的正義化身、紀曉芙面對的師門與死對頭、道德與愛情的無法融合等等），更在愛情敘事的本身以及後續發展上，安排了各種它與其它社會價值觀矛盾的狀況。

因此，筆者為使本文的論述可以更加順暢，在進行寫作時，首先依據時間與登場的順序，在第二章先論述所有促成張無忌個人與幾位女主角的際遇發展的其他各個副線愛情故事，這其中包括了張翠山與殷素素、楊逍與紀曉芙、胡青牛與王難姑、成崑與陽夫人，以及黛綺絲與韓千葉。因為這四段愛情敘事日後將分別影響了張無忌、周芷若、小昭與殷離在小說發展上的人生際遇，而筆者如此安排的另一個用意在於，希望可以透過從中追尋與討論每段愛情敘事的發展與影響，並由中歸納彼此間的因果關係。

¹⁵ 陳墨，《金庸小說總評·上》，台北：風雲時代出版公司，2004年5月初版，頁279。

在第三章，筆者則將以主人翁張無忌爲主軸，討論張無忌自己的各段愛情敘事的發展與內涵，並期望能夠由此引導、歸納本書主人翁的張無忌的愛情成長過程，以藉此理解其本身是如何在人生歷練的成長下，形塑出他對於愛情的看法與觀點。

在完成各段愛情敘事本身在整體故事發展中，所產生的影響之後，第四章筆者擬再依據各段愛情敘事中，各個當事人在追求愛情上，所面臨的種種愛情與其他社會價值所可能產生的各種衝突、矛盾的情境加以整合論述。筆者期待透過先個案討論再系統歸納的方式，一方面試圖描繪《倚天屠龍記》愛情敘事的完整呈現，另一方面則試圖由此探討《倚天屠龍記》在愛情這個主題上，對於當代文學所產生的影響與價值。



第二章 愛情的無奈－影響主軸的副線愛情

倪匡曾在《我看金庸小說》中評論《倚天屠龍記》，認為《倚天屠龍記》是金庸作品中處理愛情更浪漫的一部作品。¹誠然，倪匡的說法原意是針對以《倚天屠龍記》與《射鵰英雄傳》以及《神鵰俠侶》二書比較而言。在《射鵰英雄傳》中儘管郭靖與蒙古公主有婚約，但遇見黃蓉後，婚約只是道義上的問題，郭靖本身根本沒有情感上的糾葛；而《神鵰俠侶》中楊過與小龍女則更是不管世俗眼光如何看待，在彼此的感情上情有獨鍾。

然而筆者認為，雖然金庸自己在《倚天屠龍記》後記中說明，主要想討論的是男子與男子間的情義²。但其實《倚天屠龍記》在金庸的 15 部作品集當中，除了登場人物眾多，以及彼此間關係串聯令人眼花撩亂的《天龍八部》較難比較外，論及處理愛情主題上的無奈、矛盾與衝突；論及主線與其他的愛情發展對於故事延續上的連接性；甚至是幾位主要人物間（張無忌與他的四個女人）的愛情觀點形成等問題上，《倚天屠龍記》不論在細膩度、多樣性以及深度上的表現，比起其他作品均毫不遜色，甚至是更加的精緻。而本章即擬由小說中幾位影響主線人物愛情發展的愛情故事來進行討論。

第一節 名門正派與魔教

在《倚天屠龍記》中，名門正派與魔教的成員產生情愫的角色，大致上就是武當五俠張翠山與天鷹教主之女殷素素，光明左使楊逍與峨嵋派弟子紀曉芙這兩對情侶。平心而論，以正邪對立為背景進行男女間相愛的情節敘述，在小說文學中並不算少見，至少在金庸的作品中，就有另外一個絕妙組合－《笑傲江湖》中的令狐沖與任盈盈－只不過不同於《笑傲江湖》的圓滿結局，在《倚天屠龍記》

¹ 倪匡，《我看金庸小說》，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3月初版，頁54。

² 金庸，《倚天屠龍記·後記》，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10月3版6刷，頁1662。

中，這兩段戀情最終均釀成悲劇，並分別影響了兩個主要人物的人生—張無忌與周芷若—也等於是促成小說故事情節得以發展的楔子。

一、生死相隨的殷素素與張翠山

殷素素在《倚天屠龍記》中的首登場，即以「符合」一般人認定的「魔教妖女」姿態登場。她首先在錢塘江上以暗器「蚊鬚針」暗算了俞岱巖，奪取屠龍刀。接著，場景一轉，她在臨安龍門鏢局委託都大錦將被她所暗算的俞岱巖送回武當山時，其對白充分顯示了身為天鷹教教主之女以及紫微堂堂主，名門正派眼中的「妖女」該有的刁鑽狠毒：

那姓般的道：「我這單鏢啊，對不起得很，可有點牽扯糾紛，來歷也不大清白，值得多少銀子，那也難說得很。我這三個條款也挺不容易辦到。第一，要請你都總鏢頭親自押送。第二，自臨安府送到湖北襄陽府。必須日夜不停趕路，十天之內送到。第三，若有半分差池，嘿嘿，別說你總鏢頭性命不保，叫你龍門鏢局滿門雞犬不留。」（頁 102）

然而這趟鏢終究沒有成功，俞岱巖終於被朝廷爪牙重傷以致全身殘廢，而殷素素也言出必行的殺害龍門鏢局數十口性命，最後甚至將罪行嫁禍給張翠山，且看她與張翠山間的對話：

張翠山問道：「昨晚龍門鏢局滿門數十口被殺，是誰下的毒手，姑娘可知麼？」那少女道：「我跟都大錦說過，要好好護送俞三俠到武當，若是路上出了半分差池…」張翠山道：「你說要殺得他鏢局中雞犬不留。」那少女道：「不錯。他沒好好保護俞三俠，這是他自取其咎，又怨得誰來？」張翠山心中一寒，說道：「鏢局中這許多人命，都是…都是…」那少女道：「都是我殺的！」張翠山耳中嗡的一響，實難相信這嬌媚如花的少女竟是

殺人不眨眼的兇手，過了一會兒，說道：「那…那兩個少林寺的和尚呢？」
那少女道：「也是我殺的。我本來沒想和少林派結仇，不過他們用歹毒暗器傷我在先，便饒他們不得。」張翠山道：「怎麼…怎麼他們又冤枉我？」
那少女格格一聲笑，說道：「那是我安排下的。」（頁 156~157）

由此可見，在《倚天屠龍記》的登場人物設定上，殷素素在一開始即被定位成膽大心細、心狠手辣的「魔教妖女」。

至於武當五俠張翠山，則是在登場之初即已被設定成一位典型俊秀書生模樣的武林高手，張翠山不僅「聰敏機靈，辦事迅速，從不拖泥帶水」（頁 115），由於其外號「銀鈎鐵劃」，他也習得一手好書法，簡單地說，就是一個文武全才。除此之外，張翠山更是一個富有行俠仗義、扶弱除奸精神的英雄好漢，因此，當他奉師命前往江南查明俞岱巖遭受重傷原因而行經宜城，在當地親眼見到居民們因為水災而流離失所後，他對保護師兄不力的都大錦提出的懲罰，就是要求都大錦將護送俞岱巖到武當山的酬勞全數拿出來救濟災民，他說：「姓都的，今日我手下容情，打到你這般地步，也就夠了。你把囊中的二千兩黃金，盡數取將出來救濟災民。」（頁 132）

由這點來看，即可觀察出張翠山有情有義的一面：一方面，他認定是因為都大錦的保護不力，導致親如兄弟的俞岱巖重傷成殘廢，所以對都大錦恨之入骨；但另一方面他又因為看到水患造成難民拖兒帶女逃難的慘狀，所以他懲罰都大錦的同時卻又希望可以直接幫助到這些受難的人們。然而，某種程度來看，張翠山的重感情卻是有些接近鄉愿的，因此，殺人越貨的巨鯨幫眾座船在錢塘江出海處被天鷹教攻擊而沉船之際，張翠山的反應是：

張翠山探首窗外，向後望去，只見那艘巨鯨船已沉沒了一小半，待得潮水一沖，登時便要粉碎。他耳聽得慘叫呼救之聲，心下甚是不忍，但知殷素素和常金鵬都是心狠手辣之輩，若要他們停船相救，徒然自討沒趣，

只得默然不語。殷素素瞧了他的神色，微微一笑，縱聲叫道：「常壇主，咱們的貴客張五俠大發慈悲，你把巨鯨船中那些傢伙救起來罷！」這一著大出張翠山的意外。只聽得前面船上常金鵬應道：「謹尊貴客之命！」船身側過，斜搶著向上游駛去。常金鵬大聲叫道：「巨鯨幫的幫眾們聽著，武當派張五俠救你們性命，要命的快游上來罷！」諸幫眾順流游下。常金鵬的船逆流迎上，搶在潮水的頭裡，將巨鯨船上自麥少幫主以下救起十之八九，但終於有八九名水手葬身在波濤之中。張翠山心下大慰，喜道：「多謝你啦！」（頁 172）

而在知道自己是在殷素素巧妙安排而讓自己被誤會成龍門鏢局上下數十條人命的殺人兇手後，張翠山在急著追問原委過程中的反應亦不禁令人莞爾：

眼見那帆船離岸數丈，無法縱躍上船，狂怒之下…躍上了船頭，大聲道：「你…你怎麼安排？」船艙中黑沉沉地寂然無聲，張翠山便要舉步跨進，但盛怒之下仍然頗有自制，心想：「擅自闖入婦女船艙，未免無禮！」正躊躇間，忽見火光一閃，艙中點亮了蠟燭。那少女道：「請進來罷！」（頁 157）

正因為張翠山的角色，設定在一方面展現出路見不平、濟弱扶傾的俠義行徑，但另一方面以一個江湖中成名大俠的風範，卻又常常出現婆婆媽媽、婦人之仁的同情心，再加上無法擺脫世俗眼光的局限與框架，更使得張翠山與殷素素兩人間從一開始就呈現極端的對比。

因此，如果是正常的狀況下，縱使是龍門鏢局一場惡鬥後，殷素素柔情吟唱「今夕興盡，來宵悠悠，六和塔下，垂柳扁舟。彼君子兮，寧當來游？」（頁 149）這段琴歌發揮了牽紅線功效，讓兩人之間產生微妙細膩的情愫，但是因成長背景以及性格差異的因素，讓張翠山與殷素素微弱的愛苗仍很快被熄滅。雖然如此，

金庸卻巧妙地運用追查俞岱巖受傷致殘真相以及江上獨處的機會，安排了張翠山為殷素素運功驅毒的情節。一方面藉著殷素素的受傷消弭張翠山因俞岱巖事件對殷素素的心理防備，一方面又透過殷素素先天個性上的任性妄為以及直率不做作引發張翠山的好感以及憐惜之心。最終使得張翠山與殷素素這兩位在正邪光譜兩極化的人物，雖在先天環境上有著天與地般的差別，然而兩人間的感情卻在不知不覺下急速加溫：

張翠山忙從懷中藥瓶裡取出一粒「天心解毒丹」給她服下，捲起她衣袖，只見半條手臂已成紫黑色，黑氣正自迅速上行。張翠山伸左手抓住她上臂，問道：「覺得怎樣？」殷素素道：「胸口悶得難受。誰教你不快認錯？倘若我死了，便是你害的。」張翠山當此情景，只能柔聲安慰：「不礙事的，你放心。你全身放鬆，一點也不用力運氣，就當自己是睡著了一般。」殷素素白了他一眼，道：「就當我已經死了。」張翠山心道：「在這當口，這姑娘還是如此橫蠻刁惡，將來不知是誰做她丈夫，這一生一世可有苦頭吃了。」想到此處，不由得心中怔然而動，臉上登時發燒，生怕殷素素已知覺了自己的念頭，向她望了一眼。只見她雙頰暈紅，大是嬌羞，不知正想到了甚麼。兩人眼光一觸，不約而同的都轉開了頭去。（頁 164）

由此可見，雖然透過療傷事件使得兩人都各自在自己的內心中，為對方留下了一席之地，但「正邪」的門派之見卻依然存在：

（張翠山）想起她一晚之間連殺龍門鏢局數十口老小，這等大奸大惡的兇手，自己原該出手誅卻，可是這時非但和她同舟而行，還助她起鏢療毒，雖說是謝她護送師兄之德，但總嫌善惡不明，王盤山島上的事務一了，須得立即分手，再也不能和她相見了。（頁 168）

正因為張翠山還心存門戶之見、正邪之分，所以殷素素才會在張翠山與謝遜海上惡鬥時，故意不發銀針，製造兩人繼續相處的機會，金庸也才必須創造一個與世隔絕的冰火島，使兩人可以擺脫世俗羈絆，忠於自己的情感進而結為連理。而一旦踏上中土，金蘭之義、師兄弟之情、正邪之分等等的世俗禮教規範，立刻又會將兩人緊緊纏住，直至最後只好選擇犧牲自己，尋求解脫。張翠山與殷素素的愛情故事，其實在整個《倚天屠龍記》中，是構思與敘述最細膩完整，人物的性格與心理掌握最透徹的一段愛情故事，而生死相隨的情節，更是轟轟烈烈也最淒涼美麗。

二、至死不悔的紀曉芙與楊逍

相較於張翠山與殷素素感情完整而細膩的呈現，要了解楊逍與紀曉芙的愛情故事就必須像是拼圖一般，仔細比對每一片圖塊才能組合成一張完整的圖像，同時所有關於兩者的互動過程，其實都是以倒敘法的方式，透過紀曉芙與滅絕師太的對話才得以瞭解。此外，與前者相比，楊逍與紀曉芙兩人的登場背景更是複雜許多：首先，楊逍是明教的光明左使，是魔教中的重量級人物；同時，他也是峨嵋派的大仇人，因為他等於間接害死了峨嵋派掌門人滅絕師太的師伯孤鴻子（這一點只有楊逍知道，當時的紀曉芙應不知情）；而紀曉芙則是出身武學名家，拜師於滅絕師太門下。其次是楊逍比起紀曉芙理應是年長許多，最後則是當時的紀曉芙，已經由父母之命與武當六俠殷梨亭訂下婚約在身。凡此種種，也都使得這段正邪戀更具有討論的空間與價值。

紀曉芙初登場是在張三丰百歲大壽的壽宴上。小說裏是這樣描述的：

另一個膚色雪白、長挑身材的美貌女郎低頭弄著衣角，那自是殷梨亭的未過門妻子、金鞭紀家的紀曉芙姑娘了。張翠山上前見禮道勞，陪著六人入內。殷梨亭極是靦腆，一眼也不敢向紀曉芙瞧去，行到廊下，見眾人均在前面，忍不住向紀曉芙望去。這時紀曉芙低著頭剛好也斜了他一眼，

兩人目光相觸。紀曉芙的師妹貝錦儀大聲咳嗽了一聲。兩人羞得滿面通紅，一齊轉頭。貝錦儀噗哧一聲笑了出來，低聲道：「師姊，這位殷師哥比你還會害臊。」突然之間，紀曉芙身子顫抖了幾下，臉色慘白，眼眶中淚珠瑩然。（頁 368）

紀曉芙第二次登場，則是在二年餘後與師姐丁敏君、海沙派、崑崙派以及少林派等眾家好手圍攻明教五散人之一的彭瑩玉，以便從他身上問出王盤山揚刀大會的倖存者白龜壽的下落。彭瑩玉寡不敵眾落敗，丁敏君打算對彭瑩玉施用酷刑，紀曉芙不忍，丁敏君遂公開她有私生女兒這個秘密來要脅她：

丁敏君道：「我們大家心裡明白，當著這許多外人之前，也不用揭誰的瘡疤。你是身在峨嵋，心在魔教。」……「那一年你在甘州，是三年之前呢還是四年之前，我可記不清楚了，你自己當然是明明白白的，那時當真是生病麼？『生』倒是有個『生』字，卻只是生娃娃罷？」（頁 430-431）

由此顯見，紀曉芙早在武當山向張三丰拜壽之際，即已經與楊逍之間有了不可告人的親密關係，並且在當時早已生下了孩子(楊不悔)。若以其後發展的情節來推斷，當年的紀曉芙早已無怨無悔的愛上了楊逍。只是，這段篇幅不長的愛情故事，獨特之處在於楊逍乃是用暴力的手段佔有了紀曉芙，並且使紀曉芙求死不能：

弟子不能拒，失身於他。他監視我極嚴，教弟子求死不得。如此過了數月，忽有敵人上門找他，弟子便乘機逃了出來，不久發覺身已懷孕，不敢向師父說知，只得躲著偷偷生了這個孩子。（頁 511）

依照一般常理的思考邏輯，紀曉芙已與殷梨亭早有婚約在身（至少對這門婚事沒有任何反對的意思），因此不僅不願意順從楊逍，而且她軟硬兼施、多次力拒婉求。那麼，在這樣迫於無奈的情況下失身於男人的強暴，並且懷了「孽種」，按照傳統武俠小說的慣性，其結果通常不外乎兩種：一是設法殺了對方，二是自殺，至少心裡理應充滿了刻骨的仇恨。若非如此，也難被峨嵋派門規所容－峨嵋派第三戒是「戒淫邪放蕩」；第六戒是「戒向外人倒反師門」（頁 510）－既為滅絕師太的得意弟子，不論如何，紀曉芙面對楊逍－至少在心理上－絕不致於是一種愛情。

但是，在情感的世界中，意外的狀況往往是出意料之外的。性格外柔內剛的紀曉芙竟然將她的女兒取名為楊不悔！誠如陳墨所形容的：「姓是楊逍的姓，而名字正是她的情感意志－「不悔」！－是從強暴開始的，但卻以柔情告終，如此，不悔；是一場災難，此後無法再嫁殷梨亭，也勢必無法嫁給楊逍，甚至今生難以再見，然而，不悔。知道此事被人發現後，要承擔多少道德心理上的打擊、辱罵；也知道此事斷難以被門規所容，可是，不悔！」³而在得知楊逍原來還與本派有著嚴重的過節與仇恨時，她的反應竟是：

紀曉芙甚是惶恐，但不自禁的也隱隱感到驕傲，大師伯孤鴻子當年是名揚天下的高手，居然會給「他」活活氣死。她想問其中詳情，卻不敢出口。（頁 512）

顯然，在紀曉芙的心中對於與楊逍之間的事，不僅是不悔，甚至是引以為傲。到了此刻筆者相信如果可以的話，在紀曉芙心裡一定是希望可以多了解一些關於楊逍的「豐功偉業」，並藉此證明自己的驕傲與不悔。因此，即便到了最後，滅絕師太提出只要紀曉芙願意誘殺楊逍就可重返師門，甚至接任掌門時（一個令丁敏君忌妒的條件），紀曉芙仍斷然拒絕滅絕師太的好意：

³ 陳墨，《情愛金庸》，台北：雲龍出版社，1997年7月初版，頁196。

只見她突然雙膝跪地，卻堅決的搖了搖頭。滅絕師太手起掌落，擊中她的頂門。紀曉芙身子晃也不晃，一歪便跌倒在地，扭曲了幾下，便即不動。（頁 513-514）

比之張翠山在情義難兩全的情況下，當著武林群俠面前自刎而死，紀曉芙的至死不悔、堅貞愛情益加顯得珍貴，因為這是用她的生命寫下的情愛。至此，如果仍將紀曉芙與楊逍的關係界定為「強暴的性關係」，那麼就有失偏頗了。顯然地，儘管兩人間的故事是以「強暴」這種非理性的形式開始，但結果的呈現卻是紀曉芙堅貞不屈，至死不悔的愛情。紀曉芙無疑是個悲劇人物，但造成這樣悲劇的原因，並非主人翁的性愛關係及其個性本身，反而卻是正邪之分、禮教名節這些外在的社會倫理規範。紀曉芙的「我願意」和「我不悔」的愛情與生命的表白，不僅像其他一切美麗的愛情表白那樣動人，而且比起那些故事更令人動容也令人發人深省。

相較於紀曉芙的無怨無悔，楊逍部份的敘述則顯得精簡、模糊得許多。甚至，兩人實際互動的狀況，亦完全只能從紀曉芙回答滅絕師太的對話中獲得了解：

…（紀曉芙）在道上遇到一個身穿白衣的中年男子，約莫有四十來歲年紀。弟子走到哪裡，他便跟到哪裡。弟子投客店，他也投客店，弟子打尖，他也打尖。弟子初時不去理他，後來實在瞧不過眼，便出言斥責。那人說話瘋瘋顛顛，弟子忍耐不住，便出劍刺他。這人身上也沒兵刃，武功卻是絕高，三招兩式，便將我手中長劍奪了過去。我心中驚慌，連忙逃走。那人也不追來。第二天早晨，我在店房中醒來，見我的長劍好端端地放在枕頭邊。我大吃一驚，出得客店時，只見那人又跟上我了。我想跟他動武是沒用的了，只有向他好言求懇，說道大家非親非故，素不相識，何況男女有別，你老是跟著我有何用意。我又說，我的武功雖不及你，但我們峨嵋派可不是好惹的。……那人笑了笑，說道：「一個人的武功分了派別，

已自落了下乘。姑娘若是跟著我去，包你一新耳目，教你得知武學中別有天地。」（頁 510-511）

以一個旁觀者的角度看來，楊逍這種種的行徑不但不能與其武學宗師或者教派領袖的地位相連結，反而更像是《笑傲江湖》中的採花大盜田伯光，或者，《天龍八部》中「窮凶極惡」的雲中鶴這類的好色無賴之徒。不過，由他自張無忌口中聽到紀曉芙死訊後，居然在惡鬥中震驚昏倒，以致於幾乎在何太沖、班淑嫺劍下喪命來看（頁 560-561），倒是可以確認楊逍確實是對紀曉芙動了真情。只是，當他透過張無忌轉述知悉紀曉芙殉情的經過後，心有感嘆的一段話，卻又讓他與紀曉芙相比，不論在人品的高低，或者對愛情的重視程度，高下立判：

滅絕惡尼是逼她來害我，只要她肯答應，便是為峨嵋派立下大功，便可繼承掌門人之位。唉，曉芙啊，曉芙，你寧死也不肯答允。其實，你只須假裝答允，咱們不是便可相會、便不會喪生在滅絕惡尼的手下了麼？（頁 562）

不論如何，楊逍與紀曉芙的愛情故事確實留下更多的空間令人聯想的，例如紀曉芙失身時，究竟有多少被逼強迫失身的成份？而她和楊逍在一起後，兩人相處的情況是怎樣的愉快，使得紀曉芙死心塌地、無怨無悔的跟楊逍在一起，從而將女兒命名為不悔？紀曉芙的未婚夫，本來是武當派的大俠，她為什麼寧願不後悔和一個魔教中的無行浪子在一起，也不去做名門正派的殷夫人？這一段情節可引人深思的地方極多。因為這不僅僅只是名門正派與魔教惡徒的相戀，而且還是因為強暴—由性而愛的一種轉變。關於這點，如果不以紀曉芙的剛毅個性—寧願

不要生命、犧牲名聲，也不肯做違背良心的事⁴—來判斷，或者就只能借用張無忌的話來加以詮釋：

眼見楊逍英俊瀟灑，年紀雖然稍大，但仍不失為一個風度翩翩的美男子，比之稚氣猶存的殷梨亭六叔，只怕當真更易令女子傾倒。紀曉芙被逼失身，終至對他傾心相戀，須也怪她不得。（頁 563）

但是，不論以何種角度加以解釋，筆者認為金庸把楊逍寫得如此令人同情，至少強調他不是毫無人性的惡徒、淫棍，而是有真情的一面（先是惡鬥中暈倒，之後則是與女兒相依為命而未有其他伴侶），用意應該不是使人接受強暴是值得原諒的行為，而是一方面以此做為兩個不同世界、不同價值的人墜入情網的手段與過程而已；另一方面則企圖藉著這樣的發展，來打破做壞事的就一定是壞人（就好像《神鵰俠侶》中的尹志平）、壞人就徹頭徹尾沒有半點人性的陳俗框架。

筆者認為，以名門正派與魔教外道為背景相戀的張翠山與殷素素、楊逍與紀曉芙，其實正宣示了「男女之間的愛情，根本是不能以常理來揣度的，根本是一種虛無飄渺、無可捉摸、沒有道理可講的事。」⁵，而愛情一旦開花，不論以何種理由、何種立場去干涉，結果只會產生悲劇，而就整個故事的情節發展來看，正因為紀曉芙那樣的堅持原則，不願以欺騙的方式誘殺楊逍，才會讓滅絕師太逼迫周芷若一定要發毒誓，要以美色誘殺張無忌的情節更加合情合理。

第二節 同門相戀

在《倚天屠龍記》中其實有兩段著墨不深，但卻深深地影響整個書中故事情節發展的關鍵愛情故事。這兩段愛情故事都以同門師兄妹的情節開始，結果或許

⁴ 吳靄儀，《金庸小說的女子》，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2月初版，頁57。

⁵ 同註1，頁55。

不同，但確實的一點是，如果把倚天屠龍記的故事攤開成一張關係圖，那麼可以確定他們的戀情幾乎可以擺在最起始的部份。這兩個至為關鍵的同門師兄妹愛情故事就是：胡青牛與王難姑、陽夫人與成崑。而若以登場順序來看，緊接在張翠山與殷素素、楊逍與紀曉芙之後登場的愛情故事，就是蝶谷醫仙胡青牛與毒仙王難姑。

一、又愛又癡的胡青牛與王難姑

胡青年的登場，主要是由於張無忌身中玄冥神掌藥石罔效，在常遇春的力薦而張三丰又束手無策的情況下，由常遇春將他帶到蝴蝶谷中的。一如《天龍八部》的「閻王敵」薛慕華以及《笑傲江湖》中的「殺人名醫」平一指，胡青牛也是一個脾氣古怪的絕世名醫。他的行事風格透過張三丰的敘述是這樣的：

素聞這「蝶谷醫仙」胡青牛雖然醫道高明之極，卻是魔教中人，向為武林人士所不齒，何況他脾氣怪僻無比，只要魔教中人患病，他盡心竭力的醫治，分文不收，教外之人求他，便是黃金萬兩堆在面前，他也不屑一顧。因此又有一個外號叫作「見死不救」。（頁420）

但是張無忌的症狀實在太奇特了，對於胡青牛這種名醫來說，這就好像一個棋士看到了一個難解的棋局都會想要解之而後快一樣，說什麼都想試試自己的能力能不能治得好，所以最後他決定：「我先將他治好，然後將他弄死。」（頁446）

就這樣，張無忌在蝴蝶谷住了下來，他雖然沒有辦法因此盡驅身上寒毒，但卻因此得以延續生命，也才能逐漸了解胡青牛為何會見死不救。

胡青牛的見死不救大抵上有兩個主要原因，第一個原因來自於對人性的不信任。當年胡青牛曾在苗疆救活了身中金蠶蠱毒的鮮于通，不僅與他義結金蘭，甚至還將自己相依為命的妹妹胡青羊許配給鮮于通。豈知日後胡青羊因慘遭鮮于通

拋棄而自盡，胡青牛三度報仇不成，因而開始懷疑人性；第二個原因就是來自他無理取鬧⁶的妻子「毒仙」王難姑。

原來胡青牛與王難姑原是同門師兄妹，二人在師門習藝之時，除了修習武功外，胡青牛專攻醫道，王難姑則是學習毒術。二人所學雖然不同，情感卻好，最後遂由師父主婚，結成夫婦，後來漸漸的在江湖上各自闖出了名頭，胡青牛人稱『醫仙』，王難姑則是『毒仙』。大概是醫仙的技術真的比毒仙高明許多，每次王難姑在精心研究後下毒「實驗」之人，都可被醫仙治好，所以到最後王難姑惱怒起來與丈夫鬥氣，甚至離家出走，矢志要做到下毒方法高明到醫仙治不好為止。

爲了「免傷夫妻和氣」（頁 492），最後胡青牛立下重誓：「凡非我明教中人，一概不治，以免無意中壞了難姑的精心傑構。要知我夫婦都是明教中人，本教的兄弟姊妹，難姑是無論如何不會對他們下手的。」（頁 493）

但如此一來，毒仙再也無法證明她比起醫仙技術更加高明，最後她乾脆對自己下劇毒，測試醫仙能否救治她。這場鬧劇看似毒仙贏了，但代價卻是極爲慘重：兩人在大敵當前下，還在比試誰的本領高強的結果，就是耽擱了對敵人應敵的反應時間，最後雙雙死於死對頭金花婆婆的手下。

如果撇開最後兩人雙雙遭尋仇致死的結局不看，胡青牛與王難姑這對情侶堪稱是《倚天屠龍記》中最有喜感的歡喜冤家。比對胡青牛登場之初對於常遇春、張無忌冷峻無情，冷酷地放任張無忌胡亂治療常遇春，導致常遇春折壽 40 年，胡青牛對於王難姑的任性行徑卻是這樣地反應：

她潛心鑽研毒術，在旁人身上下了毒，讓我來治。兩人不斷比劃較量。一來她毒術神妙，我的醫術有時而窮；二來我也不願再使她生氣，因此醫了幾下醫不好，便此罷手。可是拙荊反而更加惱了，說我瞧她不起，故意

⁶ 筆者以無理取鬧形容王難姑，主要是指張無忌在胡青牛指點下救治紀曉芙等 15 人時，王難姑故意下毒來與胡青牛較勁一事，詳細內容參考本書頁 473-484。

相讓，不和她出全力比試，一怒之下，便此離開蝴蝶谷，說甚麼也不肯回來。此後我雖不再輕舉妄動，但治病是我天性所好，這癮頭是說甚麼也戒不掉的，遇上奇病怪毒，也只有出手。那想到所治癒的人中，有些竟仍是拙荊所傷，只是她手段十分巧妙，不露出是她手筆，我查察不出，糊里糊塗的便將來人治好了。這麼一來，自不免大傷夫妻之情。唉，我胡青牛該當改為「胡蠢牛」才對。像難姑這般的女子，肯委身下嫁，不知是我幾生修下來的福份，我卻不會服侍她、愛惜她，常常惹她生氣，終於逼得她離家出走，浪跡天涯，受那風霜之苦。何況江湖上人心險詐，陰毒之輩，在所多有，她孤身一個弱女子，怎叫我放心得下？（頁 492）

光以這樣來看，即可知胡青牛對王難姑的愛其實真的是情比金堅，只是一個迷戀醫術，一個又恰好迷戀毒術，才又使得兩人既相愛又互相以自己的身體、生命來做為較勁的工具。平心而論，這樣的「癡」與「狂」都是小說故事的誇張與變形所致，而生活中的人們，其實常常同時具有這種情感體驗及心理本性，只不過在程度上不至如此，而是處於一種朦朧與渾沌的狀態，甚至連自身也難以察覺與分辨⁷。

因此，儘管有些評論者認為這段愛情故事是種大男人主義的呈現，把女人描寫成一味蠻橫好勝，而男人不但不知退讓，反而高明得多，並且暗中禮讓她。因此男人變得怕事，都是讓刁蠻美麗的女人所害的。⁸然而，與其以這樣女性主義觀點來觀看這樣的愛情，筆者倒認為大陸作家陳墨的見解更為精闢：

那些只看到中國婦女的社會地位低下，只看到婦女被賣進妓院的悲慘遭遇的人，並不真的懂得中國歷史，他們無法解釋從武則天到慈禧太后的中國皇宮歷史，也並不明白中國人對『母親』這一角色的尊崇，母親正是

⁷ 同註 3，頁 214。

⁸ 同註 4，頁 202。

女人，而母親永遠是中國人心目中的圖騰……在『男性世界』的最深層次上，我們並沒有真正的斷奶，而女人就是永恆的乳母。⁹

《天龍八部》中的譚公說：「能夠挨打不還手，那便是天下第一等的功夫」¹⁰，因此，在情場上，男人常常是弱者，「這不僅是屠格涅夫一個人的發現，而是他那個時代的俄國大作家們的共同發現，從普希金筆下的葉甫根尼·澳涅金開始，到萊蒙托夫筆下的畢喬林、崗察洛夫筆下的奧博洛摩夫、托爾斯泰筆下的聶赫留朵夫…」¹¹，所以，男人在情愛世界中的軟弱，並無關於男性沙文主義或者男尊女卑的傳統偏差，而是男人與女人在性格上的差異所致。

只不過，對於胡青牛與王難姑這對歡喜冤家來說，這樣的遊戲人間的態度終究還是得到了報應：因為見死不救，胡青牛拒絕醫治非明教中人的銀葉先生，因此得罪了武林高手金花婆婆，最終招來殺身之禍。不過，也正因如此，這才造就了殷離與張無忌間的嚙手背奇緣。

二、情孽交纏的成崑與陽夫人

相較於胡青牛與王難姑令人啼笑皆非、荒腔走板的鬥氣與恩愛，成崑與陽夫人這對師兄妹相戀，就顯得更加驚心動魄、衍生的後果亦更加廣泛得太多。

成崑堪稱是《倚天屠龍記》中最兇狠、最陰險的大反派。小說一開始即說明因為成崑殺害謝遜父母妻兒、弟妹僕役等全家一十三口，致使謝遜此後一直嘗試為此報仇，並因此殺害包含少林神僧空見在內的許多無辜人士，成為武林公敵；因為成崑的煽動，促成六大派號召武林人士圍攻明教，光明頂決戰導致雙方傷亡無數、元氣大傷，也使得趙敏有機可乘，促成萬安寺事件的發生；因為成崑，導致少林寺舉辦屠獅大會，包含崑崙派掌門何太沖夫婦在內的眾多武林耆宿因而死

⁹ 同註 3，頁 11-12。

¹⁰ 金庸，《天龍八部》，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 年 12 月 3 版 9 刷，頁 696。

¹¹ 同註 3，頁 27。

於少林三大神僧手上，差點造成武林另一腥風血雨；而成崑的徒弟陳友諒要脅宋青書，導致其弑叔叛師，更差點造成武當派毀滅；暗殺丐幫幫主史火龍，挑撥丐幫與明教，最後還投入徐壽輝門下造成抗元義軍的分裂。而若根據范遙的說法¹²，汝陽王種種分裂、毀滅武林人士的舉動（包含那驚心動魄的萬安寺事件在內）似乎也都出自於成崑之手，由此看來，其實成崑才是貫穿《倚天屠龍記》全書的靈魂人物。

雖然成崑的名字早已透過謝遜在冰火島回憶往事時加以揭露，但卻是直到六大派圍攻光明頂時才以投身少林，法名圓真的身分正式粉墨登場。而他也不負陰險卑鄙的評價，正式展現身手的第一幕，就是在光明頂上偷襲楊逍等七大明教高手得手。成崑的目的是希望趁此良機，將明教高層的所有核心人物一併去除，雖然最後此一計畫最終被張無忌所破壞，但卻已透過這個場合，將為何對明教懷恨如此之深的緣由，解釋得一清二楚：

我師妹和我兩家乃是世交，兩人從小便有婚姻之約，豈知陽頂天暗中也在私戀我師妹，待他當上明教教主，威震天下，我師妹的父母固是勢利之輩，我師妹也心志不堅，竟爾嫁了他，可是她婚後並不見得快活，有時和我相會，不免要找一個極隱秘的所在。陽頂天對我這師妹事事依從，絕無半點違拗，她要去看看秘道，陽頂天雖然極不願意，但經不起她的軟求硬逼，終於帶了她進去。自此之後，這光明頂的秘道，明教數百年最神聖莊嚴的聖地，便成為我和你們教主夫人私相幽會之地。（頁 761-762）

我好好的姻緣被陽頂天活生生拆散了，明明是我愛妻，只因陽頂天當上了魔教的大頭子，便將我愛妻霸佔了去，我和魔教此仇不共戴天。陽頂天和我師妹成婚之日，我曾去道賀，喝著喜酒之時，我心中立下重誓：「成崑只教有一口氣在，定當殺了陽頂天，定當覆滅魔教。」（頁 762）

¹² 范遙與張無忌相認後曾提及成崑密會玄冥二老，為汝陽王獻策，此段雖然合乎情理，但其後也未再證實，參考本書頁 1052-1054。

以此來看，成崑與陽夫人之戀，不僅全部屬於過去式，而且情節複雜，不僅是三角戀情，還是為世俗所不容的婚外情。由於，除了成崑以外的兩位當事人——陽頂天夫婦——均早已逝世，兩人（或者說三人間）所有的互動過程，只能從成崑的敘述中，略窺一二。由成崑自白來看，他深愛陽夫人是毋庸置疑的，但陽夫人的內心世界又是怎樣的狀態呢？

我師妹怕我偷下毒手，不斷向我告誡，倘若陽頂天被我害死，她決計饒不過我。她說她暗中和我私會，已是萬分對不起丈夫，我若再起毒心，那是天理不容。陽頂天，唉，陽頂天，他……他是自己死的。（頁763）

（陽夫人說：）「他是在練明教的不世奇功『乾坤大挪移』，正在要緊關頭，陡然間發現了我和你私下相會，雖不是我親手殺他，可是他卻因我而死。」（成崑說：）「我正想說些什麼話來開導勸解，她忽然指著我身後，喝道：『什麼人？』我急忙回頭，不見半個人影。再回過頭來時，只見她胸口插了一柄匕首，已然自殺身死。」（頁765）

以成崑自己的敘述來看，顯然陽夫人的感情世界就複雜得許多。一方面，她因為無法忘情與成崑間的種種過往而背著陽頂天繼續與成崑私會，但另一方面，對於陽頂天，她似乎也並非全然沒有感情。否則，按照常理，陽頂天在秘道中因為修練武功走火入魔而死，神不知鬼不覺，恰好讓她有機會與成崑遠走他方，廝守一生，然而她卻選擇了自盡，顯見陽夫人是一個重情義的女子。陽頂天對她的疼惜與尊重，她點滴在心頭，所以她才會痛苦地說陽頂天是因她而死，也因此，筆者認為陽夫人選擇自殺的原因雖然稱不上是殉情，但箇中感情糾結的複雜，也絕非以「謝罪」這樣單純的理由即可以概括。

至於陽頂天對於陽夫人的態度，則可以由他留給陽夫人的遺書中約略得知：

夫人自歸陽門，日夕鬱鬱。余粗鄙寡德，無足為歡，甚可歉咎，茲當永別，唯夫人諒之……余名頂天，然於世無功，於教無勛，傷夫人之心，賚恨而沒，狂言頂天立地，誠可笑也。（頁 785-786）

陽頂天身為明教這個龐大組織的領導人，他的確很努力地控制自己的感情生活，他是不是如成崑指控的橫刀奪愛已無從考證，但至少可以確定的事，他並非像《鹿鼎記》中的神龍教主洪安通那般逼迫蘇荃下嫁。同時，他非但不怪陽夫人對他不忠，反而因為自己不能讓她快樂而感到抱歉，這不僅顯示陽頂天對夫人有著深深的愛意，也顯示他個性寬厚而且有紳士風度的表現。筆者認為如果說陽頂天犯了什麼過錯，那就是不該違反教規帶陽夫人進入歷代以來只准教主進入的秘道，除此以外，至少在愛情這個議題上，陽頂天的為人，並無可議之處。

關於陽夫人的遭遇，雖然金庸透過小昭的角色點出其價值判斷：「我說都是陽夫人不好。她若是心中一直有著成崑這個人，原不該嫁陽教主，既已嫁了陽教主，便不該再和成崑私會。」（頁 785），但筆者卻認為陽夫人的際遇其實正是傳統婦女「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的犧牲品。既不能擺脫禮教倫常加諸於身上的枷鎖，也無法斷絕青梅竹馬烙印在心底的甜蜜；既感念陽頂天對自己的百般呵護，又對自己背著夫君私會舊情郎感到自責。她不是一個不知是非黑白之人，真要苛責，只能說陽夫人沒有勇氣對抗父母的安排，也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但誠如第一節所討論，殷素素這般任性刁蠻尚且沒有辦法對抗世俗的觀點，陽夫人又如何能夠輕易做到？更何況嫁入陽家也非她所願，所以倪匡說她「委婉淒苦」¹³，當真是恰如其分，絲毫不差。

因此，在這段愛情故事中，最值得討論的，仍是殘活下來的成崑。平心而論，成崑確實有其可憐之處：心上人被奪、婚後私會卻又被撞見，視為死仇的陽頂天、心愛的陽夫人又雙雙在此刻離開人間，而落得滿腔怨毒無法宣洩，最後只好將所有的怨恨全數出在陽頂天畢生奉獻的明教身上。

¹³ 同註 1，頁 53。

從成崑的立場看，他的作為是苦心孤詣，寧願為愛情像天爭高、向地比齊，顛覆明教這種小事對他的決心來說根本不算什麼。然而，但若從旁觀者的角度觀察，成崑一意只想報仇而牽連旁人，殘殺愛徒謝遜一家十三口，又欺騙師父空見以致他最後死於謝遜之手，他一手造成武林動盪不安、生靈塗炭，卻只是為了一己之仇恨，這種「寧願我負天下人，也不讓天下人負我」的惡劣心態，就算他對陽夫人的愛確實是比山高、比海深，但比照他的復仇行徑，仍只能說他是一個以愛為名，而將自己做盡壞事的種種行為合理化的藉口而已。

愛是為了他人，指向他人，而奉獻自己的身心的情感，是「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

欲是為了自己，指向自己，佔有對象，滿足自己的慾望，是「人心不知足，天高不為高」。¹⁴

以此來看，成崑的所作所為正是倒欲為愛的最佳寫照。而他對於愛與欲的偏執心態，筆者認為與《天龍八部》中的康敏（馬夫人）相當類似。康敏為了喬峰在洛陽城百花會上，對於她自以為足可顛倒眾生的一身打扮與嬌麗姿容視而不見，而感到被羞辱。因此她為了報復喬峰，不惜掀起武林腥風血雨，甚至要藉此機會將不忠於自己的前情郎段正淳一併除去，最終累得阿朱香消玉殞。而這樣的作法與成崑的心態其實相差不遠：陽頂天毀了他一生的幸福，所以他也要毀了陽頂天一生的心血。這兩人的愛情，破壞了情愛世界的風景，使其變得有些令人難以忍受。然而，這並非是愛情自身的原因，而是個人的品格向下沉淪所造成的。將自己的情感放到了第一位，其實並不能過於苛責他們，畢竟這些武林人物也只是常人。但是，一旦將自己的欲念置於他人的利益之上又不加以節制，那麼對週遭的人乃至於整個社會來說，就可能造成無法預期的傷害乃至於毀滅。

¹⁴ 同註 3，頁 203-204。

佛洛姆指出愛是一種藝術，它需要知識和努力¹⁵，我們永遠無法得知成崑與陽夫人之間的愛情糾纏，究竟是陽夫人念念不忘舊情人，或者是成崑苦苦相逼、不願放手，亦或是兩人確實心意相通，始終無法忘懷過去種種。只是，愛情不僅僅是一種本能，一種愉快的感受，它更是有道德和理性參與的一種奇妙的藝術，同時又是對於人格及其個性的一種十分嚴格的考驗。¹⁶愛情的起點與結局是各式各樣而互不相同的，之所以有許多美好的愛情與幸福的婚姻，最終變成一場永遠無法期待的夢想，甚而變成一種十足的罪孽，或是變成一種地獄般的人生苦役與人間慘劇，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愛的藝術與愛的道德水準失去了準則，而這正是人格與個性所決定的層次。

第三節 異族佳麗

在《倚天屠龍記》中，登場的異族佳麗主要有黛綺絲、小昭以及趙敏。不過，《倚天屠龍記》並非金庸作品集中第一個談到異族佳麗的小說。事實上，在金庸的第一部小說《書劍恩仇錄》中，金庸即已塑造了兩個成功的異族女性角色：回族美女霍青桐與香香公主。不僅如此，在他的第二部小說《碧血劍》中也成功的塑造了貌美如花卻心如蛇蠍的五毒教主何鐵手，而在《倚天屠龍記》之後的作品中，金庸也成功地塑造了《笑傲江湖》的藍鳳凰，與《鹿鼎記》中的蘇菲亞公主兩個角色。當然，本身為史實人物的蘇菲亞公主是個特例，但卻足以說明，金庸筆下的異族佳麗，其實真的還不少。只不過這些異族女子多半都是愛恨分明、表達直接甚至是個性爽朗。當然，諸如趙敏、何鐵手、藍鳳凰等等也許是工於心計，心思細膩，但若要論及行徑詭異、作風神秘，恐怕這當中沒有任何一個角色比得上紫衫龍王黛綺絲。

¹⁵ 佛洛姆認為，「愛」就像生活、土木、醫藥等知識一樣，不只是需要理論，更要懂得如何去實踐，不僅要理論性的知識與實踐的成果合而為一，更要做到對於這項藝術的精通掌握是他無上關心的目標。詳參見佛洛姆著，孟祥森譯，《愛的藝術》，台北：志文出版社，1990年10月初重排版，頁11~17。

¹⁶ 同註3，頁229。

黛綺絲是波斯人，由於位於波斯的明教歷代教主良莠不齊，導致護教心法乾坤大挪移逐漸失傳，而於此同時，源於波斯明教的中土明教卻是後來居上，較諸波斯明教已發展成更加完整的組織，同時亦保有完整的乾坤大挪移心法。所以黛綺絲奉命前往中土明教，設法奪回明教護教神功乾坤大挪移心法。同時，黛綺絲其實有個正式的身分，即明教波斯總教之聖女，所謂聖女，也就是教主的候選人。波斯總教的習俗是選定聖女為教主的預定接班人，並嚴格規定聖女不得失去處子之身，以免褻瀆明尊，若聖女違反規定失去童貞，依據教規就將會被施以火刑活活燒死！

也許是爲了強調黛綺絲的行徑詭異與作風神祕，因此，關於黛綺絲的種種事蹟，幾乎完全都是透過謝遜的口述來加以透露：

二十餘年前，那時明教在陽教主統領之下，好生興旺。這日光明頂上突然來了三個波斯胡人，手持波斯總教教主手書，謁見陽教主。信中言道，波斯總教有一位淨善使者，原是中華人氏，到波斯後久居其地，入了明教，頗建功勳，娶了波斯女子為妻，生有一女。這位淨善使者於一年前逝世，臨死時心懷故土，遺命要女兒回歸中華。總教教主尊重其意，遣人將他女兒送來光明頂上。盼中土明教善予照拂。陽教主自是一口答應，請那女子進來。那少女一進廳堂，登時滿堂生輝，但見她容色照人，明艷不可方物。

（頁 1202）

不過，如此亮麗動人的黛綺絲，「對任何男子都是冷若冰霜，絲毫不假辭色，不論是誰對她稍露情意，便被她痛斥一頓，令那人羞愧無地，難以下台。」（頁 1202）

直到有一天一個叫做韓千葉的年輕人來向陽頂天尋仇，改變了黛綺絲的命運。韓千葉向不諳水性的陽頂天提出在冷若寒冰的潭底決鬥，「便在這緊迫萬分之際，黛綺絲忽然越眾而前，向陽教主道：『爹爹，他人生了個好兒子，你難道

便沒生個好女兒？這位韓爺為他父親報仇，女兒就代爹爹接他招數。上一代歸上一代，下一代歸下一代，不可亂了輩份。」眾人都是一愕：『怎麼她叫陽教主作爹爹？』但即會意：『她冒充教主的女兒。要解此困厄。』」（頁 1205-1206）

決鬥的結果，黛綺絲獲得最後的勝利，她也因此成為明教的護教法王之一的「紫衫龍王」。不過，韓千葉雖然敗了，「不知如何，竟然贏得了黛綺絲的芳心。想是她每日前去探傷，病榻之畔，因憐生愛，從歉種情，等到韓千葉傷癒，黛綺絲忽然稟明教主，要嫁與此人。」（頁 1207）

謝遜短短的三行話，即已將黛綺絲與韓千葉的愛情故事輕描淡寫地一次說完，留下無窮無盡的想像空間。事實上在整部《倚天屠龍記》中，謝遜的回憶以及胡青牛的回憶也是唯二兩段提及韓千葉的橋段。但就算是在胡青牛的部份，頂多也只能提供韓千葉致死原因是因為被「蒙古人手下一個西域啞巴頭陀」下毒所致（頁 493）。至於韓千葉的其人其事，只能就謝遜敘述韓千葉隻身來到光明頂尋仇的回憶中得知：

當日韓千葉朗聲說道：「在下孤身上得光明頂來，原沒盼望能活著下山。眾位英雄豪傑盡可將在下亂刀分屍，除了明教之外，江湖上誰也不會知曉。在下只是個無名小卒。殺了區區一人，有何足道？各位要殺，上來動手便是。」眾人一聽，倒不能再說甚麼了……韓千葉手腕一翻，亮出一柄晶光燦爛的匕首，對準自己心臟，說道：「這匕首是先父遺物，在下只求陽教主向這匕首磕上三個響頭。」……眼前情勢已十分明白，韓千葉此番拚死而來，受了陽教主這三個頭後，他勢必立即以匕首往自己心口一插，以免死於明教群豪手下……韓千葉此舉，明明是要逼死陽教主，以雪父親當年重傷跪地之辱，然後自殺。（頁 1205）

如果謝遜所敘述與判斷的部份就是完全的事實，那麼從這段回憶中可約略看出，韓千葉應該是一個個性強硬，又頗兼具智慧與勇氣的男人。畢竟，要與人決

鬥，而且對方是一個不論在聲望、權勢或者實力都高出自己太多的人，那他必定要有十足的勇氣與把握，確定對方不會仗勢欺人而接受他的復仇挑戰。而他採取攻擊對方的弱點，就算贏了也可能會脫不了身，所以就盤算好雪恥之後就自行了斷避免受辱，顯示他不但是抱了壯士斷腕的決心來尋仇，而且也不願讓自己再受他人凌辱的好強心。

筆者認為或許就是韓千葉這樣的氣魄，使高傲又冷漠的黛綺絲對他青睞有加，畢竟在光明頂上，黛綺絲讓所有的男性未婚教眾，均拜倒在其石榴裙下，即令是心高氣傲的光明右使范遙對她也是「一見鍾情，終於成為銘心刻骨的相思」（頁1203）。而殷天正、謝遜、韋一笑這三大法王，甚至心甘情願地讓黛綺絲排名在他們之前，使其成為四大法王之首。再者，波斯明教又一直以總教自居，即令是中土明教教主陽頂天，以黛綺絲波斯總教聖女的身分，恐怕也並不認為陽頂天的位階比她高。因此，縱使黛綺絲刻意隱瞞身份，但可想而知，對於光明頂上這批對陽頂天唯命是從的眾好漢，她可能自潛意識中認為他們的地位遠遠不及於她，也才會「不論是誰對她稍露情意，便被她痛斥一頓，令那人羞愧無地，難以下台。」（頁1203）

一如《神鵰俠侶》中恃寵而驕的郭芙，之所以對在襄陽城內唯一敢對她視而不見的楊過，產生的特殊情感一般，也許就是韓千葉本身顯露出來的強悍性格，再加上他是黛綺絲在光明頂上僅見敢直視陽頂天而不懼的男子，而在水底的決鬥可能也有肌膚之觸，間接促成了黛綺絲對韓千葉產生了與眾不同的感覺。

佛洛姆曾說：「人最深沉的需要是脫出他的隔離狀態，是離開他的孤獨之牢獄。」¹⁷，筆者認為這也許就是韓千葉能夠使黛綺絲對他傾心的一個重要的關鍵原因。畢竟身在光明頂上，她不能讓任何人知道她的真實身份與任務，所以她必須高築心牆，不能隨便吐露自己內心世界的任何訊息給週遭的人。但在面對韓千葉時卻沒有這種顧慮，再加上每日前去探傷，終於日久生情，產生愛情的因子。

¹⁷ 同註15，頁22。

筆者認為，黛綺絲與韓千葉的愛情是絕對真切的，否則，將無法解釋黛綺絲為何要冒著被波斯總教以教規伺候，處以火刑的生命危險，大張旗鼓的舉行婚禮。只不過，黛綺絲似乎並未把愛情置於自己心中最重要的位置，否則她就不會在陽頂天死後，偷偷潛入只有教主才能進入的祕道禁地，試圖偷取乾坤大挪移心法。也不需要寧願退出明教，也不表白自己的真實身份，澄清大家對於她「殺害陽頂天夫婦」的懷疑；更不需要把自己的女兒小昭故意送走，然後把自己武林第一美人的絕世容貌化妝成的金花婆婆——「鼻低唇厚、四方臉蛋、耳大招風的醜陋佝僂的病姬」（頁 1201）——繼續在武林上行走。

關於這個部份最可能的解釋，就是黛綺絲對於明教聖女的身份，甚至是成為波斯明教教主，仍舊念念不忘。否則黛綺絲與韓千葉大可以喬裝打扮，退隱江湖，以黛綺絲的易容術，相信真要如此，波斯明教的人想必是絕對再也訪查不到的。既希望擁有愛情，但更希望可以找回乾坤大挪移心法，使自己得以戴罪立功，重新取得在波斯明教的地位，或許才是黛綺絲夫婦之所以在脫離中土明教後，改以金花婆婆與銀葉先生的形象，繼續在武林上走動的主要原因。

也許只能說是造化弄人，黛綺絲始終沒能如願找到乾坤大挪移心法，而銀葉先生又不幸中毒身亡，好不容易找到了謝遜借屠龍刀，卻又偏偏張無忌早已長大成人成為武林高手，失去了借刀契機。幸好，她還有一個聰敏過人的女兒小昭，肯在他生死攸關的局面下，捨棄自己的幸福，挺身護母。否則，恐怕黛綺絲到最後還是難逃被波斯明教烈火焚身的遭遇。

嚴格說來，黛綺絲是一個非常自我，也非常心狠手辣的人。就這點來看，其實她的性格與成崑的差異不大，兩人同樣都是「寧願我負天下人」，也同樣都可以為了達到目的，心狠手辣且不擇手段。因此，只為了報胡青牛不治非明教中人之仇（事實上，胡青牛是希望她重返明教，但黛綺絲可能因為這樣就不能再進入光明頂祕道而加以拒絕），卻無端端地牽連 15 個無辜旁人受累，而且她是明知胡青牛並不會為他們治病的。換言之，這 15 個人於黛綺絲而言，只是要用來傳達她將要上門尋仇的訊息，除此之外，這 15 個人的死活、苦痛都與她無關。而為了拿

到屠龍寶刀，她也不惜詐騙在光明頂上多次對她伸出援手的謝遜，甚至爲了求勝，不顧謝遜的死活，使出在地面上舖滿鋼針的下三濫手段對付已經失明的謝遜。爲了殷離不忍心謝遜受傷脫口給予他暗示，她更不惜對這個在丈夫去世後服伺她、陪伴她的徒弟痛下殺手，導致殷離最後終於病死於孤島（雖然到小說最後她又活過來了）。而到了最後，當小昭因爲她而被迫心不甘情不願地到波斯當明教教主之時，黛綺絲還出言恐嚇：「你克制不了情慾，便是送了張教主的性命。」（頁1239）完全罔顧女兒的愛情，只求解決自己的問題。由此可見，黛綺絲眼中只有自己的性格，完全表露無遺。

「一個人如果只愛另外某一個人，對於其他的人類同胞漠不關心，則她的愛只是共生結合式的依戀，或者是擴大了的自私而已。」¹⁸，這裏所謂共生結合的生物學模式，是指兩個人之間雖然是二個人，但又是一條線，他們互相需要，在心理上的共生結合，身體雖然各自獨立，但在心理則以相同的情況互相依賴。¹⁹以我們可見的事蹟，以及對照黛綺絲的種種行徑來看，黛綺絲與韓千葉確實非常可能是屬於這樣的結合。畢竟，我們在《倚天屠龍記》中，這些僅見的黛綺絲故事中，只有韓千葉不曾被她出賣或背叛過。

若不是黛綺絲，也許韓千葉根本沒辦法活著走下光明頂，而對於黛綺絲來說，如果沒有韓千葉，也許她根本無法再繼續隱藏身份以及武裝自己的心防。這兩人的結合，對彼此來說，也許是相互的救贖；但是，卻造就了小昭淒苦的一生，也進一步促使范遙因情傷而遠走西域，加速明教在後陽頂天時期的衰敗。

第四節 結語

經由本章的討論，不難發現在《倚天屠龍記》的愛情敘事上，較諸金庸的其他作品，有著更多元的呈現。同樣是兩情相悅，在張翠山與張素素之間的愛情中，作者爲其設定了正邪之別；而在黛綺絲與韓千葉中則是加入殺父之仇、異族相戀

¹⁸ 同註 15，頁 63。

¹⁹ 同註 15，頁 32。

以及振興門派（指黛綺絲身負為波斯明教尋回護教心法的重責）的元素；而在胡青牛與王難姑之間的愛情，則是出現兩人之間的競爭情結，而除了兩情相悅的愛情故事外，楊逍與紀曉芙間因為強暴而產生愛情的現象，以及成崑、陽夫人與陽頂天的情義交纏的三角戀情，都在在地展示了人世間愛情所能呈現的不同樣貌，也豐富了小說本身的可讀性。

而更難能可貴的地方，在於作者巧妙地運用這些影響故事主軸發展的愛情敘事，將整個故事串聯起來：因為張翠山與殷素素的結合使張無忌具備了特殊的身世背景；因為王難姑對胡青牛的負氣離開使得胡青牛成為「見死不救」，也才使得張無忌因而有後來流落江湖的際遇；因為紀曉芙的至死不悔，使得張無忌遠走西域才有機會學得神功，更為日後周芷若的命運寫下伏筆；而黛綺絲的戀愛故事雖然未對張無忌造成直接影響，但卻因此促成殷離、小昭與張無忌之間的緣份。這些愛情敘事的橋段，儘管都只是做為日後故事發展的背景，但透過以上的討論與分析，我們確實也可以看到作者在《倚天屠龍記》中，是如何細膩而多樣性地在將愛情敘事巧妙地串聯起來的同時，呈現了愛情複雜而糾結人心的一面。

第三章 愛情的矛盾—張無忌的愛情歷程

在探討完《倚天屠龍記》中屬於前一代的愛情故事後，其實不難發現，在本書中，關於愛情的描寫其實是相當地生動。而且就整個故事情節的發展來說，它們與故事整體的發展，其實是環環相扣的，少了其中的一段（或者說，任何其中一段故事的改寫）都會影響到後面故事的進展。由此亦可見，金庸在故事安排鋪陳上的技巧之成熟，以及，在整部《倚天屠龍記》中，愛情敘事所佔有的比重。

本章，筆者將開始討論屬於主角張無忌的各個愛情歷程。關於張無忌，金庸在《倚天屠龍記》的後記曾將其與「射鵰三部曲」中的另兩個主角郭靖與楊過拿來相比較：

楊過是絕對主動性的。郭靖在大關節上把持得很定，小事要黃蓉來推動一下。張無忌的一生卻總是受到別人的影響，被環境所支配，無法擺脫束縛。在愛情上，楊過對小龍女之死靡他，視社會規範如無物；郭靖在黃蓉與華箏公主之間搖擺，純粹是出於道德價值，在愛情上絕不猶疑。張無忌卻始終拖泥帶水，對於周芷若、趙敏、殷離、小昭這四個姑娘，似乎他對趙敏愛得最深，最後對周芷若也這般說了，但在他內心深處，到底愛那一個姑娘更加多些？恐怕他自己也不知道。（頁 1661）

金庸的這段話，其實已經將「射鵰三部曲」的三位男主角的性格，做了最一針見血的分析。誠然，相較於郭靖與楊過，張無忌確實是除了武功高強外，幾乎完全不像一個大俠。但正因為張無忌的個性是如此的隨和被動、優柔寡斷，才使得張無忌不僅成爲最平易近人的大俠，同時，也讓《倚天屠龍記》的愛情比起其他金庸作品有了更多討論的空間。

第一節 初嚐愛情—張無忌與朱九真的少男情懷

雖然坊間絕大多數評論者對於張無忌的愛情故事都是定位在周芷若、趙敏、殷離、小昭這四位姑娘身上。但筆者認為這部份的見解，主要是因為張無忌在《倚天屠龍記》中，不只一次提到對於這四位女子的感覺；另一方面，主要是立基於兩情相悅的基礎上來進行討論。這樣的分析當然是合理的，只是，如果要完整地探討張無忌的愛情歷程，那麼就應該從情竇初開的青澀時期談起，如此才能更全面地觀察與了解張無忌對於愛情觀的看法。

如果重新審視張無忌的愛情故事，不難發現朱九真其實是個很重要的角色，雖然張無忌對於朱九真的迷戀情懷並沒有持續很久，就因為發現其父朱長齡的陰謀而結束。但就如同一般人對於初戀總是無法忘懷一樣，或許連金庸自己也不曾細察，其實張無忌對於朱九真的迷戀經驗，在潛移默化中影響了張無忌乃至於張無忌的愛情歷程。

朱九真是一燈大師弟子朱子柳的後人。不過，俗俚說得好：「三代無作官」，她雖然是俠義忠良之後，但卻是富而驕矜。她最大的興趣是養了三十餘頭雄健凶惡的巨犬，而且每隻巨犬都仿效兩漢軍制，有一個響亮的將軍稱號，顯見朱九真其實家學淵博。而且她與表妹武青嬰號稱「雪嶺雙姝」，意味着朱九真其實是一個美女，無怪乎張無忌第一次見到她時即被深深吸引：

張無忌一怔之下，立時認出，當日在山中狂咬自己的便是這些惡犬，再一回想，依稀記得那天喝止群犬的便是這女郎的聲音。他本來只道這小姐救了自己性命，此刻才知道自己所以受了這許多苦楚，原來全是出於她之所賜，忍不住怒氣填胸，心想：「罷了，罷了！她有惡犬相助，我也奈何她不得。早知如此，寧可死在荒山之中，也不在她家養傷。」撕下身上的繃帶布條，拋在地上，轉身便走。

喬福叫道：「喂，喂！你幹甚麼呀？這位便是小姐，還不上前磕頭？」張無忌怒道：「呸！我多謝她？咬傷我的惡犬，不是她養的麼？」那女郎轉過頭來，見到他惱怒已極的模樣，微微一笑，招手道：「小兄弟，你過來。」

張無忌和她正面相對，胸口登時突突突的跳個不住，但見這女郎容顏嬌媚，又白又膩，陡然之間，他耳朵中嗡嗡作響，只覺背上發冷，手足忍不住輕輕顫抖，忙低下了頭，不敢看她，本來是全無血色的臉，驀地裡漲得通紅。那女郎笑道：「你過來啊。」張無忌抬頭又瞧了她一眼，遇到她水汪汪的眼睛，心中只感一陣迷糊，身不由主的便慢慢走了過去。那女郎微笑道：「小兄弟，你惱了我啦，是不是呢？」張無忌在這群犬的爪牙之下吃了這許多苦頭，如何不惱？但這時站在她身前，只覺她吹氣如蘭，一陣陣幽香送了過來，幾欲昏暈，哪裡還說得出這個「惱」字。（頁 571-572）

張無忌對朱九真的迷戀在此處溢於言表，嚴格說來，張無忌之所以會在這個時刻對朱九真產生情感似乎是有跡可循。畢竟以張無忌當時的生活經驗來看，他其實正處於一個不論在情感上或者現實上的「空窗」的時期：自他回到中土以來，其實一直處在有「伴」相隨的狀態—太師父張三丰、常遇春、胡青牛等。即令在胡青牛遇害後，他也還有不悔妹妹相陪一同前往崑崙山坐忘峰，但巧遇朱九真的時刻，卻是他完成紀曉芙遺願，將不悔妹妹送到生父楊逍處後，第一次面臨無事可做的時期。而在護送楊不悔前往崑崙山的途中，必須時時以身相替地保護更加幼小的楊不悔，更使他心智被迫急速成長，成爲一個小大人。筆者認爲正是這樣漫無目標的無所事事，再加上渴望有人陪伴的心理，使他對於朱九真的感覺無形中逐漸強烈：

接連十多天，連小鳳也沒見到一面，更不用說小姐了。張無忌癡癡呆呆，只想著小姐的聲音笑貌，但覺便是她惡狠狠揮鞭打狗神態，也是說不

出的嬌媚可愛。(頁 575)

文學大師歌德曾寫下了這麼一句名言：「青年男子誰個不善鍾情？妙齡女人誰個不善懷春？」¹，筆者認為以此來形容當時「年紀尚小，對男女之情只是一知半解」(頁 577)的張無忌，或許是最貼切的剖析。面對著有財有勢，美麗嬌貴的朱九真，就算是兩個月都不曾見到朱九真，她的一顰一笑恐怕只會在張無忌的腦袋裏不斷地被加強被美化，這種感覺恐怕不只是朝思暮想所可以形容的：

自朱九真一進廳，張無忌的眼光沒再有一瞬之間離開她臉，也沒瞧見另外兩個年輕男女是俊是醜，穿紅著綠？那二人向主人夫婦如何磕頭拜年，賓主說些甚麼，他全都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眼中所見，便只朱九真一人。(頁 577)

然而，對於朱九真而言，張無忌只是她一時善心收留的小僮僕，她只是將張無忌當作與表妹武青嬰爭風吃醋時的工具，而在討好情郎衛璧不成反而變成令他難堪的時候，終究還是將張無忌視如敝屣：

武青嬰遠比朱九真工於心計，她暗中相助師哥，卻不露痕跡，要使他臉上光彩，心中感激。朱九真一見，心想：「你會幫師哥，難道我就不會幫表哥？」當下也即出手，上前夾攻。張無忌的武功本來遠遠不如衛璧，再加朱武二女一個明助，一個暗幫，頃刻之間，給三人拳打足踢，連中七八招，又吐了幾口鮮血。(頁 585)

¹ 摘錄自歌德為其名著《少年維特的煩惱》所寫的一首小詩〈綠蒂與維特〉，筆者引用版本由郭沫若翻譯，參考自侯浚吉，《少年維特的煩惱》，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6月初版四刷，頁189。

這段三個大人打一個小孩的鬧劇，最後在其父朱長齡出場阻止下結束。然而這場鬧劇的結束，卻是開啓了另一個陰謀的開始。原因在於張無忌在打鬥中無意中暴露了他的身份，不僅如此，老謀深算的朱長齡，更察覺到張無忌對於朱九真的迷戀，不僅把自己的華廈莊院燒成白地，又讓武烈扮成謝遜毒打自己進行苦肉計，並刻意讓朱九真去討好張無忌，張無忌終究是少年，終究還是被騙說出謝遜以及屠龍刀的下落。

有趣的是，縱使張無忌在樹林裡偷聽到了朱九真與朱長齡的對話，並在反覆推敲後發覺到朱長齡設計的騙局中的破綻時，他還是不願意相信這是個騙局：

千萬別胡思亂想，朱伯伯如此待我，怎可瞎起疑心？我這就回去睡罷，要是讓他們知道我半夜中出來，說不定會有性命之憂。（頁 606）

其實，張無忌此時已經隱隱察覺到其中必定有詐，否則不會聯想到「性命之憂」，但最後讓張無忌大夢初醒，還是因為朱九真與朱長齡間惡狠狠的一段話：

你叫我侍候這小鬼，這些日子來吃的苦頭可真不小，要到踏上冰火島，殺了謝遜，時候還長著呢，不知道要受多少罪。等你取到屠龍刀後，我要將這小鬼一刀殺死！（頁 607）

誘騙張無忌的計謀最後功敗垂成，朱長齡被困在峭壁突出的平台數年之久，最後甚至莫名其妙的卡死在山洞中。而對於朱九真，金庸也不再贅敘地讓她死在殷離的手上，張無忌的戀愛初體驗，雖然就這樣無聲無息地結束。但嚴格來講，張無忌是幸運的，至少他在最後完全地了解朱九真對他的無情無義，相對於張無忌，其實更多人的初戀，其實都是在不知真正原因的情況下草草結束，徒留下許多的想像與猜測。

關於張無忌與朱九真之間的單戀故事，雖然吳靄儀在《金庸小說的女子》中批判朱九真的橋段，只是金庸運用不少粵語「殘」片都有的老套故事，而讓這段愛情敘事顯得俗套：

女的不是大商家的小姐，就是大軍閥的女兒，總之有財有勢、美麗嬌貴而盛氣凌人，但窮小子暗戀上高貴如公主的小姐，把她奉為天人，無論她怎樣對他諸般侮辱，他都默默忍受，令觀眾大為不值富家小姐的無情無義，大為憐惜窮小子的一片癡心。²

然而筆者卻認為，金庸寫朱九真的橋段其實有個更深層的意義，這點可以由張無忌在驚覺朱長齡與朱九真的陰謀後，死命逃走時的一段懊悔的話加以證明：

「崆峒派、華山派、崑崙派這些人恩將仇報，我原也不放在心上，可是我對真姊這般一片誠心，內中真相原來如此……唉，媽媽臨死叮囑我甚麼話來？怎地我全然置之腦後？」母親臨死時對他說的那幾句話，清晰異常地在他耳邊響了起來：「孩兒，你長大了之後，要提防女人騙你，越是好看的女人，越會騙人。」（頁 609）

也許，對於張無忌來說，正因為經歷了朱九真的蛇蠍心腸，才讓張無忌警惕到母親殷素素臨終說的這段話之深意，讓他從此了解人心險惡，而不再輕易以真姓名示人。所以，當他練就神功後，卻又再度受到朱長齡欺騙而跌落山谷下，與殷離相遇之時，他決定選擇以化名應對來保護自己。而這樣的選擇最後也決定了他與殷離間的愛情故事注定會充滿了波折。

² 吳靄儀，《金庸小說的情》，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5月初版，頁14。

第二節 又敬又怕—張無忌與周芷若的隔紗之戀

在張無忌一生最愛的四個女性中，周芷若不但與張無忌相遇最早，也是他一生中所遇到的第一個年齡相近姑娘，雖然算不上是青梅竹馬，但確實是自幼相識。他們第一次相遇的地點是在漢水舟中。當時張三丰携張無忌去少林求經不成，返程路上巧遇常遇春被元兵追捕，張三丰俠義胸懷出手援救，使得兩人得以相識。那時候周芷若約莫是十四歲左右，但卻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具體地說，其一就是非常漂亮，端莊秀麗的小美人；其二是非常不幸的成了世間孤女，楚楚可憐；第三是非常懂事，自己父親剛死，心中當然悲痛，但卻還主動柔聲細語地勸張無忌吃飯，張無忌不想吃，周芷若就說：「小相公，你若不吃，老道長心裡不快，他也吃不下飯，豈不是害得他肚餓了？」（頁 417），周芷若小小年紀就能如此明白事理，主動地為人著想，讓人對她不心生好感都很難。

兩人的再次相遇已是多年以後，這時的張無忌是剛練就絕世九陽神功，但卻摔斷腿的落魄男子。周芷若這時已是峨眉派的後起之秀，場景是丁敏君在殷離手上吃了敗仗，於是將周芷若當成救兵搬來助陣。當時的張無忌：

一直覺得她好生面熟，待得聽到她說話，登時想起：「原來她便是在漢水中的船家小女孩周芷若姑娘。太師父攜她上武當山去，如何卻投入了峨眉門下？」（頁 661-662）

在張無忌眼中，周芷若出落得更加漂亮，更加斯文有禮，同時還是心地善良。不過即令如此，殷離還是發現了她的城府頗深：「我說她厲害，不是說她武功，是說她小小年紀，心計卻如此厲害。」（頁 663）

當然，依照小說的情節合理的推斷，應該是周芷若雖了解師姐丁敏君為人氣量狹小，所以一來不敢得罪她，二來又不願為他濫傷無辜。所以在與殷離打過二

十餘招後，就假裝受傷讓丁敏君扶她離去，巧妙地化一場無謂的生死拚鬥於無形。由此即可得知周芷若的性格乖巧伶俐，同時也懂得隨機應變，表演偽裝，以一個十餘歲的小姑娘來說，足可見其心思之細膩，思慮之周延。

周芷若的心思細膩與不動聲色，後來在光明頂上展露無遺。當時張無忌為調解糾紛與各大門派高手過招，因為不諳易理，被崑崙派的兩儀劍法與華山派的反兩儀刀法困住。周芷若看在眼裡，急在心裡，遂趁著師傅現場說法時，急中生智，將計就計，藉著向師傅請教的理由，大聲講述易理常識，對張無忌進行指點。任誰也不會想到，一個看似天真爛漫、單純幼稚的小姑娘，實際上居然是在瞞天過海，暗助張無忌：

兩人面對面的說話，何必中氣十足，將語音遠遠的傳送出去？但旁邊已有不少人覺察到異狀。周芷若見許多眼光射向自己，索性裝作天真歡喜之狀，拍手叫道：「師父，是啦，是啦！咱們峨嵋派的四象掌圓中有方，陰陽相成，圓於外者為陽，方於中者為陰，圓而動者為天，方而靜者為地，天地陰陽，方圓動靜，似乎比這正反兩儀之學又稍勝一籌。」滅絕師太素來自負本派四象掌為天下絕學，周芷若這麼說，正迎合了她自高自大的心意。（頁 866）

對於周芷若而言，之所以要這樣偽裝做作來暗助張無忌，一方面固然是在前往光明頂的途中，已經與張無忌之間產生了曖昧的情愫，但另一方面卻又受限於師門教誨，必須要讓自己的行為符合一定的文化傳統、風俗習慣、社會環境及其價值³。正因為如此，當張無忌為了請求滅絕師太不要濫殺明教銳金旗徒眾，而被打得一時爬不起來時，周芷若原本在殷離的苦求下「原想過去瞧瞧，但眾目睽睽之下，以她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女，如何敢去看視一個青年的傷勢？何況傷他之人正是自己師父，這一過去，雖非公然反叛本門，究是對師父大大不敬，是以跨了

³ 陳墨，《金庸小說人物談·上》，台北：風雲時代出版社，2001年10月初版，頁299。

一步，卻又縮回。」(頁 835)

不過周芷若在心裡翻轉掙扎的種種少女情懷、曖昧及矜持，在她奉滅絕師太之命一劍刺傷張無忌後，即開始逐漸明朗。關於周芷若的這些心理變化，或可由宋青書的觀察做個說明：

見周芷若瞧著這少年的眼光之中，一直含情脈脈，極是關懷，最後雖奉了師命而刺他一劍，但臉上神色淒苦，顯見心中難受異常。

宋青書自見周芷若後，眼光難有片刻離開她身上，雖然常自抑制，不敢多看，以免給人認作輕薄之徒，但周芷若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他無不瞧得清清楚楚，心下明白：「她這一劍刺了之後，不論這小子死也好，活也好，再也不能從她心上抹去了。」(頁 885)

確實，周芷若本來就是心思細膩，極為敏感，再加上以周芷若的種種行為來看，其實早期的她是很容易受到外界的意見所影響。她與張無忌的重逢後，張無忌因心懷感激而對她好，她自然也是對張無忌極為友善，但是丁敏君及滅絕師太前者惡意影射她與張無忌有曖昧關係，後者則是迫她殺人明志，這使得周芷若只能被迫出手：

這時聽到師父驀地一聲大喝，倉卒間無暇細想，順手接過倚天劍，手起劍出，便向張無忌胸口刺了過去。張無忌卻決計不信她竟會向自己下手，全沒閃避，一瞬之間，劍尖已抵胸口，他一驚之下，待要躲讓，卻已不及。周芷若手腕發抖，心想：「難道我便刺死了他？」迷迷糊糊之中手腕微側，長劍略偏，嗤的一聲輕響，倚天劍已從張無忌右胸透入。(頁 881)

所以宋青書的判斷是合理的，這一劍穿胸而過後，周芷若定然不能再忘記張

無忌了。畢竟，一個在光明頂上力敵六大派眾高手的少年，居然會傷在她這樣一個小姑娘的手上，不正是代表無忌對她的情感是一種愛意，所以才會心甘情願地讓她刺傷？周芷若知道自己美麗動人，那麼張無忌對他傾心自然也是合乎情理，所以，「她之所以特別驚惶，不過是因為特別驚喜。」⁴

周芷若低著頭走了幾步，終於忍不住向張無忌望去。張無忌卻也正自目送她離去。兩人目光相接，周芷若蒼白的臉頰上飛了一陣紅暈，眼光中似說：「我刺得你如此重傷，真是萬分的過意不去，你可要好好保重。」張無忌似乎明白了她的意思，微微點了點頭。周芷若登時滿臉喜色，神采飛揚，隨即回過頭去，加快腳步，遠遠去了。(頁 892)

由此觀之，這一劍之後，確實令周芷若對於張無忌的愛情轉趨於強烈。可惜真正的事實是，張無忌全然沒想過她會突然出手，「一驚之下，待要躲讓，卻已不及」。(頁 881) 光明頂上的兩人話別，周芷若的喜悅躍然紙上，但張無忌卻只是微微點頭，以此來看，真正讓周芷若愛上張無忌的主因，可能應該是因為她以為張無忌愛上她。⁵但對於張無忌而言，他對她的感覺或可由稍後他第一次在萬安寺探查狀況時的反應看出一二：

張無忌對周芷若當日在漢水舟中慇懃照料之意，常懷感激。在光明頂上，周芷若曾指點他易數方位之法，由此得破華山、崑崙兩派的刀劍聯手，其後刺他一劍，那是奉了師父的嚴令，他也不存芥蒂。(頁 1038)

顯然，在張無忌的內心世界中對於周芷若的情感，固然有著男女之間的曖昧情愫存在，但以張無忌仁厚的個性來看，更可能的是，這其中還含有極大比例的

⁴ 同註 2，頁 58。

⁵ 同註 2，頁 58。

情感是「感激」與「敬重」。

畢竟，以張無忌的角度出發，周芷若是張無忌自母親去世後遇到的第一個對他關懷的女性。在周芷若身上，張無忌所得到的是一種母愛的重溫，似乎隱隱約約見到母親關愛的影子。這是因為自母親去世後，張無忌身中「玄冥神掌」吃盡了苦頭。雖有幾位師叔伯和太師傅張三丰對他疼愛有加、關懷備至，但幾個大男人終究不免豪邁粗獷，不擅溫柔細膩的呵護。對一個受盡病痛折磨並過早的知道自己活不了多少日子的小孩來說，命運已讓他感受到了生命的黯淡和人生的無常，需要的其實正是這種能撫平內心創傷的柔細溫馨。並且在張無忌的內心，只有在冰火島上與父母朝夕相處享受無微不至的關懷，以及嬉戲歡樂的童年，才是他時時刻刻回味與嚮往的快樂天堂。因此，對於張無忌而言，周芷若帶給他的溫暖，恰恰是這種如風般飄逝地殘留記憶的回溫。不論後來張無忌又吃了多少苦頭，他都在努力尋找這種感覺，並渴望重新回到這種美好關懷的氛圍中。在朱家莊，儘管朱九真給他很多難色，甚至出言侮辱動手毆打，一旦朱九真稍加以偽善，給予一丁點關心，張無忌便立即將以前的霉頭拋卻腦後，進了朱長齡佈好的圈套。又如被逼跌入深谷，通過洞穴，發現深谷環境有如冰火島般自由自在，生活過得清寧舒淡，很快便忘記朱長齡的歹意，於是拋給食物以續其命，而幾年後離谷時，內心則還有一陣惆悵。

等到張無忌長大成人，再回首這些往事時，當年周芷若「餵飯」的那一段往事，竟是不摻半點雜質的純潔。這是以後殷離、小昭、趙敏都不能給他的感覺。同時因為它太純潔了，近乎神聖的母愛，沒人願去破壞。張無忌本人就缺乏母愛，極可能不會在這種情感上妄加其他的情感。母性的關懷與童年的歡樂，對飽經坎坷、長歷風霜的人來說，絕對是一種永遠不會拋棄，也不會對之不敬的眷念情結。不論周芷若以後是否還有男女之間的情意，張無忌內心始終認為都比不上這份情感，在他心裡他所能銘記的僅僅是「漢水舟中餵飯之德，永不敢忘」(頁 676)。

所以，張無忌出於對幼年往事純情而美好的懷念，對周芷若的情感只能是「敬重」。若一段戀情當中，男人對女人的情感倘若只能概括為「敬重」二字，表明他

們的心靈難以合而為一。不論一方如何努力，若另一方仍始終心存芥蒂，敞不開自己的心靈之門，雙方情感缺乏彼此交流，愛情便很難有再繼續維持下去的理由。

周芷若的問題在於：她太過於矜持於男女之別，縱然對張無忌有千萬種風情，卻不輕易表露出來。同時太容易受他人左右，而不敢衝破一切為愛而奮鬥。只要有其他人在場，就很難看出她對張無忌的悲歡喜怒，這一點她是遠遠及不上趙敏的敢愛敢恨，每每對張無忌的情意溢於言表。關於這點或可由張無忌前後兩次在萬安寺救人的情節中觀察出端倪：

周芷若眼見大禍臨頭，不料竟會有人突然出手相救。她被張無忌摟在胸前，碰到他寬廣堅實的胸膛，又聞到一股濃烈的男子氣息，又驚又喜，一剎那間身子軟軟的幾欲暈去……周芷若從未和男子如此肌膚相親，何況這男子又是他日夜思念的夢中之伴、意中之人？心中只覺得無比的歡喜，四周敵人如在此刻千刀萬劍同時斬下，她也無憂無懼。（頁 1040）

張無忌抱起滅絕師太的屍身，低聲道：『咱們走罷！』周芷若將師父的手指輕輕扳離他手腕，接過屍身，向張無忌一眼也不瞧，便向寺外走去。（頁 1112）

由這兩段內容，不難看出周芷若其實對於張無忌的情感已是熾熱萬分，但當滅絕師太寧死也不願意接受張無忌的協助而選擇求仁得仁之後，周芷若當著六大派眾人之面，卻說什麼也不願意對張無忌吐露出一絲絲的情意，周芷若的矜持由此可見一般。這些多少讓張無忌覺得她「可遠觀，而不能褻玩焉！」有點兒高不可攀。

另從張無忌本人在光明頂上極力推託就任明教教主一事，可知張無忌很有自知之明，同時做事缺乏決斷力與魄力，不易主動做力不從己的事。並且由於母親

出身天鷹教而為名門正派所不容，武當派的長輩們自幼又一直灌輸他正邪之分，即使後來張無忌成為明教教主，對於張無忌來說，面對著名門正派的周芷若，他心中多少還是有些自卑。而以張無忌的聰明，自然看出滅絕師太以後的傳人是周芷若，和周芷若在一起終究有點挺不起胸膛。正因為如此，張無忌對於周芷若的感情才會一直是「一向敬重」(頁 1645)、「又敬又怕」(頁 1406)多於「濃情密意」。

其實，周芷若原本是有機會讓張無忌採取主動，成就兩個人的因緣，只是她料想不到的是，兩件大事粉碎了她的希望，一是滅絕師太自我了斷前，要她立下毒誓永遠不得愛上張無忌；二是趙敏的突然出現，並且是以一種直接了當、毫不遮掩的真情告白，介入了她與張無忌之間。

這兩件事的發生，使周芷若陷入了一種兩難的選擇：保持一貫的矜持與形象，眼睜睜地讓張無忌被趙敏搶走；或者，不顧一切，不惜任何手段讓張無忌與自己結為連理。周芷若在最後選擇了後者，雖然這個選擇是滅絕師太對她的要求，也正因為如此抉擇，決定了她今後的人生道路。

如果再詳細探究，兩件事中又以滅絕師太要周芷若答應做到「立下毒誓，不許對張無忌傾心，再要自己接任本派掌門，然後又要自己以美色對張無忌相誘而取得屠龍刀和倚天劍。」(頁 1093)對周芷若的未來影響最大。尤其，滅絕師太是以跪求的方式逼迫周芷若答應這些要求，滅絕師太甚至告訴周芷若，她生平的最大願望：

為師的生平有兩大願望，第一是逐走韃子，光復漢家山河；第二是峨眉派武功領袖群倫，蓋過少林、武當，成為中原武林中的第一門派。這兩件事說來甚難，但眼前擺著一條明路，你只須遵從師父的囑咐，未始不能一一成就，那時為師在九泉之下，也要對你感激涕零。(頁 1094)

筆者認為，滅絕師太自限之前的言行表現，其實對於周芷若後續的行為有著

很大的影響。畢竟，滅絕師太是周芷若的恩師，對於滅絕師太的遺命，周芷若既不敢忤逆，也從未曾質疑過，滅絕師太的權威與強勢作風更是深植人心之中（在萬安寺六大派眾高手中也只有滅絕師太一人嚴拒與朝廷鷹犬交手）。而這樣一個極具威嚴的人，居然跪在周芷若跟前，相信對於周芷若來說，這既是一種光榮，也是一種不能也無法抗拒的命令。另一方面，滅絕師太的指令，也等於是給了周芷若對於之後的種種陰險行爲予以合理化與正當化的自我催眠。因爲一切都是爲了要完成滅絕師太生前的遺願！所以，趙敏的出現與介入，雖然確實讓周芷若在張無忌爭奪戰中備受壓力，甚至因此鋌而走險。但若將整件事的前因後果重新檢視之後，這充其量只能算是加速讓周芷若的種種行徑攤在張無忌面前的催化劑。

於是，周芷若性格中的心思細膩、極爲敏感以及善於表演的特質，終於在海外荒島上得到機會，並加以發揮到淋漓盡致。周芷若在荒島上奉謝遜之命與張無忌定婚之後，她對張無忌說：

我是個最不中用的女子，懦弱無能，人又生得蠢。別說和絕頂聰明的趙姑娘天差地遠，便是小昭，她這等深刻的心機，我又怎及得上萬一？你的周姑娘是個老老實實的笨丫頭，難道到今天你還不知道麼？（頁 1259）

周芷若的這番「真情告白」，別說是一生老實忠厚，總是上當受騙的張無忌，就算是一般男子，在當時的情境之下，恐怕也想不到真正的事實是：早在一行人抵達孤島不久，周芷若就已經用藥迷倒了所有的同行者，然後殺害殷離，放逐趙敏，偷取屠龍刀與倚天劍，開始修練藏於劍中的九陰真經武功！

周芷若其實在孤島上，是完全有機會抓住張無忌的心，但這等絕好的機會被她自己白白的糟蹋掉了。畢竟此時只剩下她與張無忌以及謝遜被困在無名島，這是個良好獨處的時機，三個情敵中，小昭被黛綺絲逼迫去了波斯，殷離已"死"，趙敏不見踪影。並且在荒島一待就好幾個月，謝遜此時亦一心促成兩人的好事(此舉可能並非其本意，而是爲了保命)。周芷若其實大可放手趁此良機與張無忌廝守

相磨，迅速加重在其心中的份量。可惜，或許是過於自信（認為已經完全掌握張無忌的心），又或許是擔心如果就這樣與張無忌同住會就從此被他看輕，她偏偏要求獨住島北山洞（因為她要偷偷地練《九陰真經》武功）。如若換作趙敏，想必定然是天天纏綿悱惻在一起，如影相隨。這難得的機會稍縱即逝，一去不再，返回中土後，便再不是周芷若獨占的局面。

果不其然，在返回中土之後，深愛張無忌的趙敏又一再出現攪亂計畫，使得一切情況再度變得複雜。這中間有個關鍵因素，在於張無忌本就是一個心軟善良之人，例如玄冥二老讓他幼時吃盡苦頭、何太沖夫婦在崑崙山是如何地以德抱怨，到了生死關頭，張無忌最終都還是選擇救了他們的生命。對於趙敏這個讓他心中各種情感糾結在一起的女子，要對她痛下殺手，談何容易？尤其在張無忌與周芷若遊皇城看綵車時，趙敏故意安排三輛綵車重演眾人在孤島上周芷若如何使計之後，周芷若發覺若不再採取更激烈手段，她此時在張無忌身上的優勢將消失殆盡。

於是，周芷若只好趁著張無忌探訪消息外出之際，利用對她敬為天人的韓林兒，再演一齣戲來堅定張無忌對她的承諾：

（韓林兒）睡到半夜，忽聽得門上輕輕幾下剝啄之聲。韓林兒翻身坐起……赤足便去開門，拔去門門，忙回身點亮了蠟燭。只見周芷若雙目紅腫，神色大異，……周芷若一言不發，搖了搖頭，忽然怔怔的流下淚來。韓林兒嚇得呆了，垂手站著，不知她為何生氣煩惱，更不知她要跟自己說甚麼話。

這般僵持良久，忽然啪的一聲輕響，燭花爆了開來。周芷若身子一顫，從沉思中醒覺，輕輕「嗯」的一聲，站起身來……走出房去。她進房來坐了半晌，似有滿腹心事傾吐，卻一個字不說便又出去，可教韓林兒這莽撞漢子半點摸不著頭腦……忽聽得砰彭一聲……東房窗上映出一個黑影，似是懸空而掛，兀自微微搖晃。韓林兒大吃一驚，叫道：「周姑娘，周姑娘！」伸手推門，房門卻是閉著。他肩頭使勁一撞，撞斷門門……只見

周芷若雙足臨空，頭頸套在繩圈之中，繩子卻掛在樑上。他這一驚當真是魂飛天外……忽聽得房門外一人道：「韓大哥，甚麼事？」走進一人，正是張無忌。（頁 1383-1385）

周芷若精準的算計最後讓她一償宿願，張無忌在經歷周芷若自盡的衝擊後，終於決定在濠州城與她完成終身大事。但只能說人算不如天算，趙敏卻在此刻帶著謝遜的毛髮前來，要求張無忌不得完婚，使得張無忌終究只能選擇悔婚隨趙敏而去。而隨著張無忌的離去，也正式宣告周芷若在這場愛情競逐中，敗下陣來。在此同時，周芷若種下了另一個嚴重的敗筆：她不該惱羞成怒出爪抓傷趙敏。這一爪之下，趙敏遭受極厲害的爪傷而幾度昏迷不醒。這等情況下，心腸慈善的張無忌自是不會棄之不顧，一路上抱著趙敏行走，自此之後兩人患難與共、相濡以沫，倆人之間的感情日益篤厚，周芷若即令再用任何手段，再也難以挽回張無忌的對她的情感。

所以，周芷若日後更加緊苦練九陰真經，在少室山下意欲暗殺趙敏、利用與宋青書的假結婚來刺激張無忌、與少林三神僧前刻意貶低張無忌語言等一切行徑，無非就是要報復趙敏的橫刀奪愛以及張無忌的悔婚之辱。但是在周芷若的內心當中，顯然還是深愛張無忌的。否則，她也不需要利用靜迦師太意欲殺謝遜滅口，當然這個舉動的用意相當明顯，就是不希望讓謝遜有機會告訴張無忌所有事情的真相，而能保留挽回張無忌的一絲希望。

從文中很容易看出周芷若對張無忌的愛意，大部分是出於一種對英雄崇拜的佔有慾，而張無忌本身個性又很容易就相信他人的言語，在這樣的情況下，張無忌的確很有可能因為感激周芷若而愛她，再加上她一貫表現出令人疼惜、嬌弱可憐的模樣。只是，這樣的愛情本身的基礎就不夠穩固：周芷若自始至終在張無忌的人前人後必須是兩種個性與言行，而張無忌其實對於周芷若的感情基礎，只是建立在憐惜與敬重之上。兩人之間缺乏了最重要愛情的根本條件：互信與互相分享。因此，張無忌與周芷若之間的愛情敘事雖然精彩細膩，但卻反而比不上張無

忌與小昭、或者張無忌與殷離之間的綿綿情意。

第三節 亦幻亦真—張無忌與殷離的嚙手之戀

在張無忌認定的四位女主角中，殷離雖然是第二位登場，但卻是第一位讓張無忌許下終身相伴諾言的女性。而綜觀張無忌的戀愛歷程，其實不難發現，張無忌與殷離的愛情敘事雖然不是最長的，但卻是情感最複雜的一段。以身份來說，他既是張無忌，也是曾阿牛；而她則是殷離，同時也是蛛兒。而若從血緣關係來看，他們還是表兄妹。雖然如此，這兩人之間的關係嚴格說來，其實既是戀情但卻也可說從來不曾相愛：

張無忌固然沒有愛上殷離，而殷離癡戀的，亦不是長大後重逢的無忌，而是她在少年無忌身上建立的一個幻想。但是，在他們之間存著的溫柔細密的感情，卻有其獨特可貴之處。她是他的表妹、他的親人，血濃於水，無論任何戀愛對象都不能代替她的地位。⁶

要討論這段比較複雜的情感，恐怕還是得從殷離的身世開始討論。殷離是殷素素的哥哥殷野王的女兒，因為憤恨父親拋棄母親另娶二娘，同時為了替母親報復而殺了二娘，因此開啓了流落江湖的生涯，最後被金花婆婆黛綺絲所收容。她也為了替母親報復，就開始修練母親家傳的「千蛛萬毒手」，以致美麗的容貌越變越醜陋。不過，當她跟隨金花婆婆在蝴蝶谷遇見張無忌時，還是個可愛的小姑娘，當時張無忌不肯與她同赴靈蛇島，而且幾次被她抓住了手臂上的穴道而行動受制，情急之下，狠命地咬得她手背鮮血淋漓，不僅使殷離放開了手，而且在她手上留下了一個永遠的疤痕，更在她的心上刻下了永遠無法磨滅的影子。此後，殷離便深深地愛上了這個影子，而且一生追逐著這個影子。

⁶ 吳靄儀，《金庸小說的情》，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5月初版，頁63。

幾年之後的相見已是在深山谷底，當時的張無忌被朱長齡設計跌下懸崖，雙腳骨折動彈不得，爲了避免武林中人又要逼他去找謝遜與屠龍刀而改名爲「曾阿牛」。而殷離也因爲修煉「千蛛萬毒手」而容貌大變，名字也已變成了「蛛兒」。兩人見面時已互不相識了，張無忌只知道她是到這一帶來找自己的心上人的，卻根本萬萬也沒想到，她要找的情郎就是他自己！

但即令如此，在兩人再次見面的時候，張無忌對於眼前的這位醜女卻是有著特別的感覺：

他向來誠厚，說話從來不油腔滑調，但在這少女面前，心中輕鬆自在，這句話不知不覺的便衝口而出。(頁 636)

張無忌見她這麼淺淺一笑，眼睛中流露出極是狡譎的神色來，心中不禁一震：「她這眼光可多麼像媽。媽臨去世時欺騙那少林寺的老和尚，眼中就是這麼一副神氣。」想到這裡，忍不住熱淚盈眶，跟著眼淚便流了下來。(頁 637)

就這樣，在張無忌方面看來，因爲殷離神似自己的母親，而對她有著特別親切的感覺，而對於殷離來說，有一個人對自己有著真誠的關心，又與自己的身世相似，大有相依爲命的感覺。不知不覺中，就讓兩人的距離逐漸越拉越近，張無忌甚至提出兩人日後可以一起過日子的想法。

不過，真正讓「曾阿牛」與「蛛兒」間拉起一條無法切割的情感，卻是因爲殷離因爲要幫張無忌出氣而去殺了朱九真而引發的敵人追擊事件。當時的殷離自知難逃敵人毒手而提出臨死之前再見曾阿牛一面的要求，那些人答應了這個請求。殷離問張無忌說：「那一天你跟我說，咱兩人都孤苦伶仃，無家可歸，你願意跟我作伴。你這句話確是出於真心麼？」(頁 648)，張無忌見她淒然欲泣的神情，

又想到自己流落江湖以來，有誰像殷離這樣真心關懷自己，一陣衝動下，答應娶她為妻。雖然，張無忌的回答讓殷離開心，但在殷離的心中的情感其實是複雜的：

那村女臉露甜笑，靠在他胸前，柔聲道：「從前我叫你跟著我去，你非但不肯，還打我、罵我、咬我……現下你跟我這般說，我真是歡喜。」張無忌聽了這幾句話，心中登時涼了，原來這村女閉著眼睛聽自己說話，卻把他幻想作她心目中的情郎。那村女只覺得他身子一顫，睜開眼來，只向他瞧了一眼，她臉上神色登時便變了，顯得又失望，又氣憤，但隨即帶上幾分歉疚和柔情。她定了神，說道：「阿牛哥哥，你願娶我為妻，似我這般醜陋的女子，你居然不加嫌棄，我很是感激。可是早在幾年之前，我的心早就屬於旁人了。那時候他尚且不睬我，這時見我如此，更加連眼角也不會掃我一眼。這個狠心短命的小鬼啊……」她雖罵那人為「狠心短命的小鬼」，可是罵聲之中，仍是充滿不勝眷戀低徊之情。…

那村女慢慢站起身來，對張無忌道：「阿牛哥哥，我快死了，就是不死，我也決不能嫁你。但是我很喜歡聽你剛才跟我說過的話。你別惱我，有空的時候，便想我一會兒。」這幾句話說得很溫柔，很甜蜜。張無忌忍不住心中一酸。（頁 649-650）

顯然地，在殷離的內心世界裏，其實是有幾分的矛盾存在：一方面，她與「曾阿牛」之間因為彼此互相吐露心事，而產生了「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歸屬感，因此才會產生想替「曾阿牛」報仇的心理。但另一方面，透過「曾阿牛」，殷離想尋找的是一種慰藉，把眼前的這個人當作是心目中的張無忌。她閉起眼睛聽完張無忌的話，雖然知道自己不可能嫁給這位「阿牛哥」，但又很喜歡聽他說的情話。

至於張無忌呢？他則是真的出於至誠地想陪伴殷離一起行走江湖，而當他發覺殷離在當時始終還是放不下心目中的情郎時，居然還因此而心生不悅：

那村女反握著他手，說道：「阿牛哥哥，我從中原萬里迢迢的來到西域，為的就是找他。以前還聽到一點蹤跡，但到了這裡，卻如石沉大海，再也問不到他的消息了。你腿好之後，幫我去找到他，然後我再陪你去遊山玩水，好不好？」張無忌忍不住心中不快，哼了一聲。那村女道：「你答應我不生氣的，這不是生氣了麼？」張無忌沒精打采的道：「好，我幫我去找他。」

(頁 665)

筆者認為，對於張無忌而言，經歷了種種的江湖險惡以及朱九真的教訓之後，殷離是第一個讓張無忌感受到在這個世界上居然有人是出於真誠在關心他的。而殷離為他殺朱九真出氣（儘管張無忌並不認同這樣的作法），背著他躲避江湖恩怨，都在在加深了他對於殷離的親切感，以及殷離在自己心中的份量。及至到了光明頂上，張無忌終於恍然大悟地發現殷離口中的情郎就是自己，筆者認為，自相識蛛兒以來的種種，已使得殷離在張無忌的心中，具備無法被任何人取代的地位。

對於張無忌來說，殷離能夠有著這麼重要的地位，主要原因在於當世人都認為張無忌已死(包括武當六位師叔伯，太師傅張三丰，周芷若等)，只有殷離心中仍將他視為珍寶般的惦記著他，甚至死心塌地徘徊於西域大漠山巒中，為尋覓張無忌而甘冒艱辛不斷跋涉。而在光明頂上，殷離更是有勇氣，在眾人面前斥責滅絕對張無忌的侮辱，為維護張無忌的人格尊嚴而奮鬥。這般維護張無忌的勇氣，即便是身為張無忌師叔的殷梨亭也不能做到。儘管殷梨亭愛護張無忌，亦難以在當時那種氛圍之下，為其抵擋來自四面八方的詆毀。但在這些惡毒的箭矢飛臨時，當其他人不能時，只有殷離挺身而出。因此，儘管她的抗爭抵抗不過世俗即成的偏見，卻足以使張無忌深深地感動不已。

只是張無忌終究沒能來得及告訴殷離真相，殷離就被周芷若害死了—至少直到故事結束前所有的人都是這樣認為的一張無忌在埋葬她的時候，為了怕碎石泥塊堆在臉上，擦傷了她，便折了些樹枝架在她屍身上，再輕輕放上石塊，生恐她

給石塊壓痛。接著用殷離的匕首在樹幹上刻道：「愛妻蛛兒殷離之墓」，下面刻道：「張無忌謹立」。正因為張無忌這些貼心的舉動，才使得殷離得以在小說的最後再回到了張無忌的身邊，並見到了趙敏、周芷若等人：

殷離恨恨的道：「我從墓中爬了出來，見到這根木條，當時便糊塗了，怎麼？是哪個狠心短命的小鬼張無忌？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後來偷聽到你二人的說話，『無忌哥哥』長，『無忌哥哥』短的，這才恍然大悟。原來張無忌便是曾阿牛，曾阿牛便是張無忌。你這沒良心的，騙得我好苦！」說著舉起木條，用力往張無忌頭上擊了下去，啪的一聲響，木條斷成數截，飛落四處。

趙敏怒道：「怎麼動不動便打人？」殷離哈哈一笑，說道：「我打了他，怎麼樣？你心疼了是不是？」趙敏臉上一紅，道：「他是在讓你，你別不知好歹。」

殷離笑道：「我有甚麼不知好歹？你放心，我才不會跟你爭這醜八怪呢，我一心一意只喜歡一個人，那是蝴蝶谷中咬傷我手背的小張無忌。眼前這個醜八怪啊，他叫曾阿牛也好，叫張無忌也好，我一點也不喜歡。」她轉過頭來，柔聲道「阿牛哥哥，你一直待我很好，我好生感激。可是我的心，早就許了給那個狠心的、兇惡的小張無忌了。你不是他，不，不是他……」張無忌好生奇怪，道：「我明明是張無忌，怎地……怎地……」

殷離神色溫柔的瞧著他，呆呆的看了半晌，目光中神情變幻，終於搖搖頭，說道：「阿牛哥哥，你不懂的。在西域大漠之中，你與我同生共死，在那海外小島之上，你對我仁至義盡。你是個好人。不過我對你說過，我的心早就給了那個張無忌啦。我要尋他去。我若是尋到了他，你說他還會

打我、罵我、咬我嗎？」說著也不等張無忌回答，轉身緩緩走了開去。

張無忌陡地領會，原來她真正所愛的，乃是她心中所想像的張無忌，是她記憶中在蝴蝶谷所遇上的張無忌，那個打她咬她、倔強凶狠的張無忌，卻不是眼前這個真正的張無忌，不是這個長大了的、待人仁恕寬厚的張無忌。他心中三分傷感、三分留戀、又有三分寬慰，望著她的背影消失在黑暗之中。他知道殷離這一生，永遠會記著蝴蝶谷中那個一身狠勁的少年，她是要去找尋他。她自然找不到，但也可以說，她早已尋到了，因為那個少年早就藏在她的心底。真正的人、真正的事，往往不及心中所想的那麼好。（頁 1651-1653）

這就是「不識張郎是張郎」。—陳墨稱之為「殷離情結」⁷，因為這是從殷離的生活和愛情故事中首先發生的。陳墨認為殷離的故事雖不無傳奇的情結（如死而復生等），但她的這種特殊的愛情心理狀態，這種情感現象，卻並非不可理解的。因此她的故事可能是虛構的，但這種「殷離情結」卻是真實而深刻的。⁸

顯然地，殷離在死而復生後已有些精神異常（也許是由於被金花婆婆打傷後長期高燒不退導致），否則，應不至於忽而將心裏的張無忌與現實的張無忌區隔得那麼地清楚，忽而又把現實中的張無忌喚作記憶中的「阿牛哥哥」？當然，真正的愛情心理，從來就不是倚賴「理智」就可以判斷解說，所以西諺才說：「愛情是盲目的」，而若由此來看，陳墨所謂的「殷離情結」，不僅僅是金庸營造出來的一種純粹虛構的藝術奇觀，更是現實世界的愛情中真實的一面。

正如引文「真正的人、真正的事，往往不及心中所想的那麼好。」（頁 1653）所言，愛情心理的特殊激情狀態，確實可以製造出神秘的光環，讓人在不自覺地狀態之下，套用在所愛的對象身上。在戀愛人的眼裏，愛的對象一切都是那麼的

⁷ 同註 3，頁 143。

⁸ 同註 3，頁 144。

美好無瑕，這就是所謂的「情人眼裏出西施」。然而，這時的美感其實並不是對象的特質，而是審美者自己的心裡感覺，這其實是一種主觀的意象，是一種幻覺，但這也並不是受到對方的欺騙，而是自己被自己的想像所欺騙。這其實就是一種活在自己的象牙塔裏的心態，愛的對象，就像一尊偶像般深植在自己的心中，可以任由自己隨時隨地對這個偶像加以修整與粉飾，自然更加地完善與美妙，遠比真實的人生更加地美妙得多。

再者，最美好的愛情往往是一種對愛情的期待，愈是得不到的，便愈想得到，愈是不可能實現的，就益發覺其美好而寶貴。而這樣發展的極致，就是對於這樣的期待無止盡的追求。對這種期待的追求，甚至會慢慢地取代愛的對象，而成爲追求者的目標。因爲追求者的心靈，可以創造無窮無盡的美麗形象幻覺與情感上的溫暖。而追求這個活動的本身，又使追求者活得充實而情緒飽滿，既然他（她）已經透過追求的過程得到心靈需求的滿足，那麼，是否能真的找到原本那個愛的對象就已經不再是那麼重要了。因此，張無忌才會認爲「她早已尋到了，因為那個少年早就藏在她的心底。」（頁 1653）

更近一步地說，愛是一種期待，同時也是一種回憶，很多時候，回憶其實遠比真實生活中正在進行的愛情美妙得多。同理可證，心理機能的幻覺，亦可以透過不斷地補充、修飾、放大、創造乃至於完全的虛構，而使其更臻於完美。關於這點，我們或許可以透過比較殷離口中所謂的「蝴蝶谷之戀」與真實狀況之間的差異來加以證實：

那少女道：「不錯！他生得很英俊，可是驕傲得很。我要他跟著我去，一輩子跟我在一起，他不肯，那也罷了，哪知還罵我，打我，將我咬得身上鮮血淋漓。」張無忌怒道：「這人如此蠻橫無理，姑娘以後再也別理他了。」那少女流淚道：「可……可是我心裡總放不下啊，他遠遠避開我，我到處找他不著。」（頁 641）

張無忌猛地一低頭，張口便往她手背上用力咬去。阿離只覺手上一陣劇痛，大叫一聲：「啊唷！」鬆開右手，左手五根指爪卻向張無忌臉上抓到。張無忌忙向後躍，但已然不及，被她中指的指甲刺入肉裡，在右臉劃了一道血痕。阿離右手的手背上更是血肉模糊，被張無忌這一口咬得著實厲害，痛得險些便要哭了出來。（頁 508）

嚴格來說，真實的現象不過就是兩個孩子在打架，其實根本稱不上戀情。只是，在殷離的心目中經過多年來不斷地美化回憶，張無忌不跟殷離前往靈蛇島，反而使張無忌逐漸變成她心目中的偶像，而在回憶中，那個場景也逐漸變成充滿了愛的信息活動。正是這種創造與幻化的過程，使得現實中的「醜八怪的曾阿牛」如何能與想像中的偶像相提並論。

此外，殷離的心理現象其實亦表明了，了解得越少，反而愛得越多，而了解得越多，這種對於愛的幻覺就會逐漸縮小。因而使這種幻覺帶來的熱情也因此大大的衰退，這與現代社會中常聽到的「因誤解而結合，因了解而分手」其實有著異曲同工之趣。許多熱烈而衝動的愛是建立在一種「誤解」的基礎上，是因為對愛的對象了解得很少（大半的部份是由自己的主觀想像去補充），就如同霧裡看花一般，反而因為朦朧而更具美感。殷離對於張無忌的愛其實正是立基於不了解之上，也正因如此，她反而對了解較多、曾有過很長時間共處甚至是一起同生共死的曾阿牛（長大後的張無忌），雖然認為她是一個可敬可親的好人，但卻無法激起愛的熱情的重要原因之一。

對於殷離來說，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她個性中所蘊含的強烈的專一、忠貞及獨享性格，因此，當她在雪地中與周芷若交手後，才會對曾多看周芷若一眼的曾阿牛有這樣的對話：

張無忌道：「你早說過我不配，又說你心中自有情郎，決計不能嫁我的。」

村女道：「不錯，可是你答應了我，這一輩子要待我好，照顧我。」張無忌

道：「我說過的話自然算數。」那村女怒道：「既是如此，你怎地見了這個美貌姑娘，便如此失魂落魄，教人瞧著好不惹氣？」張無忌笑道：「我又沒有失魂落魄。」那村女道：「我不許你喜歡她，不許你想她。」張無忌道：「我也沒說歡喜她，但你為甚麼心中又牽記著旁人，一直念念不忘呢！」那村女道：「我識得那人在先啊。要是我先識得你，就一生一世只對你一人好，再不會去想念旁人，這叫做『從一而終』。一個人要是三心兩意，便是天也不容。」(頁 664)

也許就是因為殷離對於愛情的觀點是如此的執拗，才會讓她殺了其父殷野王的二房，因為愛一個人就該忠貞、專一。這種愛情觀引導下，她與張無忌（精確的說，是長大後的張無忌）的愛情中，始終態度強硬並牢牢恪守，毫不退讓。這是她的愛情底線且奉為自己虔誠恪遵地愛情真理。但她畢竟忘了一點：男女間的相處是以男女雙方相互退讓妥協而達成的一種互動形式。殷離毫不退讓的姿態不僅不能使自己在愛情競逐中勝出，反而封堵自身前進與後退的路線，陷入尷尬境地。所以一方面，她覺得自己已經「許」給了那個「狠心短命的小鬼」(頁 755)張無忌，因此不能再嫁給曾阿牛（長大後的張無忌），而另一方面，她自然也發現到長大後的張無忌處於趙敏、周芷若的包圍之中（殷離在孤島上可是親耳聽到張無忌與周芷若之間的種種情話），即令張無忌與她最後終成連理，張無忌對於其他姑娘也絕對不可能忘情，而她也不可能得到張無忌完整的忠貞與專一，那麼她又何必與趙敏她們「爭」呢？因此她才會說：「你放心，我才不會跟你爭這醜八怪呢，我一心一意只喜歡一個人，那是蝴蝶谷中咬傷我手背的小張無忌。」(頁 1652)因為這個小張無忌是完完全全屬於她的，也只有在這個小張無忌身上，她才能找到自己理想中的完美愛情。

因此，殷離的人生觀影響最大的是她的愛情取向，她不願再如她的母親那樣：當她們找到一個世間(尤其是眾多男性)公認優秀的男子—實則對女性來講仍有許多缺陷—，她們便不加考慮放棄一些自己本應堅守的原則，包括自身人格獨立與個人自由，委身下嫁。這種婚姻結合方式在當時認為是無可質疑的，然而

一旦愛情的夢紗出現裂痕，最終的受害者往往只是女性一方，男性利益基本不受多少損失。因此這種女性單方面讓步下愛情結合方式，從始至終便無平等可言，女性的權利始終得不到保障並被無情忽視和損害。

也許，殷離就是看清了這一切，所以她執拗而不願陷入這種易進難出地愛情泥沼中，嚴格地堅守自己的原則，竭盡全力維護自己認定且又精心編織好的愛情理想。只是殷離心中的張無忌，僅僅是她用眼光所看到的張無忌，並未與張無忌有足夠心靈交流。也就是說，她其實從未真正了解認識張無忌。蝴蝶谷中張無忌表現出來的只不過特殊情況下的反常行爲，凶狠和倔強僅是表面現象。真實地張無忌是寬厚待人、心地純正、遵規守矩的君子，而不是離經叛道的異類。所以，殷離終究還是會離張無忌而去，這不是因爲自己容貌被毀，競爭不過其他幾個女子；亦不是因爲她體恤張無忌，免他難堪；更不是因爲擔憂張無忌聲名日隆，會因此而嫌棄自己。而是因爲她如今再見到的張無忌，已非昔日之張無忌，裏裏外外換了另一副德性，這也是殷離最不能接受的。

總結來說，殷離最終不能與張無忌結合的根本原因在於：倆人的人生觀與愛情觀差距太大，難以融合。因此最後殷離只能悠悠地走了，去尋找心中所想的張無忌。這樣的結局是幸或不幸，見仁見智，但這確實是個奇特而精巧的結局，它與小昭被迫去波斯，一樣設計得出人意料，而又能使人感慨萬千，催人淚下。只是比之小昭的哀怨無奈，殷離對於愛情與理想的堅持，更增添了幾分不被傳統窠臼拘泥的飄逸與率性。

第四節 既愛且憐—張無忌與小昭的主僕奇緣

小昭身爲張無忌的四個主要對象之一，是排在第三順序登場的。嚴格說來，小昭並不是一個身份卑微的丫鬟，而是紫杉龍王黛綺絲的女兒。不過，她卻是甘願接受丫環的地位，故事之初，其用意是爲了尋找乾坤大挪移心法，但是後來卻是爲了能夠守在張無忌的身邊。

可以肯定的是，小昭是位性格堅毅，穩重而嫻靜的姑娘——就如同精通八卦方位一樣，應該都是她的母親黛麗絲培養出來的。而若不是具備有那麼堅毅異於常人的個性，小昭又怎能長期的擠眼歪嘴裝醜，又怎能在楊逍「諸般恐嚇勸誘，她始終不露半句口風…關著她餓了七天七夜，餓得她奄奄一息，她仍是不說。」（頁 903）

如果以金庸描寫她們愛情故事的重點與其他三位相較，其實可以發現在小昭的部份，是比較容易被忽略的。在周芷若身上，除了側重於表現對愛情的角逐付出，亦強調其之後的瘋狂報復的變態心理及行爲；在殷離身上則著重表現愛情詭異與難於捉摸的一面；至於趙敏的勝出，則表明愛情甜蜜自然與籌謀共存；而只有小昭，在描寫她的愛情故事時，就是單純地、默默地爲愛付出，完全展現了無邪少女無私、純潔而含蓄的愛情。不過，或許因爲如此，對於張無忌而言，他對於小昭的關切程度亦始終遠遜於其他三女，而是直到了最後在海上的波斯船內，小昭離別前，幽幽訴說自己的情感後，張無忌才完全體會到小昭對於自己的濃情厚意。

嚴格說來，張無忌對於小昭的情感主要是源自於對小昭的憐惜之心。張無忌第一次見到小昭是在張無忌追擊成崑誤闖楊不悔房間，當時的小昭還是楊不悔的丫鬟，他第一眼看到的小昭是這樣的：

她雙腳之間系著一根鐵鏈，雙手腕上也鎖著一根鐵鏈，左足跛行，背脊駝成弓形，待她摘了長劍回過身來時，張無忌更是一驚，但見她右目小，左目大，鼻子和嘴角也都扭曲，形狀極是怕人，心想：「這小姑娘相貌之醜尤在蛛兒之上，蛛兒是因中毒而面目浮腫，總能治愈，這小姑娘卻是天生殘疾。」（頁 771-772）

顯而易見，張無忌對小昭的憐憫心態，從剛碰面的剎那間便已沉澱於心底。因此他才會出指毫不猶豫彈開楊不悔刺向小昭的致命一劍，又幾次想砍斷那根束

住小昭雙手的「玄鐵鎖鏈」，並且豪情萬丈許諾日後求楊逍父女除下這兩根討厭的鐵鍊。

其次則是自楊逍口中得知小昭小小年紀竟然父母雙亡，舉目無親。張無忌每每念及至此，不由自主聯想到自己淒慘身世，倆人父母一般地早亡，一般地可憐。只是不同的地方是，張無忌經歷十磨九難終於熬過來，而且練就絕世武功，可以好好地照顧自己，但（至少張無忌是這樣認為）小昭卻還是個十二三歲稚嫩無助的小丫頭。

然而，嚴格說來，張無忌的這兩個原由，前者出於人性本善，以及俠義胸懷，任誰心腸再如何冷硬，也不能視而不見。更何況張無忌心腸善良慈愛，一見到小昭淒楚模樣便想為她治療，讓她過常人生活，但這僅僅是俠義熏陶下強庇弱的慈悲胸懷。後者則有「同時天涯淪落人」，焉能不相惜的味道。更多個人情感色彩，在人心中紮根更深，更不可動搖，認定了便難以變更。因此雖然後來明白小昭面容醜陋為假，天生麗質是真，但在同病相憐的情懷下，張無忌仍是拒聽楊逍諫言，一路帶著小昭各處奔走。

因此，對於張無忌而言，就好像在呼應殷離始終在追尋一個她永遠也尋不著的人一般。因為小昭一直就在身邊，雖然他知道小昭對他很好，亦對他很依戀，到了後來，雖然兩人之間的情誼日益深厚，但在他的心中，小昭的地位卻終究還是比不上趙敏、周芷若與殷離，直到其身世之謎解開之後。

然而對於年紀雖小，但已經歷種種江湖凶險的小昭來說，張無忌的種種行為卻足以感動小昭。畢竟，在她有限的人生經歷中，還不曾有人那麼關心過她，而且換作他人，亦很有可能不理會一個醜陋丫鬟的生死揚長而去。僅就這一點來看，張無忌在小昭心中的位置就已比起他人高出好幾層，也比武林中數一數二的天上人物楊逍高出許多⁹。

對聰慧又細膩敏感的小昭來說，張無忌實是她所遇到的大好人，信賴之心油

⁹ 楊逍僅僅是因為覺得小昭還不算蠢，有點用處可以服侍楊不悔才將她帶回光明頂，參考本書頁902。

然而生。正因為如此，所以當張無忌向她詢問是否有暗道可以自光明頂脫離時，她雖然曾經一度猶豫，但最後還是冒著前功盡棄（她可是想盡辦法才得以探知光明頂祕道所在位置）的可能帶張無忌進入祕道。也正因為如此，所以後來在祕道中，她才能對張無忌坦誠相對，不再掩飾自己的容貌。這一點近似《射鵰英雄傳》中黃蓉扮小叫化試郭靖一般，張無忌擋去刺向小昭那一劍，以及在通道中以自己的身體護住小昭免遭巨石之災，這份真摯與善良已非天地間普通尺度所能丈量，而應該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小昭已經暗暗地戀上張無忌。

小昭愛上張無忌的理由既簡單又明確：「她自出世以來，可能沒受過什麼好的待遇，逆來順受也慣了，所以一旦張無忌兩番在楊不悔劍下，救了她的性命，她才知道人間還有溫暖、關懷之情的存在。」¹⁰在小說中是這樣描述小昭情感流露的：

張無忌擋在她身前，俯身點燃了藥引，眼見一點火花沿著火藥線向前燒去。猛地裡轟隆一聲巨響，一股猛烈的熱氣衝來，震得他向後退了兩步，小昭仰後便倒。他早有防備，伸手攬住了她腰。石室中煙霧瀰漫，火把也被熱氣震熄了。

張無忌道：「小昭，你沒事罷？」小昭咳嗽了幾下，道：「我……我沒事。」張無忌聽她說話有些哽咽，微感奇怪，待得再點燃火把，只見她眼圈紅了，問道：「怎麼？你不舒服麼？」小昭道：「張公子，你……你和我素不相識，為甚麼對我這麼好？」張無忌奇道：「甚麼呀？」小昭道：「你為甚麼要擋在我身前？我是個低三下四的奴婢，你……你貴重的千金之軀，怎能遮擋在我身前？」

¹⁰ 倪匡，《再看金庸小說》，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7月2版1刷，頁186。

張無忌微微一笑，說道：「我有甚麼貴重了？你是個小姑娘，我自是要護著你些兒。」（頁 782）

只能說，小昭與張無忌之間，確實缺少了緣份。小昭儘管自此之後一直跟在張無忌的身邊，但偏偏這時的張無忌心思全然不在兒女之情身上：先是介入光明頂大戰，希望化解明教與六大派間的罅隙，並藉以避免自己的親人之間（外公殷天正與武當派的師叔伯們）的自相殘殺；接著陰錯陽差地接任明教教主，然後又無意間發覺了朝廷陰謀，先至少林再救武當；接著又是蝴蝶谷明教會師，然後又至萬安寺解救六大派高手。這一路下來，張無忌的心思全然在國家社會大事以及保護親人之上，儘管在綠柳山莊明教眾高手中毒之際，小昭挺身而出指揮教眾抵禦元兵拖延了時間，才讓張無忌有時間討得解藥解救大家。但張無忌餽贈的珠花，非但只是代表了張無忌對於小昭的獎勵，而小昭將之裝飾在身上最後反而又成了趙敏與張無忌感情得以滋養的媒介之一。

不過，小昭在愛情上雖然是單純地、默默地付出，並不意味著小昭是不要小手段以及被動的：在光明頂上，當張無忌宣讀陽頂天遺言後，表示要帶同楊逍父女與周顛出海，迎接義父返回中土，而要身繫鐵鏈而行動不便的小昭留在光明頂上，小昭遠追百里哭倒在張無忌懷裏，使得張無忌心軟而改變主意，讓小昭也隨自己一起前往冰火島。當張無忌在蝴蝶谷中，自朱元璋口中得知六大派高手可能都被趙敏囚禁在萬安寺時，張無忌再度要鐵鍊加身的小昭留下：

小昭委委屈屈的答應了，但一直送出谷來，送了三里，又送三里，終是不肯分別。

張無忌道：「小昭，你越送越遠，回去時路也要不認識啦。」小昭道：「張公子，你到了大都會見到那個趙姑娘嗎？」張無忌道：「說不定會見得到。」小昭道：「你要是見到她，代我求她一件事成不成？」張無忌奇道：

「你有甚麼事求她？」小昭雙臂一伸，道：「向趙姑娘借倚天劍一用，把這鐵鏈兒割斷了，否則我終身便這麼給綁著不得自由。」張無忌見她神情楚楚，說得極是可憐，心中不忍，便道：「只怕她不肯將寶劍借給我，何況要一直借到這裡。」小昭道：「那麼……那麼，你將我帶到她的跟前，請她寶劍一揮，不就成了？」張無忌笑道：「來說去，你還是要跟我上大都去。楊左使，你說咱們能帶她嗎？」楊逍心知張無忌既如此說，已有攜她同去之意…（頁 1028）

張無忌兩次因為小昭行動上的不方便，希望小昭留下，但小昭卻透過行動，清楚地讓張無忌知道自己不願意與他分開。同時，她很清楚張無忌不讓她隨行的動機完全都是為了自己好，所以一定要用讓張無忌無法拒絕的理由，一擊奏效。第一次，完美地運用女孩子對付男人最有效的眼淚攻勢，第二次，小昭了解到情勢更加危急，單以溫情與眼淚可能無法奏效，所以乾脆以向趙敏借倚天劍解開鐵鍊做為理由，再輔以惹人憐惜神情，心軟如張無忌者，如何能夠抵擋楚楚可憐的小昭苦苦哀求？

只是，同樣是使心機耍手段，對於小昭而言，她不求名利，不計較張無忌心中是否有她，只是單純地希望自己可以永遠陪在張無忌的身邊。所以，小昭的方式既不會讓人感到像周芷若這般的心驚膽跳，也不會讓人覺得與趙敏同樣地機靈狡頡，反而只是透露出一種惹人憐惜的苦楚，或許正因為小昭的性格如此，才會使其終究無法與張無忌共結連理，無法避免地成為一個悲劇人物。

性格內斂沉穩的小昭，在整部小說中，與張無忌的互動始終謹守主僕之間的分際，但其中卻有四處失態而流淚。第一次與第二次流淚如上所述，分別在光明頂祕道中以及西域的沙漠之中，第三次是出現在大都西城的客棧中，張無忌認為出海尋找謝遜吉凶難卜，想將小昭暫時寄託於趙敏府邸，第四次則是出現在海中的波斯船上，當時小昭已即將遠去波斯成為波斯總教教主，一見到張無忌隨即不能自己的掉下眼淚，而後最後一次服侍張無忌換衣裳時又再度激動流淚。這四次

中除開第二次是有些許耍手段的成分之外，其他三次毫無矯飾，純粹是真情實感，這自然是她的感情到了積聚極限，不能再壓抑自己情緒的緣故。其中，尤以第四次落淚格外令人心酸：

她手上拿著一套短衫褲，一件長袍，說道：「公子，我服侍你換衣。」無忌心中一酸，說道：「小昭，你已是總教的教主，說來我還是你的屬下，如何可再作此事？」小昭求道：「公子，這是最後的一次。此後咱們東西相隔萬里，會見無日，我便是再想服侍你一次，也是不能的了。」張無忌黯然神傷，只得任她和平時一般助他換上衣衫……小昭將頭靠在他寬廣的胸脯之上，低聲道：「公子，我從前確是騙過你的。我媽本是總教三位聖處女之一，奉派前來中土，積立功德，以便回歸波斯，繼任教主。不料他和我爹爹相見之後，情難自己，不得不叛教和我爹爹成婚。我媽媽自知罪重，將聖處女的七彩寶石戒指傳了給我，命我混上光明頂，盜取乾坤大挪移心法。公子，這件事我一直在騙你。但在我心中，我卻沒對你不起。因為我決不願做波斯明教的教主，我只盼做你的小丫頭，一生一世服侍你，永遠不離開你。我跟你說過的，是不是？你也應允過我的，是不是？」張無忌點了點頭，抱著她輕柔的身子坐在自己膝上，又吻了吻她。她溫軟的嘴唇上沾著淚水，又是甜蜜，又是苦澀。（頁 1238~1239）

小昭的第四次落淚，將她對於張無忌所有的感情與幽思混合交織，無可奈何的黯然神傷、付諸流水的過往情懷展露無遺。而此次一別，自此以後天各一方，永生難有再會面之時，往日一切一一湧上心頭，更是令人心酸。

筆者認為，本書中小昭流淚的次數不可少，若少了，則哀怨無奈就會力道減弱，也就感受不出小昭的深情意厚；但也不能再多，因為如此一來就壞了小昭堅毅清純的形象，反而會讓人感覺是矯揉造作，不受世人憐愛反遭人厭煩。因此這四次淚水寫得精緻，安排得當。一回比一回深情，一次比一次動人；而且這四次

流淚，第一次是感動所至，第二次暗含責備，第三次已感受到幽傷之情，到了第四次已是無窮無盡的苦楚，正好吻合小昭對張無忌的情感發展階段。只能說，金庸對於愛情描述的掌握，實在是多一分則太過，少一分則不足，無怪乎那麼多的評論者，都認為金庸作品對於情感的掌握十分精確。

然而，張無忌所認識到的「憐憫」，不能算是小昭真正需要人憐憫之處。她最需要同情憐憫的是：上輩人的債務壓在她稚嫩的肩膀上，使得她為人處事須處處小心，處處留神，即使心中有千萬種痛苦和委屈也不能傾訴，即使是面對著張無忌時，亦不能稍稍傾吐，只有獨自嚥下心頭，一人默默承受。

似她這般花兒般的年華，原應是在父母庇護下，無憂無慮開開心心成長，稍長後再經歷兒女情長的種種酸甜苦辣、喜怒哀樂。可是她卻必須超乎自己的年紀而承受太多的包袱，不能由著心性本源暢快地做與自身年紀相稱的事，不能淋漓盡致地表達自己的情意。

同樣不能表露自己的心意，但小昭卻與周芷若有著不同原因，周芷若不願對張無忌表露太多的愛意，似乎擔心反而被張無忌看清因而貶低自己；但對於小昭來說，不敢太多的表露，怕衝潰自己的心防底線，破壞自己原定計劃，反而貽害了母親。

因此，最終小昭只能無可奈何傷心流淚訣別張無忌而去，關於這點，雖然張無忌在感情上是較被動而隨波逐流的，但實在也不能過於苛責張無忌，畢竟小昭實在過於少年老成，而將自己的情意謹慎地加以掩飾；再者，只能說，實在是天意使然，張無忌雖然在開始時確實是粗心忽視了小昭綿綿情意，但在萬安寺一役結束後，兩人在大都西城的客棧中，張無忌其實已意識到自己對於小昭也有超乎一般主僕的情誼：

小昭脹紅了臉，道：「你陪趙姑娘一起，我更加要跟著你。」說了這兩句話，已急得眼中淚水盈盈。張無忌道：「為甚麼更加要跟著我？」小昭道：

「那趙姑娘心地歹毒，誰也料不得她會對你怎樣。我跟著你，也好照看著你些兒。」張無忌心中一動：「莫非這小姑娘對我暗中已生情意？」聽到她言辭中忱忱之誠，不禁感激，笑道：「好，帶便帶你去，大海中暈起船來，可不許叫苦。」小昭大喜，連聲答應，說道：「我要是惹得你不高興，你把我拋下海去餵魚罷！」張無忌笑道：「我怎麼捨得？」……

……小昭道：「你真正捨不得的人多著呢。峨眉派的周姑娘，汝陽王府的郡主娘娘，將來不知道還有多少。你心中怎會掛念著我這個小丫頭？」張無忌走到她面前，說道：「小昭，你一直待我很好，難道我不知道麼？難道我是個忘恩負義、不知好歹的人嗎？」……

……張無忌聽著她手上的鐵鏈偶爾發出輕微的錚錚之聲，只覺心中平安喜樂，過不多時，便合上眼睡著了。(頁 1118-1119)

顯然地，張無忌已慢慢察覺到自己的情感在變化，正因如此，他才會在小舟夢見「小昭一起也都嫁了自己」(頁 1194)，只是，此時大膽又率直的趙敏已然闖入他的世界，使他不由自主地被趙敏的濃濃情意完全迷住。小昭是不幸的，她最大的不幸是碰到趙敏這個無敵魔女，純情與嫻靜終究還是敵不過趙敏千萬般變化的魔力。

小昭身上其實集合了周芷若、趙敏、殷離三人諸多優點，同時又避開了三人性格中的缺陷：她有周芷若那般溫柔，但不似那麼高高在上，頗有些高傲；有殷離對愛情的執著專一，然而不偏執橫蠻，能寬厚和睦與各個姑娘相處，不生是非；智慧水準與趙敏不相上下，卻不會像趙敏逞能咄咄逼人，更不會出計捉弄人於股掌之上。

這些良好的品質使她與張無忌最相近，倆人最能相守和睦。但是小昭實在

太在意自己身世糾纏，太害怕重蹈母親後轍，進而過於克制自己情感。當張無忌面稱自己為「低三下四的奴婢」，大大折損自己品位。後來與張無忌同去中原又嚴守主僕界線，不僅壓抑了自己的情感，也壓制了張無忌對她情感地萌生。這就迫使堂堂身為明教之尊的張無忌收斂心思，不敢過多現出對小昭的情意，自然愛意也被扼殺。當張無忌將眼光投向他處並慢慢被吸引住後，身邊小昭不免遭忽視冷落。心中只剩下對小昭的「憐憫」，所見到的是：周芷若溫柔善良，殷離執著專一，趙敏聰明機智。

難道小昭是害怕嫁給張無忌後，偌大的中土明教竟會抵不過波斯明教，任由人家搶走本教教主夫人？亦或是害怕無法完成任務導致母親終究難逃波斯明教的火焚之刑？筆者認為唯一解釋是，小昭少年老成並愛母情深，同時不願讓母親的願望落空，所以在惟恐計劃出現缺漏，後患無窮的顧慮之下，只好深深地隱藏自己的濃烈情意，默默付出。

從全書氛圍看，小昭的故事只能是揮淚離去而終，別無他法。小昭清純個人形象是在與周芷若的高傲、殷離的橫蠻、趙敏的狡黠對比渲染而來。如果四人中張無忌只能娶一個，又沒人離去，這場愛情較量將是殘酷而慘烈的。不僅對張無忌形象有損害，於小昭好不容易建立的清純形象也是種損害。那麼如能為其設計一個很淒美而又能維持氛圍的故事結局豈不是更好。因此小昭必須離開，殷離必須離開，餘下兩名頂級高手趙敏、周芷若相互競爭就已足夠了。

小昭最大悲苦是：愛不得其愛，愛不得其終。小昭離去時對張無忌的種種叮囑和行爲，無不浸透深情與幽傷。故事仍在繼續著，愛情角逐仍在進行著，多少煩惱仍將繼續糾纏著張無忌，但小昭不會回來了，那個善解人意地小昭永遠也不會回來了。

佛洛姆說：「愛的首要意義是給予，而非接受」¹¹。如果說，紀曉芙為忠於楊逍而寧願選擇死亡，代表了對於愛情的堅貞與執著，那麼小昭為了張無忌的生命與未來，而一輩子必須忍受生不如死的空相思，就更加是愛情境界的最高表現。

¹¹ 佛洛姆著，孟祥森譯，《愛的藝術》，台北：志文出版社，1990年10月重排版，頁36。

周芷若、殷離和趙敏三人，帶給人們的是重新徹底而理性地思索愛情前前後後，以及其下隱藏的各方面的因素。越深究越覺得愛情不再簡單，匯集萬千學問於一身，如同大海中游泳稍微不慎便難靠岸，而後使人疲倦和迷惘，卻仍然覺得愛情不定與難測。惟有小昭才能釋然並舒緩緊縮的眉痕，享受其中流露出的純潔而溫情脈脈的情意，發現原來愛情也可以如此溫馨香醇。

第五節 又恨又愛—張無忌與趙敏的銘心刻骨之戀

趙敏是張無忌的四個女主角中最後出場的一位，也是最後與張無忌長廝守一生的女人，可是在《倚天屠龍記》之中，「趙敏出場甚遲，一直到小說中的情節已鋪陳了百分之六十一半以上她才登場，而且一出場後就成為極重要的人物，一直到全書結束為止。」¹²

趙敏出場的地點是在光明頂附近的西域沙漠之中，金庸是這樣形容女扮男裝的趙敏：

只見他相貌俊美異常，雙目黑白分明，炯炯有神，手中折扇白玉為柄，握著扇柄的手，白得和扇柄竟無分別。(頁 921)

趙敏從一出場就展現了其高明的謀略手腕。當時她巧扮男裝，與張無忌所率領的明教群豪，共同目睹一批朝廷官兵在光天化日下欺凌民間婦女，於是她命令手下「神箭八雄」搶在張無忌等人出手前，將這些漫無軍紀的官兵全數殲滅。這個舉動固然一方面是要整飭朝廷的腐敗風紀，但更重要的目的是要誘殺（擒）明教的重要首腦人物，而且她使用手法相當高明：以兩種本身沒有毒性的物品—奇鯨香木與醉仙靈芙—混合成劇毒，如果不是張無忌本身精於醫術與毒術，恐怕六大派都無法消滅的明教真的就此被朝廷所剿滅了。

¹² 同註 10，頁 177。

不僅如此，綠柳莊事件最後，為避免明教群豪的追擊，早先一步放火燒毀綠柳山莊；又為了誤導張無忌偷取假的「黑玉斷續膏」，她故意在阿二、阿三斷掉的骨骼上塗抹含有劇毒的「七蟲七花膏」，全然不顧二人的傷勢與性命；再將中原武林人士囚於萬安寺中，再派人冒充少林僧人到武當山出其不意地向張三丰偷襲，希望透過各個擊破的手腕瓦解江湖反抗朝廷的勢力。而在萬安寺事件以及武當山偷襲事件被張無忌破壞後，趙敏擅用時機從容退場等等，都在在顯示趙敏不僅胸懷謀略、不拘小節而且果斷明快，堪稱是整部《倚天屠龍記》眾多人物當中，最具備領袖氣質與政治長才的人物。

只是，如此富於謀略以及擅長掌握局面的女子，卻不慎與其原本設計要捕捉的獵物張無忌雙雙落入陷阱之中，這一變化不只是趙敏始料未及，最後的結果更是大大改變了兩人的命運。

在綠柳山莊的地牢內，張無忌為求脫身最後只好以九陽神功向趙敏的腳心搔癢，雖然讓人有殺雞用牛刀的感覺。但終於讓趙敏屈服，然而經過此事之後，在趙敏心中卻開始產生微妙的化學變化：

趙敏將腳一縮，羞得滿面通紅，幸好黑暗中張無忌也沒瞧見，她一聲不響的自行穿好鞋襪，在這一霎時之間，心中起了異樣的感覺，似乎只想他再來摸一摸自己的腳。(頁 939)

無疑地，張無忌在綠柳山莊的地牢中對趙敏的輕薄，是兩人感情得以發展的種子，這部份的原因其實與紀曉芙對於楊逍的愛情相似。畢竟，如果以傳統觀點來看，張無忌與趙敏兩人共處一室又有肌膚之親，趙敏的行動又完全被張無忌所控制，其實這樣的狀況與紀曉芙受制於楊逍是有些類似的。尤有甚者，對擅於運籌帷幄、發號施令的趙敏而言，生平以來恐怕也從未如此受制於人。因此，趙敏對於張無忌之所以產生情愫的原因，可能與紀曉芙相類似，一如倪匡所判斷：「趙敏以郡主之尊，養尊處優，至於極點，幾時曾受過他人的折磨，更遑論是陌生男

子的折磨。一旦被張無忌虐待，自然又恨又想念，就演變成了愛意。」¹³

趙敏不僅在政治與事業上具備謀略與野心，在愛情上她也同樣是勇於表達與追求，兼具智慧與熱情。她在綠柳山莊一別後即將暗藏七蟲七花膏解方的株花以及內嵌黑玉斷續膏的珠寶盒贈予張無忌，似乎也是在給予張無忌某種心意上的暗示，尤其是珠花，畢竟就是因為那個珠花，才使得張無忌與趙敏共同墜入陷阱。

同時，在經歷武當山以及萬安寺的激鬥之後，趙敏已漸漸意識到張無忌與自己的立場，其實正好處在對立的兩個極端上，毫無交集：

張無忌道：「趙姑娘，你別再跟我們為難了，把六大派的高手都放了出來，大家歡歡喜喜的做朋友，豈不是好？」趙敏喜道：「好啊，我本來就盼望這樣。你是明教教主，一言九鼎，你去跟他們說，要大家歸降朝廷。待我爹爹奏明皇上，每個人都有封賞。」張無忌緩緩搖頭，說道：「我們漢人都有個心願，要你們蒙古人退出漢人的地方。」

趙敏霍地站起，說道：「怎麼？你竟說這種犯上作亂的言語，那不是公然反叛麼？」

張無忌道：「我本來就是反叛，難道你到此刻方知？」趙敏向他凝望良久，臉上的憤怒和驚詫慢慢消退，顯得又是溫柔，又是失望，終於又坐了下來，說道：「我早就知道了，不過要聽你親口說了，我才肯相信那是千真萬確，當真無可挽回。」這幾句話說得竟是十分淒苦。（頁 1081-1082）

因此，為了使自己可以與張無忌不受世俗立場拘束的相處在一起，她故意開出了要向張無忌借謝遜的屠龍刀來看一看的條件，要讓兩人藉此遠離江湖恩怨、民族大義。這樣的作法固然因為金花婆婆強擄周芷若而產生了些許的變數，但大致上來說，以後見之明來看，趙敏的借刀之計確實是產生了一定的效果。而在張無忌受惑於波斯三使而身陷險境之際，她突然對著輝月使使出「玉碎崑崗」、「人

¹³ 同註 10，頁 183。

鬼同途」、「天地同壽」等三招同歸於盡、兩敗俱傷的打法，更使得她在張無忌心目中的地位急速上昇。

趙敏對於愛情的態度，或可由眾人逃難至小舟之上，謝遜反問趙敏為何要這樣拚命時，趙敏的回答窺見一二：

趙敏道：「他……他……」說到此處，頓了一頓，心中遲疑下面這句話是否該說，終於忍不住哽咽道：「他……誰叫他這般情致纏綿的……抱著……抱著殷姑娘。我是不想活了！」說完這句話，已是淚下如雨。（頁1192）

這一段趙敏對於張無忌的愛情表白，不僅是情之所至難以自己，而且是至真至誠的坦率。顯然，在趙敏的心目中，沒有種族門派之分，也沒有全是威名與門第功利的世俗雜念，相較於含蓄矜持的漢家女子而言，對於追求愛情更加地積極主動，並且是把愛情至於一切之上，甚至是犧牲生命亦在所不惜。趙敏跟張無忌本來是政治上的敵對關係，但自綠柳山莊以後，感情逐漸開始滋長，在經歷海外孤島歷險之後，愛情至上的趨勢已不可逆轉。因此，即令張無忌誤以為她是殺害殷離的兇手，她並沒有因此而改變其心志，反而以更堅定的語氣告訴張無忌：

不錯，從前我確想殺你，但自從綠柳莊上一會之後，我若再起害你之心，我敏敏特穆爾天誅地滅，死後永淪十八層地獄，萬劫不得超生。（頁1517-1518）

這誠然是最強烈的愛情宣言，同時，也傳達了趙敏對於張無忌一網情深的心意。趙敏對於張無忌的愛情，不僅是有著強烈的佔有慾望（從她使出拚命三招來看），更有著刻意的遷就迎合：

趙敏捧了兩個包裹，走進房來。張無忌道：「等了妳這麼久！不用換了，快去追敵人罷。」趙敏微笑道：「已等了這許多時候，也不爭在這更衣的片刻。我已買了兩匹坐騎，連夜可以趕路。」說著解開包裹，將衣褲鞋襪一件件取將出來，說道：「小地方沒好東西買，將就著穿，咱們到了大都，再買過貂皮袍子。」張無忌心中一凜，正色道：「趙姑娘，你想要我貪圖富貴，歸附朝廷，可趁早死了這條心。我張無忌是堂堂大漢子孫，便是裂土封王，也決不能投降蒙古。」趙敏歎了口氣，說道：「張大教主，你瞧這是蒙古衣衫呢，還是漢人服色？」說著將一件灰鼠皮袍提了起來。張無忌見她所購衣衫都是漢人裝束，便點了點頭。趙敏轉了個身，說道：「你瞧我這模樣是蒙古的郡主呢，還是尋常漢家女子？」……趙敏低聲道：「你心中捨不得我，我甚麼都夠了。管他甚麼元人漢人，我才不在乎呢。你是漢人，我也是漢人。你是蒙古人，我也是蒙古人。你心中想的儘是甚麼軍國大事、華夷之分，甚麼興亡盛衰、權勢威名，無忌哥哥，我心中想的，可就只一個你。你是好人也罷，壞蛋也罷，對我都完全一樣。」（頁 1304）

趙敏不僅是爲了張無忌放棄了自己原本的雄心壯志，甚至爲了避免讓張無忌背上弑叔的罪名，捨命與武當四俠過招，更因此被俞蓮舟打入深谷，險些送了性命。在那精采的搶婚大戰之後，兩人在前往少林寺的途中，巧遇哥哥庫庫特穆爾率領的騎兵隊，爲了不讓張無忌再離自己而去，她對哥哥坦言：「我就怕不能再見他。那我……我是不想活了。」（頁 1404），之後，張無忌受到玄冥二老偷襲而受重傷，爲了保住情郎的生命，趙敏不顧自己身上亦帶著重傷護在張無忌的身前，在父親汝陽王仍不肯罷手的情況下，她不僅真的將匕首刺進自己的胸口，更對著父親坦承自己的心意：

爹爹，事已如此，女兒嫁雞隨雞、嫁犬隨犬，是死是活，我都隨定張公子了……眼下只有兩條路，你肯饒女兒一命，就此罷休。你要女兒死，原也不費吹灰之力。（頁 1411）

照理說，趙敏與張無忌之間的淵源與緣份最淺，在愛情生成的背景當中其實是最為無望的。畢竟，比起環繞在張無忌身邊的其他三位姑娘當中，趙敏有著三個極為不利的先天因素：一是認識張無忌最晚；二是生為蒙古郡主，與張無忌是民族仇人，也是明教反叛的對象；三是她曾率領部屬得罪過漢人英雄，其中包括張無忌的師伯、師叔以及其他的親朋故舊。¹⁴但趙敏卻是最後陪伴在張無忌身邊的女人，這當中固然是冥冥之中命運的安排，但若細究，其實不難發現似乎與趙敏的民族個性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趙敏與張無忌之間的愛情發展迅速，除了綠柳山莊陷阱這個環境因素外，筆者認為還有幾個因素促成兩人之間的互相吸引：

第一、蒙古人對於英雄、勇士的愛慕。趙敏出自於蒙古貴族，蒙古人以武力取得四方土地，天生崇拜英雄。趙敏家世顯赫，父親更是英武了得，何況父親汝陽王又放任她帶領一批武林高手行走江湖，無疑地使趙敏從小便覺得自身非凡，眼界甚高。而張無忌年紀輕輕，武功蓋世，光明頂一役，更是令張無忌一夕間天下聞名，之後又成為明教教主。即令是處於對立的狀況下，對於當時熱衷於修習武學的趙敏而言，張無忌這樣的少年英雄，當然會青眼有加的給予關注。

第二、張無忌個性中的厚道真誠，溫暖了趙敏冰冷的戒心。在綠柳山莊陷阱中，以當時明教眾人身重劇毒，又面臨朝廷官兵圍剿的關鍵時刻，如要晚出去半分，外面明教眾將全軍覆滅，情況危急。但即使如此，張無忌對付趙敏的手法仍十分厚道，所用的手段比之趙敏折騰人的方法仁慈許多，並適可而止，對趙敏的身體與心靈幾乎完全沒有傷害。按趙敏原本想法，張無忌應是充滿「歹意」，什麼毒辣法子都會使出來。結果恰恰相反，張無忌走時還滿懷歉意請求趙敏原諒。因此，張無忌在那個危急時刻所展現出來的厚道真誠，對於趙敏來說反而能產生一種溫暖的感受；兩人第一次在大都的小酒店內喝酒談天時有一段對話即可充份表現張無忌的厚道真誠：

¹⁴ 陳墨，《視覺金庸》，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9月初版，頁144。

趙敏道：「……我問你：要是我殺了你的周姑娘，你對我怎樣？是不是要殺了我替她報仇？」

張無忌沉吟半晌，說道：「我不知道。」

趙敏道：「怎會不知道？你不肯說，是不是？」張無忌道：「我爹爹媽媽是給人逼死的。逼死我父母的，是少林派、華山派、崆峒派那些人。我後來年紀大了，事理明白得多了，卻越來越是不懂：到底是誰害死了我的爹爹媽媽？不該說是空智大師、鐵琴先生這些人；也不該說是我的外公、舅父；甚至於，也不該是你手下的那阿二、阿三、玄冥二老之類的人物。這中間陰錯陽差，有許許多多我想不明白的道理。就算那些人真是兇手，我將他們一一殺了，又有甚麼用？我爹爹媽媽總是活不轉來了。趙姑娘，我這幾天心裡只是想，倘若大家不殺人，和和氣氣、親親愛愛的都做朋友，豈不是好？我不想報仇殺人，也盼別人也不要殺人害人。」……張無忌道：「你殺一個人，自己便多一分罪孽。給你殺了的人，死後甚麼都不知道了，倒也罷了，可是他的父母子女、兄弟妻子可有多傷心難受？你自己日後想起來，良心定會不安。我義父殺了不少人，我知道他嘴裡雖然不說，心中卻是非常懊悔。」

趙敏不語，心中默默想著他的話。（頁 1080-1081）

第三、則是趙敏個性中所具備的強烈自信心以及不輕言放棄的鬥志。在趙敏的血液裡流淌著蒙古人強悍和豪氣的因子，自信憑個人實力一定能抓住張無忌的心，歸己所有。在河北小鎮中，儘管張無忌怒火攻心地認定趙敏是害死殷離的兇手而欲置她於死地，但最終的結果卻是：

張無忌停步轉身。說道：「趙姑娘，我曾答應過你，要給你做三件事。」

第一件是為你找屠龍刀，這件事算是做到了。還有兩件事未辦。你見我義父，那是非死不可。你還是走罷，待我替你辦了那兩件了，再去會我義父不遲。」

趙敏嫣然一笑，說道：「你在給自己找個不殺我的原因，我知道你實在捨不得我。」張無忌怒道：「就算是我不忍心，那又怎樣？」趙敏道：「我很歡喜啊。我一直不知你是否真心待我，現下可知道了。」張無忌歎了口氣，道：「趙姑娘，我求求你，你自個兒走罷。」（頁 1299-1300）

趙敏這種自信極致表現，則是在當愛情角逐仍進行勝負未分情況下，為情郎而開罪自己父兄，背叛整個家族。這種強者姿態遠非小昭、殷離、周芷若三人所能及，使得趙敏在氣勢上就先聲奪人，又能在爭奪戰中放開一切，鏗而不捨，自始至終，即令如上述引文時那般極度不利於自己的情境下，她對於張無忌的掌握仍可說是十分精準，姿態上雖然看似柔弱，但氣勢上反居上風，無怪乎吳靄儀形容趙敏的愛情是種「霸道的愛」。¹⁵

第四、則是趙敏非常擅長先觀察情勢，再決定採取何種態度回應張無忌。趙敏採用迂迴手法，狀似賣張無忌的好，取得好感後，再趁機提要求，張無忌多半答應。武當山上要張無忌允諾辦三件「不違俠義」的事，更可說是能夠讓兩人間感情可以持續醞釀的一大關鍵策略。此外，儘管趙敏聰敏與謀略都在張無忌之上，但趙敏往往只會在張無忌臨事一籌莫展時，才會站出來指點迷津，但通常只是點到即止的提示，具體細節仍由張無忌實施，既賣乖又肯定尊重張無忌的能力。少林屠師大會後，元兵圍困少林寺，就是趙敏在關鍵時刻提醒張無忌用《武穆遺書》力退元兵，得到武林群豪的尊敬。此外，在在努力製造與張無忌單獨相處地機會，趙敏亦遠比周芷若更懂單獨相處的珍貴和重要——避開他人，放下身份，平等相處。張無忌在沒有心理壓力下，交談時無拘無束，暢所欲言，久而久之所有心裡話全與趙敏傾訴，無形中引以為知己。小說中趙敏二次在大都小酒店中與張無忌的秉燭夜談，就是善用時機拉住張無忌，進入其內心世界，並藉此成功地拉近彼

¹⁵ 同註 6，頁 62。

此距離。

最後，當然是濠州城婚禮上張無忌隨趙敏離去，這是個決定性的關鍵，自此以後的一段日子，張無忌與趙敏患難與共，倆人之間的感情日益篤厚。而前文提到周芷若的一爪更是使得張無忌與趙敏間原本已日益薄弱的心牆一夕崩塌：一路上抱著趙敏行走的張無忌，內心漸漸發生微妙的變化：

趙敏靠在他肩頭，粉頰和他的左臉相貼，張無忌鼻中聞到的是粉香脂香，手中抱著的是溫香軟玉，不由得意馬心猿，神魂飄飄，倘若不是急於要去營救義父，真的要放慢腳步，在這荒山野嶺中就這麼走一輩子。（頁1399）。

同時，張無忌第一次以一個成熟男人的身份去竭盡心力去照顧趙敏，從中獲得未有過的心靈滿足，並開始懂得如何盡一份男人的義務和責任——這一過程很重要，標誌著張無忌由一個懵懂青年，逐步成長為一個心智完善的男人，為倆人愛情進一步發展提供必要與適應的心理基礎。當然，張無忌亦發覺出趙敏掩藏在倔強和狡黠下可愛的另一面：

趙敏抱著張無忌的頭頸，知道眾人已追不上，一顆心才算落地，嘆道：「總算我有先見之明，沒告訴你謝大俠的所在，否則你這個沒良心的小魔頭焉肯出全力救我……我既已決意跟著你吃苦，這位兄長嘛，遲早總是要得罪的。我只怕你不許我跟著你，別的我什麼都不在乎。」張無忌雖知她對自己甚好，但有時念及，總想這不過是少女懷春，一時意動，沒料到她竟是糞土富貴，棄尊榮猶如敝履，一往情深若此。低下頭去，但見她蒼白的臉上憔悴的臉上情意盈盈，說不盡的嬌媚無限，忍不住俯下頭去，在她微微顫動的櫻唇上一吻。（頁1405）

張無忌在小說的尾聲對周芷若說：「『小昭離我而去，我自是十分傷心。我表妹逝世，我更是難過。你……你後來這樣，我既痛心，又深感惋惜。然而，芷若，我不能瞞你，要是我這一生再不能見到趙姑娘，我是寧可死了的好。這樣的心意，我以前對旁人從未有過。』……『芷若，我對你一向敬重，對殷家表妹心生感激，對小昭是意存憐惜，但對趙姑娘卻是……卻是銘心刻骨的相愛。』」（頁 1645）這些張無忌對自我情感上的解剖很中肯，但他對趙敏僅以「銘心刻骨」來概括，則不免淺顯含糊。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張無忌對趙敏的情感很複雜，至少集合了對周芷若的敬重，對殷離的感激，對小昭的憐惜。也就是說，他對趙敏敬重、感激、憐惜皆有之。

因此，趙敏最後成為與張無忌相伴一生的伴侶，探究其根本原因，主要在於兩人性格間的互補性。趙敏性格狡詐、果斷而又善於應變，張無忌卻是性格厚道、優柔而又胸懷寬廣。對於趙敏而言，張無忌能夠提供給他無比的溫柔與關懷，而對於張無忌而言，趙敏的聰敏才智、應變以及觀察能力，則能為張無忌預警並提出好的建議指明路徑，自然彌補了張無忌先天個性上的不足。張無忌與趙敏的結合，於事業、於人生皆是大有益處。這種性格間互補性，最終引導兩人，由起初的敵對轉化為相處融洽地伴侶。

大陸的金學研究者楊金翠曾以傳統中國神話「七仙女」為原型¹⁶，指出趙敏與張無忌的愛情敘事，是仙女下凡的原型模式的演繹¹⁷，這樣的說法雖然過於偏頗西方哲學理論，但她指出「作為仙女原形的趙敏為了愛情，拋棄了她的民族、國家、地位和親情，與她的蒙古家族一刀兩斷後，被周芷若設計陷害，誣陷她下迷藥、殺蛛兒、奪寶刀、囚金毛獅王，為此受到張無忌的猜疑與拋棄。」¹⁸卻也清楚地歸納出趙敏在追逐愛情這一路上所吃的苦與付出的代價，較諸其餘三女似乎多得更多（三女中也沒有任何一人似趙敏以自己的身體與性命為張無忌擋下了那麼多次危機），所以，雖然張無忌對小昭、殷離、周芷若各有一種獨特的情感，

¹⁶ 所謂原型，源於柏拉圖的哲學概念，此處指一些反覆出現於作品中的意象或敘述母題。參考楊金翠，〈仙女下凡的原型模式—對《射鵰》三部曲中的愛情模式的解讀〉，載於《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學報》第 25 卷第一期，河南：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2006 年 2 月初版，頁 27。

¹⁷ 同註 16，頁 28

¹⁸ 同註 16，頁 29

並由此醞釀、昇華成相愛的緣由，但他對趙敏的情感更加複雜，更加矇矓，也更加令他著迷醉心。

第六節 結語

在《倚天屠龍記》第二十九回中有一個很有趣的情節，提到張無忌曾做了一場典型的春夢，夢見趙敏、周芷若、殷離、小昭四個姑娘一起嫁給了他，「在白天從來不敢轉的念頭，在睡夢中都成為事實，只覺得四個姑娘人人都很好，自己都捨不得和他們分離」（頁 1194）。這個夢境寫得非常地露骨，並無任何令人感到妙筆生花的感覺。但其真正值得注意之處在於金庸自此開始注重人物的心理、夢境與潛意識。這意味著在愛情或欲望的描寫方面，作者開始了對於人物心理的寫真，而張無忌的夢娶四美，似乎也等於是為日後《天龍八部》的段正淳、《鹿鼎記》的韋小寶奠定了原型的基礎。

張無忌的這場春夢，亦因此而成為許多評論家批評張無忌在感情上隨波逐流的主要證據。然而透過本章對於張無忌愛情故事的探討解析，我們卻可以發現，儘管張無忌確實在許多事的處理上似乎都是無可無不可，但在愛情上，張無忌種種的外顯行為與其說他是毫無主見，倒不如說是往往受限於情境而陷入為難的境地。

所以，如果我們深入地剖析即可理解，儘管張無忌在愛情的處理上同樣呈現出拖泥帶水的性格，但這只是因為過於受到情境枷鎖的擺佈所致，而其實在其內心深處的潛意識中卻是逐漸地清楚真正的愛情所在。所以，當他在與周芷若婚禮中決心隨趙敏而去後，他才會「不知如何，張無忌此刻心中甚感喜樂，除了掛念謝遜安危之外，反覺比之將要與周芷若拜堂成親那時更加平安舒暢，到底是甚麼原因，卻也說不上來，然而要他承認歡喜趙敏攪翻了喜事，可又說不出口」（頁 1398-1399）。

因此，由朱九真至殷離，由殷離至小昭，以及最後在周、趙二女間的兩難抉擇等種種的經歷，我們可以清楚地歸納得知，張無忌在周旋於眾女子時，其對於

愛情的心態其實是一直持續地隨著人生經歷的體驗而轉變：有了當中由天真無邪的真誠到隱藏身份的保護自己，再到意識到身份地位的區隔、最後則是民族大義與男女情愛的衝突糾葛，而這些轉變與經歷亦讓張無忌越來越能了解自己對於愛情的期許，而最終發現真愛的所在。因此，也許張無忌相較於傳統武俠小說中的男主角確實是較為優柔寡斷，但卻是更加貼近現實生活中的人們，也更貼近真實生活中愛情故事的面貌。



第四章 在無奈與矛盾中堅持不變的愛情

透過前三章的討論，筆者試圖由整個人物登場的順序、小說情節的安排以及故事發展的因果關係，呈現《倚天屠龍記》中主軸與其他愛情故事與敘事的多樣性及因果剖析。然而在《倚天屠龍記》中，愛情的敘事與發展呈現出它更複雜的一面，即人物之間的價值觀衝突與情感的拉扯。同時，在筆者前文的探討裏，多半集中在小說裏會清楚點出彼此間有明確互動的戀情。然而事實上，《倚天屠龍記》中還有幾段隱晦不明的愛情敘事，例如：郭襄對於楊過、宋青書對於周芷若、范遙對於黛綺絲、殷梨亭對於紀曉芙以及楊不悔對於殷梨亭。在這幾段的故事中，雖然金庸基於使故事發展的節奏更加緊湊與吸引讀者而未多加著墨，但平心而論，這幾個人物均因為愛情而使得自己的人生產生巨大的轉折。所以，從這樣的一個角度來看，即可看出愛情在整個《倚天屠龍記》中，佔據了何其重要的影響力。

是以，本章擬由愛情的矛盾為主要立足點，將所有的愛情敘事再做一個通盤的討論，藉以探求《倚天屠龍記》乃至於整體金庸作品中，愛情敘事意識的當代文學價值。矛盾的產生，往往在於愛情發生的同時與其他價值觀（諸如民族大義、親情、職責等等的社會責任）產生了嚴重的對立，這樣的情境常常使進入情愛狀況的人們必須面臨「兩難」的抉擇。所謂的兩難，其實是一種邏輯思維上的概念。「兩難境地」是指人處於某種狀態下前後進退難以選擇的境況，它是文學創作中，經常運用的表現手法，主要突顯出人物命運和人物心理在無法調和矛盾衝突的環境中，不能作出選擇。金庸的小說人物幾乎都有「兩難境地」的情況，也正是「兩難」氛圍的設置，使人物與「江湖世界」的未來，處於一種不確定的狀態之中，讓讀者在閱讀期待之心理因素下，欲罷不能，緊緊揪住讀者的心與閱讀興趣。¹而抉擇的產生，則又呈現了陷於兩難情境的當事人，心中彼此對立的價值觀角力結果的掙扎，情境的產生與心理、行為的掙扎往往也都能使得小說的人物更加的生

¹ 陳劍兵，〈從《倚天屠龍記》看金庸小說的情愛敘事意識〉，收錄於《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05年第三期，江蘇省：江蘇省社會科學研究院，2005年6月初版，頁64。

動，使小說的深度與可讀性更加地提升。

以下四節，筆者將分別由禮教、親情與職責等價值觀與愛情的衝突來加以探討。而在第四節則將針對在本書後半段最為精彩的愛情敘事—張無忌與趙敏、周芷若間的愛情糾結做一番深入的檢視，以期呈現《倚天屠龍記》在愛情敘事上，有別於其它武俠小說作品的獨特性。

第一節 愛情與禮教的矛盾

筆者在這裡所定義的禮教，主要指的是中國傳統社會中，用以規範人的行為舉止的價值規範，以及由之形成的各種社會習俗與傳統。以此觀之，禮教在《倚天屠龍記》中的呈現方式，不外乎倫理道德、門派（正邪）之分、男女之別以及胡漢之分等幾個主題。在《倚天屠龍記》中，關於禮教與愛情之間所產生的矛盾情境，依據小說中敘述的順序主要發生在郭襄、張翠山、紀曉芙、陽夫人、宋青書、張無忌等幾個人物身上。其中，除了張無忌的部分較為複雜，筆者擬於第四節中一併討論外，以下將針對上述人物的情境狀況加以分析討論。

1、郭襄

郭襄是這個議題中最早出現的人物，也是《倚天屠龍記》作為射鵰三部曲之末與前作最重要的銜接人物。她最主要的衝突出現在自己內心慾望與道德、情愛的衝突。郭襄對楊過有著至死不渝刻骨銘心的愛慕之戀，「歡樂趣，離別苦，就中更有癡兒女。君應有語，渺萬里層雲，千山暮雪，隻影向誰去？」（頁8）是她心中極度苦寂和嚮往的寫照。她一生只愛楊過，但是無奈楊過的眼中卻只有小龍女，要做「第三者」，一來楊過當然不會接受，二來傳統倫理道德業不允許，三來打破人家幸福生活橫刀奪愛的事，也非郭襄為人的行事作風，於是她只能浪跡江湖，進而不可，退又無法放下，但是她心裡其實非常明白：

其實，我便是找到了他，那又怎地？還不是重添相思，徒增煩惱？他所以悄然遠引，也還不是為了我好？但明知那是鏡花水月一場空，我卻又不能不想，不能不找。（頁 31）

雖然這般柏拉圖式的精神戀愛，成為支撐她繼續在江湖行走下去的主要力量，然而，這種內心慾望與道德的嚴重衝突對立，還是使她的心理備感煎熬。所以，她才被覺遠和尚所誦念的佛經經文：「由愛故生憂，由愛故生怖；若離於愛者，無憂亦無怖²」（頁 10）所深深吸引，並最終能夠領悟箇中道理，放下這種價值觀的矛盾與對立情境的我執，成為一派宗師。

2、張翠山

相對於郭襄的放下我執，跳脫情境，張翠山則是深深落入這種衝突情境泥淖中而無法自拔，最終只能以死求全的對比寫照。一如前文所討論的，代表武林正道的張翠山與邪魔外道的殷素素，雖然跨越正邪門戶之別地因愛結合，甚至有了愛的結晶。然而張翠山其實從來沒能跳脫禮教與愛情兩者的糾纏與矛盾，若不是在海上孤舟中，當謝遜與張翠山對決的關鍵時刻，殷素素故意不發銀針，那麼也許兩人最終能否結為連理就有待商榷了。

正因如此，關於張翠山的評價至為兩極：吳靄儀認為張翠山是《倚天屠龍記》中最具吸引力的男子，原因是張翠山「感情洋溢，容易動情，但在男女之間，又強行守禮自約」。³但是倪匡則認為張翠山的性格是莫名其妙：

在大眾面前，一定要努力維持形象，到了無人看見的時候，是怎樣的

² 出自唐代義淨法師（635-713）譯的《佛說妙色王因緣經》。意在說明：憂、怖出於愛的嫉妒、出於對失去愛的恐懼而產生的執念。

³ 吳靄儀，《金庸小說的男子》，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2月初版，頁87。

一個情形，反正沒有人看到，自然也無關緊要。⁴

不過，不論張翠山的評價為何，張翠山在愛情上的表現，確實明顯地呈現出「敢愛又不敢愛」⁵的特質。這主要是由於兩人在客觀事實上，確屬正邪兩個道德光譜的左右端，而在張翠山自己的主觀意識中，又深受傳統倫理道德要求男女分際的觀念所拘束。關於前者，筆者已在第二章深入討論，故在此不再贅敘，僅就後者提出分析。

在傳統倫理與愛情的矛盾上，可由兩人初識的場景窺見一二。

張翠山在兩人第一次在相遇時，「見對方竟是個女子，一愕之下，登時臉紅，站起身來，立時倒躍回岸」（頁 149），回到客棧後又想起「那少女的形貌，更在心頭拭抹不去」（頁 150），於是，在潛意識驅使下，張翠山又與殷素素見了第二次面，但這次卻是「見她清麗不可方物，為此容光所逼，登覺自慚，不敢再說甚麼，轉身躍上江岸，發足往來路奔回。」（頁 153-154），但是「奔出十餘丈，陡然停步……一時心意難定，在岸邊信步而行。人在岸上，舟在江上，一人一舟並肩而行。」（頁 154）

由此觀之，第一次見面時的「立刻躍回岸上」，很明顯的是基於男女之別以及害怕自己動心，證據就是回到客棧後的「那少女的形貌，更在心頭拭抹不去」。再一次見面時，既已知道對方是女子，卻又一看清楚對方「清麗不可方物」後，羞慚起來地再度回奔岸上，則是張翠山對殷素素的傾慕之情，真情流露。對一個已名滿天下的武當五俠來說，行爲這般的猶豫，足見當時在張翠山心中想必是天人交戰到一個無以復加的境地！

對於張翠山來說，禮教與愛情在他身上所呈現的衝突與兩難或可由下列兩段敘述中得到充份的理解：

⁴ 倪匡，《再看金庸小說》，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7月2版1刷，頁156。

⁵ 同註3，頁157。

殷素素低聲道：「在人間，在海底，我或許能和你在一起。但將來我二人死了，你會上天，我…我…卻要入地獄。」……「我知道的，我這一生做的惡事太多，胡亂殺的人不計其數。」張翠山一驚，隱隱覺得她心狠手辣，實非自己的佳偶，可是一來傾心已深，二來在這九死一生的大海洋中，又怎能計及日後之事？安慰她道：「以後你改過向善，多積功德，常言道：知過能改，善莫大焉。」（頁 222）

殷素素道：「五哥，我有句話問你，你可不許騙我。倘若咱們是在陸地上，沒經過這一切危難，倘若我也是這般一心一意要嫁給你，你也仍然要我麼？」張翠山呆了呆，伸手搔搔頭皮，道：「我想咱們不會好得這麼快，而且，而且……一定會有許多阻礙波折，咱們的門派不同……」（頁 234）

由此可見，張無忌雖然深愛著殷素素，然而傳統社會給予他的各種世俗約束始終存在，張翠山在世俗規範的禮教以及愛情之間，從來不曾主動的抉擇，而只是被動的順從。所以，當他在海上與殷素素同舟時，無意間接近了殷素素，他馬上警戒自己要作守禮君子，正襟危坐，但心中卻又心猿意馬。所以，當他得知殷素素曾經殺過許多不該殺的人時，在他心中雖然拿著一把道德的尺衡量殷素素的行為，但又因為環境因素選擇暫不處理。另一方面，張翠山與殷素素的愛情之所以可以進展得如此神速，主要的原因是在於社會習俗的制約在冰火島無法產生效用，而一旦回到中原社會，即令沒有外部力量實際對他產生壓迫，自己內心的情感與外在的道德又會產生矛盾對立，最終在兩方都令他感到難以割捨之際，只好選擇以自殺方式結束生命。

倪匡先生曾尖銳的指出張翠山的自殺是矛盾的，因為早在兩人相識之初，殷素素其實已將俞岱巖受傷始末乃至於龍門鏢局滅門血案的真相非常地清楚向張翠山說明，殷素素未說明者，其實僅有以蚊鬚針暗器先暗算俞岱巖一事而已，以此

來看，將這全部的罪過盡數算在殷素素身上似乎頗不合理⁶。但筆者則認為張翠山的自殺卻恰恰說明了做爲一個不善於抉擇的扁平人物⁷，他在面臨師兄弟親情、信守與謝遜間結義之情與至愛伴侶間嚴重衝突又無法調和的情況下，只能以毀滅自身來逃避「選擇」所可能帶來的痛苦與掙扎，若以此來看，張翠山在個性與人格上確實是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3、紀曉芙與陽夫人

紀曉芙與陽夫人是這種情境矛盾下，最悲涼的寫照。這兩人在情境中有著類似的條件：首先，兩人均在禮教與愛情的矛盾對立中選擇了愛情，並爲此付出了生命；其次，兩人同樣都是徘徊於兩個男人之中，也同樣因愛而違反戒律，做了當時社會所不能允許的行爲。但兩人也有截然不同之處：紀曉芙在面臨重要抉擇時，其實態度是相當堅定而剛毅的，她的悲劇是輕薄男子楊逍與價值觀偏執的師父滅絕師太所共同造成的；而陽夫人的悲劇卻是由於自己性格的優柔寡斷，游移於兩個男人之間無法決定而最終誤人誤己。

不可否認的是，這兩位女子的悲劇其實是時代與社會壓力造就而成的。對於陽夫人來說，她最悲哀的是她愛上了兩個男人，而這在古代男尊女卑的社會中是絕對不能被容許的。至於紀曉芙，她的遭遇更加令人心酸亦令人敬佩，因爲她的遭遇其實全然並非出於自願，因姦成孕的本身其實已必需承擔莫大的社會異樣眼光，從一個受害人的角度，她大可以在師門面前將一切過錯推給楊逍，但紀曉芙卻堅持對自己誠實，甚至受到威脅利誘都不爲所動；終於被師父所殺。同樣是在愛情與禮教矛盾對立的情況下選擇死亡，紀曉芙較諸陽夫人在小說中種種行爲所展現出來的特質，紀曉芙多了幾份對於愛情的信仰；較諸張翠山，紀曉芙則是更有勇氣面對世人異樣的眼光，更有意志堅持自己於道德倫理上的堅持。

⁶ 同註 3，頁 158-159。

⁷ 扁平人物 (flat character) 在十七世紀叫做「性格人物」，在最純粹的形式中，他們依循著一個單純的理念或者性質而被創造出來。參考佛斯特著，李文彬譯，《小說面面觀》，台北：志文出版社，2002 年 1 月新版一刷，頁 92-93。

4、宋青書

同樣面臨了愛情與禮教對立矛盾的情境，宋青書的行爲，則可視爲當中最負面的示範。

宋青書是武當七俠之首宋遠橋的獨生子，「眉目清秀，俊美之中帶有三分軒昂氣度」（頁 700），乃是武當第三代弟子當中出類拔萃的人物，在六大派圍攻光明頂時，青翼蝠王韋一笑二度偷襲峨嵋派時，他先是指揮若定的阻止韋一笑繼續戲耍峨嵋派門人，而入耳不忘的特質也深獲滅絕師太的稱讚，甚至得到她親自指點武功，宋青書所具備的氣宇不凡，由此可見一般。

宋青書暗戀周芷若本來沒有什麼太大問題，畢竟兩人門當戶對，而且年紀相若。但偏偏宋青書違反了禮俗一跑去偷窺峨嵋諸女弟子的住所，被師叔莫聲谷發現，於是就像滾雪球一樣，本來只是一件小事，爲了隱瞞小事，就再做了一些更嚴重的事，到了最後雪球越滾越大。宋青書先是在石岡被莫聲谷追上，在比武落敗後又殺出一個陳友諒從中暗算莫聲谷，終於先釀成以侄弑叔的亂倫大罪，然後又受制於陳友諒，差點就犯下毒害師門的滔天大罪。到了最後，宋青書成爲周芷若名義上的丈夫，可是他什麼也沒有得到，在少林寺的屠獅大會上，宋青書更被逼得只能喬裝打扮，一個本來前途似錦的年輕人竟然落得不能以真面目示人，最終更被二師叔俞蓮舟以「雙風冠耳」打成殘廢，造化之弄人，令人唏噓不已。

乍看之下，宋青書在《倚天屠龍記》中的行徑，正好詮釋了「由愛故生憂，由愛故生怖」。然而，若再更深層的分析其行爲即可發現，宋青書的無法自拔，更重要的原因在於他的自私與自負。他被莫聲谷發現偷窺，雖是違背禮教之舉，但充其量只是一時把持不住情慾之心，根本算不上是滔天大罪，何況是自己犯錯在先，本來就不該與師叔動手，而就算是陳友諒出手偷襲莫聲谷，如果宋青書沒有殺人滅口之心，也不會有弑叔之事發生。因此這種種的行爲只能解釋成宋青書自視甚高，不容許別人指責他曾犯下的錯誤。另在河北的山間，陳友諒與丐幫長老逼迫宋青書前往武當山對張三丰等人下毒，宋青書原本不願意答應，但一看到屬

於周芷若的鐵指環，他隨即改變態度，表示願意配合陳友諒，則是呈現了宋青書雖然自幼即接受良好的教育，給予人知書達禮、氣宇軒昂的形象，可是一旦面臨愛情、禮教、情理以及情義的對立衝突時，所有的一切價值觀都無法與愛情相提並論。而在光明頂上，宋青書明知「自己倘若擊死這個少年，周芷若必定深深怨怪，可是妒火中燒，實不肯放過這唯一制他死命的良機。」(頁 886)，則完完全全暴露出宋青書的愛情是絕對的自私，只要自己能夠得到幸福，其他所有的事都不重要，以此來看，宋青書與成崑其實同樣都是倒慾為愛的最佳寫照。

第二節 愛情與親情的矛盾

這裡所謂的親情是泛指父母之情與民族血緣。不過，正如金庸自己在《倚天屠龍記》後記中所提及的，在本書所敘述的親情，其實較為深刻的反而是在張三丰對於張翠山、謝遜對於張無忌間的父子摯愛。即令如此，在《倚天屠龍記》中，仍存在著愛情與親情產生對立矛盾的情境，這部分主要集中於小昭、趙敏兩個人物身上，尤其是小昭，由於受到親情的制肘，使她自始至終對於張無忌的愛只能壓抑成綿綿細雨，無法形成氣勢磅礴的狂風暴雨。

1、小昭

小昭是一個極端壓抑自己性格的女子。這部份主要是由於幼時的成長經驗而來的：

我年幼之時，便見媽媽日夜不安，心驚膽戰，遮掩住她好好的容貌，化裝成一個好醜樣的老太婆。她又不許我跟她在一起，將我寄養在別人家裡，隔一兩年才來瞧我一次。(頁 1239)

小昭的愛情嚴格說來不僅與親情產生了衝突，也與她肩膀上被賦予的任務產生了衝突，只不過，小昭的重大任務其實主要是來自於她的身世。因此對於小昭而言，發生在她身上的價值觀衝突，主要還是來自於對於母親黛綺絲的孝心，以及對於張無忌的愛戀。所以，在波斯人的船上，她才會這樣對張無忌說：

公子，我從前確是騙過你的。我媽本是總教三位聖處女之一，奉派前來中土，積立功德，以便回歸波斯，繼任教主。不料他和我爹爹相見之後，情難自己，不得不叛教和我爹爹成婚。我媽媽自知罪重，將聖處女的七彩寶石戒指傳了給我，命我混上光明頂，盜取乾坤大挪移心法。公子，這件事我一直在騙你。但在我心中，我卻沒對你不起。因為我決不願做波斯明教的教主，我只盼做你的小丫頭，一生一世服侍你，永遠不離開你。（頁1238-1239）

小昭無疑是張無忌的四個女人中最身不由己的一位，她無法如殷離那般可以堅持自己的信念，執著的追尋心中的張無忌；她也不像周芷若雖然心中有著許多掙扎，但終究所有的選擇都可以由自己決定，而非受外部力量的壓迫；更不能像趙敏那樣完全依循自己的意志跟隨張無忌行走江湖，追求自己的愛情。因為從她懂事以來，她所看到的世界就是充滿了恐懼與壓抑：一方面看到母親因為恐懼災禍而必須低調而不斷地隱藏自己，一方面她也必須忍受與親人分離的孤單寂寞，承受遠非她年紀所該承受之心理煎熬。

小昭至光明頂成為楊不悔的丫鬟後，又開始經歷另一種心理與生理的考驗，那就是必須時時裝醜，並且接受楊逍父女如影隨形的種種監視與精神虐待。可想而知，對當時年僅 12、13 歲的小昭而言，讓她能夠做到如此超乎自己年齡該有的表現，除了自己本身具備的堅毅性格外，母親黛綺絲在精神上給予她的支持力量必然也是原因之一。因此，在小昭的內心深處，親情無可厚非地必然佔據了最重要的位置。

同時，誠如前文所探討過的，張無忌對於小昭而言，正是唯一伸出溫暖關愛的雙手，將她自冷漠險惡的江湖汪洋中，把她拉上岸的勇士，在此之前，除了黛綺絲外，根本從來沒有人在意過她的生死安危。因此，張無忌的幾次以己身保護小昭，就好像周芷若在漢水畔餵張無忌吃飯一樣，是一生永遠無法忘懷的回憶。所以對於小昭來說，愛情與親情兩者間的對立，成為她人生當中最無法面對的為難。

小昭最痛苦的抉擇，當然是在海上張無忌等人座船被波斯人鑿破而面臨生命危險時，黛綺絲力勸小昭擔任波斯總教的教主：

「綺絲幾哩咕嚕的向小昭說起波斯話來，小昭也以波斯話回答，兩人一問一答，臉上神色變幻不定。只見小昭向張無忌瞧了一眼，雙頰暈紅，甚是靦腆。黛綺絲卻厲聲追問。兩人說了半天，似乎在爭辯甚麼，後來黛綺絲似乎在力勸小昭答應甚麼，小昭只是搖頭不允，忽向張無忌瞧了一眼，歎了口氣，說了兩句話。黛綺絲伸手摟住了小昭，不住吻她。兩人一齊淚流滿面。小昭抽抽噎噎的哭個不住，黛綺絲卻柔聲安慰。(頁 1233)

嚴格說來，小昭的悲劇可說是黛綺絲一手造成的。如果黛綺絲與韓千葉結為連理後選擇隱姓埋名，過著一般人的生活，或者小昭可以擁有一個溫暖的家庭，黛綺絲與韓千葉亦可以白頭偕老，但黛綺絲卻偏偏選擇繼續闖蕩江湖，終於被波斯總教鎖定為調查的對象，惹禍上身。於是小昭注定要一輩子身不由己，有家人卻不能依賴，有情人卻不能廝守，小昭的嘆息，不僅是對人生最深沉的絕望，也是對命運女神最痛苦的屈服。小昭在《倚天屠龍記》中愛情形式的表現中代表了一種絕對的、無私的奉獻精神，也是《倚天屠龍記》眾多愛情故事中，唯一做到「兩全」的一位。

2、趙敏

相較於小昭的絕對奉獻，同樣陷入親情與愛情對立矛盾情境的趙敏，則是代表絕對的積極與霸道。對於趙敏來說，與張無忌的愛情所產生的價值觀對立，主要有親情以及因之而來的民族大義與職責任務。

較諸小昭，趙敏與張無忌之間所存在的問題更加複雜，而這一切主要來自種族、身份以及與之密不可分的一身為元朝政府的紹敏郡主，以消滅江湖上反政府的力量為主要職責—但是，雖然趙敏生而為權貴，且在故事中登場之初，她統率一批高手用計囚禁六大派高手於萬安寺，並將少林派上下僧眾全數擄去了萬安寺；同時在大都的酒店內自陳「我的祖先是成吉思汗大帝，是拖雷、拔都、旭烈兀、忽必烈這些英雄。我只恨自己是女子，要是男人啊，嘿嘿，可真要轟轟烈烈的幹一番大事業呢。」（頁 1081）她卻反而似乎對權位沒有特別的眷戀，也許正因為她是個女子，而在她與張無忌把酒言歡中，她也已經將心意明顯的吐露無疑：

張無忌道：「趙姑娘，你別再跟我們為難了，把六大派的高手都放了出來，大家歡歡喜喜的做朋友，豈不是好？」趙敏喜道：「好啊，我本來就盼望這樣。你是明教教主，一言九鼎，你去跟他們說，要大家歸降朝廷。待我爹爹奏明皇上，每個人都有封賞。」張無忌緩緩搖頭，說道：「我們漢人都有個心願，要你們蒙古人退出漢人的地方。」

趙敏霍地站起，說道：「怎麼？你竟說這種犯上作亂的言語，那不是公然反叛麼？」

張無忌道：「我本來就是反叛，難道你到此刻方知？」趙敏向他凝望良久，臉上的憤怒和驚詫慢慢消退，顯得又是溫柔，又是失望，終於又坐了下來，說道：「我早就知道了，不過要聽你親口說了，我才肯相信那是千真萬確，當真無可挽回。」……「有時候我自個兒想，倘若我不是蒙古人，又不是甚麼郡主，只不過是像周姑娘那樣，是個平民家的漢人姑娘，那你或許會對我好些。」（頁 1081-1082）

由此可見，趙敏對於張無忌的愛，超越種族之界限、跨越官兵與強盜之分野，對於趙敏來說，即令明教眾人爲了營救六大派高手而誤使父親汝陽王的愛姬喪命，又或者是將她精心計劃才得以全數軟禁於萬安寺的六大派高手全部救走，這些仍完全比不上與張無忌一起出海更加重要，而她甚至還恭喜張無忌「當今中原武林，聲望之隆，自是無人再及得上你了。」(頁 1120)。由此即可見，雖然兩人在先天上有著種族上的仇恨、分屬統治者與反抗者的對立陣營、同時在身份上更是門不當戶不對，但這諸多因素全然不能阻撓她在愛情上的勇往直前，也不曾令她有所遲疑，顯見上述種種先天上的不同均不是真正令她產生兩難與矛盾心態掙扎的主要因素。

對於爲愛勇往直前的趙敏來說，最主要的價值觀衝突的情境主要還是在親情上，亦即趙敏與其父汝陽王察罕特穆爾與其兄庫庫特穆爾之間的互動。汝陽王察罕特穆爾是元朝的兵馬大元帥，「執掌天下兵馬大權，智勇雙全，是朝廷中的第一位能人，江淮義軍起事，均被他遣兵撲滅。義軍屢起屢敗，皆因察罕特穆爾統兵有方之故。」(頁 1052)，而庫庫特穆爾「精明能幹，不在乃父之下」(頁 1100)。小說中亦曾指出，成崑與汝陽王的合謀剿滅江湖上的門派幫會以穩定元朝的政權⁸，然而在小說第三十四回末段，以消滅反政府勢力爲己職的汝陽王明知張無忌是魔教教主，而且身受重傷之際，卻放過了誅殺此重要反叛頭子的最佳良機，想當然耳，這當中的根本原因是趙敏以身相護、以死相脅，但小說中的整段敘述卻也清楚地道盡了父女間的深厚情誼：

汝陽王怒道：「敏敏，你可要想明白。你跟了這反賊去，從此不能再是我女兒了。」

趙敏柔腸百轉，原也捨不得爹爹哥哥，想起平時父兄對自己的疼愛憐惜，心中有如刀割，但自己只要稍一遲疑，登時便送了張無忌性命，眼下只有先救情郎，日後再求父兄原諒，便道：「爹爹，哥哥，這都是敏敏不好，你……你們饒了我罷。」汝陽王見女兒意不可回，深悔平日溺愛太過，放

⁸ 參考本書頁 1052-1057 范遙敘述自己隱身汝陽王府經過。

縱她行走江湖，以致做出這等事來，素知她從小任性，倘加威逼，她定然刺胸自殺，不由得長歎一聲，淚水潸潸而下，嗚咽道：「敏敏，你多加保重。爹爹去了……你……你一切小心。」趙敏點了點頭，不敢再向父親多望一眼。汝陽王轉身緩緩走下山去，左右牽過坐騎，他恍如不聞不見，並不上馬，走出十餘丈，他突然回過身來，說道：「敏敏，你的傷勢不礙麼？身上帶得有錢麼？」趙敏含淚點了點頭。汝陽王對左右道：「把我的兩匹馬牽給郡主。」左右衛士答應了，將馬牽到趙敏身旁，擁著汝陽王走下山去。（頁1411-1412）

金庸在此展現了對於人性的深刻描繪：汝陽王在此短短片刻中所展現出來的情緒轉換，先是憤怒，然後是後悔，而後又是懼怕趙敏真的以身殉情，最後只好被迫接受事實，而最後對於趙敏傷勢的關心等等，更都是充分地表露了一個父親對於女兒的慈愛與關懷。而趙敏的不敢再多向父親多望一眼，更是訴盡了害怕自己因此心軟，又心知自己這樣辜負了父親的期望的心態，短短的一句描寫，卻蘊含了千言萬語的感觸，金庸對於人物性情與情感的掌握能力之精確，由此可見一般。

可想而知的是，趙敏雖心知經過這次的抉擇之後，可能父女從此無法再相認，但在她的內心深處，其實應該還是抱著一絲絲的希望可以得到父親的接受與祝福，所以在少室山下才會對易三娘說出了「過得三年兩載，我們有了……有了娃娃，再回家去，爹爹就是不肯也只好肯了。」（頁1437）這樣的說詞。

整體來說，雖然在小說中，並未針對汝陽王與趙敏的父女之情做出更多敘述，然而可以確定的是，縱使趙敏對於愛情的執著與付出是如何的不惜犧牲一切，至少可以確定的是，對於親情的割捨勢必是趙敏心中最大的遺憾。

第三節 愛情與職責的矛盾

在《倚天屠龍記》中對於愛情與其他價值觀的矛盾情結中，職責與愛情的矛盾，應該算是最多也著墨最深的環節。所謂的職責，其實有狹義與廣義兩層定義，狹義來說，就是指個人因其職務而被團體與組織所賦予的任務；就廣義來看，則是指依個人職業而被賦予的社會期望，以及依據團體與組織的宗旨與使命，做為其成員理應承擔之任務與遵守之理念。

依據這樣的劃分，在《倚天屠龍記》中，發生廣義的職責與愛情矛盾的情境主要有以下的幾段情節：在張翠山與殷素素的愛情中，主要出現的是名門正派與旁門左道的對立；而胡青牛與王難姑之間，則是身為醫生卻因為妻子而立下了非明教人不救的古怪規定；在陽頂天與陽夫人的故事中，是陽頂天做為教主卻因為愛情而違反教規；最後則是張無忌與趙敏的愛情之間，所產生的強盜與官兵的宿命對立。在廣義的職責與愛情衝突的情境中，對於當事人而言，往往職責對愛情能夠產生的影響力是比較弱勢的，因為對於他們來說，愛情的牽制力往往是來自於社會期望，因此一旦社會價值對於當事人自己的行為約束力不夠（例如張翠山與殷素素流落至冰火島），或者當事人不在意社會眼光（例如胡青牛的特立獨行，又或如趙敏的漫不在乎），那麼這樣的矛盾對於愛情的影響力就會大幅降低，甚至是蕩然無存。

狹義的職責與愛情矛盾的情境則不然，因為這當中所涉及的，往往是人與人之間的承諾與信任，更貼切的說，是一種自然契約的關係，其中除了責任，往往也具備了一定的利益或者情感關係。因此它雖然不必然具備了社會期望以及因之而來的社會約束力，但卻更加地複雜，也更容易在與愛情產生矛盾時，對愛情的滋養產生一定程度的拉扯力。

在《倚天屠龍記》中，產生狹義的職責與愛情矛盾情境主要有黛綺絲與小昭身為波斯明教聖處女，卻無法控制自己愛上韓千葉與張無忌；以及滅絕師太殉道

前夕逼迫周芷若接掌峨眉派掌門這兩線的伏筆。關於黛綺絲與小昭的愛情矛盾，前文已深入探討，筆者在此擬不再贅談，在本節的後段將主要以周芷若與發生在其身上的職責與愛情的矛盾來進行探討。

比較坊間對於《倚天屠龍記》中的愛情研究，不難發現，儘管趙敏才是張無忌最後的伴侶，但是，周芷若卻是吸引最多人討論的對象：吳靄儀在其《金庸小說的女子》中，將她排在陰險狠毒的第一位，認為她「鬼魅味道令人想起梅超風」，是個「精神極度困擾的女子」⁹；倪匡則認為她是「金庸筆下最不可愛的女人之一，比阿紫還難對付」，她不但是「暗地裡弄陰謀，也有己無人」¹⁰；陳墨則認為她「乖巧伶俐，善於做作表演」¹¹。周芷若會引起那麼多的討論，其實並不難理解，畢竟早年在漢水畔小舟上餵食張無忌的那個清雅秀麗的小女孩，到了故事的最後居然成了城府極深的陰謀者。因此，潘國森認為這就是為何在《倚天屠龍記》第四冊扉頁上的印章選用了清人鞠履厚的「可是當年人面」的原因之一。¹²

在小說中，周芷若的表現產生如此巨大的變化，主要的原因當然就是在大都的萬安寺中，滅絕師太決定自殺前，讓她發毒誓，一定要利用自己的美色和張無忌對她的好感，設法找到屠龍刀與倚天劍，但又絕對不能對張無忌產生真情、更不能結為夫婦。除此之外，更希望周芷若做到使「峨眉派武功領袖群倫，蓋過少林、武當，成為中原武林中的第一門派。」（頁 1094）滅絕師太危急當中挑選了周芷若擔任接班人，除了認為她的悟性極高，未來「不可限量」（頁 1089）以及察覺到張無忌對於周芷若有著不同的情感，只要周芷若與張無忌繼續維繫曖昧狀態，就有可能找到機會得到屠龍刀外，筆者認為周芷若在光明頂一役與受困在萬安寺時，所表現出來的堅毅與機智也是原因之一，畢竟滅絕師太所交付的任務當真過於艱難，沒有堅強的意志力是無法一一達成的。

倪匡認為，「周芷若的所作所為，都是不能原諒的」，同時更指出，「周芷若唯一值得同情之處，是她的上面有一個滅絕師太在壓著她，做他不願意做的事。可

⁹ 吳靄儀，《金庸小說的女子》，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2月初版，頁96。

¹⁰ 同註4，頁217。

¹¹ 陳墨，《金庸小說人物談·上》，台北：風雲時代出版社，2001年10月初版，頁299。

¹² 潘國森，《解析金庸小說》，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8月初版，頁177。

是周芷若卻也沒有怎麼反抗過。」¹³。倪匡的說法當然有點以今貶古，同時也過於偏頗主觀，但卻也很明確的點出了小說後半段的周芷若，其實面臨了嚴重的職責與愛情的對立矛盾，而這也就可以說明為何周芷若在孤島上，明明有機會與心愛的張無忌擺脫所有社會價值的束縛長相廝守，卻偏偏要一方面與張無忌情意纏綿私定終身，卻又另一方面又單獨居住，趁機修練九陰真經了。

陳墨認為周芷若最大的問題，在於周芷若期盼的是「『革命生產兩不誤』，事業愛情雙豐收。」¹⁴，筆者認為在一定程度來說，這樣的觀點是較為合理的推斷，否則，她既已取得藏於倚天劍與屠龍刀中的九陰真經與武穆遺書，大可在回到中原之後，直接返回峨嵋派，又何必與張無忌繼續走在一起，甚至是舉行婚禮，承受張無忌的棄婚之辱？否則，她何必在明知宋青書犯下了弑叔的滔天大罪，還故意找宋青書假結婚，藉以使張無忌產生愧疚之心，好讓自己在少林寺的屠獅英雄會得以勝出？又何以假靜迦師太之手企圖殺害謝遜滅口？這一切的舉動都只更加說明了周芷若既希望讓自己在武林揚名立萬，好達到滅絕師太希望峨嵋派在武林上超越少林、武當成為武林第一門派的心願，而於此同時又希望自己可以與張無忌結為連理。

只是，正如金庸在小說後記所提出的「周芷若和趙敏都有政治才能」（倚天屠龍記·後記），以及陳墨所說的「抱負遠大」¹⁵，周芷若之所以被眾多評論者視為陰險狠毒，除了職責與愛情的對立矛盾外，她還對於權力有著非凡的抱負以及執著。這可由張無忌與周芷若在大都客棧中的一段對話看出端倪：

張無忌歎了口氣，覺得她所言確甚有理，伸臂輕輕摟住她柔軟的身子，柔聲說道：「芷若，我只覺世事煩惱不盡，即令親如義父，也教我起了疑心。我只盼驅走韃子的大事一了，你我隱居深山，共享清福，再也不理這塵世之事了。」周芷若道：「你是明教的教主，倘若天如人願，真能逐走了胡虜，

¹³ 同註 4，頁 217。

¹⁴ 同註 11，頁 304。

¹⁵ 同註 11，頁 293。

那時天下大事都在你明教掌握之中，如何能容你去享清福？」張無忌道：「我才幹不足以勝任教主，更不想當教主。要是明教掌握重權，這一教之主，更非由一位英明智哲之士來擔當不可。」周芷若道：「你年紀尚輕，目下才幹不足，難道不會學麼？再說，我是峨嵋一派的掌門，肩頭擔子甚重。師父將這掌門人的鐵指環授我之時，命我務當光大本門，就算你能隱居山林，我卻沒那福氣呢。」（頁 1368-1369）

從上述的對話可知，對於張無忌而言，「天下」、「霸業」、「名聲」並不是他追求的目的，也不會讓他想要花心思去學習，但對於周芷若而言卻恰好相反，因為她一心想要將峨嵋派發揚光大，使之領袖武林。因此，縱使張無忌無心戀棧名利，周芷若卻不作此想。而在張無忌一行人看完皇帝遊皇城返回客棧後，張周兩人與韓林兒的一段對話更可看出周芷若對於權力有著比起一般人更大的欲望：

周芷若歎道：「彭大師這話當真半點不錯，你怎能輕身冒險？要知待得咱們大事一成，坐在這彩樓龍椅之中的，便是你張教主了。」韓林兒拍手道：「那時候啊，教主做了皇帝，周姑娘做了皇后娘娘，楊左使和彭大師便是左右丞相，那才教好呢！」周芷若雙頰暈紅，含羞低頭，但眉梢眼角間顯得不勝歡喜。

張無忌連連搖手，道：「韓兄弟，這話不可再說。本教只圖拯救天下百姓於水火之中，功成身退，不貪富貴，那才是光明磊落的大丈夫。」彭瑩玉道：「教主胸襟固非常人所及，只不過到了那時候，黃袍加身，你想推也推不掉的。當年陳橋兵變之時，趙匡胤何嘗想做皇帝呢？」張無忌只道：「不可，不可！我若有非份之想，教我天誅地滅，不得好死。」周芷若聽他說得決絕，臉色微變，眼望窗外，不再言語了。（頁 1380-1381）

由引自第三十四回的這兩段對話，其實可以清楚的勾勒出周芷若對於權力的執著與追逐，但也因此使得她的性格與心理卻變得更加複雜。表面上，她運用計謀、接近張無忌是因為要完成滅絕師太的遺命，但另一方面，在順利取得密笈，同時修習武功有成之後，她卻又上演尋死上吊的遊戲促使張無忌與他拜堂成親，甚至因韓林兒稱她皇后娘娘而感到欣喜不已，這顯然又與滅絕師太的願望背道而馳。關於這點，或許只能以發展的觀點來看周芷若：早期的周芷若被送到峨嵋派或許只想求得一個安身之所，所以對丁敏君等師姐始終必恭必敬；隨後她逐漸受到師父的賞識，但對她而言，可能只想要在同門中出人頭地，所以當滅絕師太要她當掌門人完成三件任務之際，她只覺得「這三件事便在十年之中分別要她答允，以她柔和溫婉的性格，也要抵擋不住，何況在這片刻之間？她神智一亂，登時便暈了過去，」（頁 1092）等到她掌握機會在武功上更上層樓後，她又發現張無忌確實是前途不可限量，師父要求她讓峨嵋獨步武林的願望不但有可能實現，甚至可以使她成為「皇后娘娘」之際，她當然更有理由將自己的各種行為合理化，讓自己的愛情得以順利圓滿。

周芷若在眾多陷入愛情與其他價值觀矛盾的角色中，無疑是相當特殊的一位。因為，相較於其他角色，在周芷若的身上我們看到的是自作自受，而非無可奈何的環境使然。誠如陳墨所指出的，周芷若由從小幾乎一無所有，到最後憑藉著「頭腦清楚、心理精明、意志剛強、不甘平庸和生來卓越的表演作秀的天賦」，使她在短短的時間內取得了驚人的成就，「收穫越多，刺激就越大；刺激越大，收穫又越多，如此迴圈，她當然就會以為，如果她想得到全世界，她就一定能夠得到」¹⁶，但最終她不但沒能「事業愛情雙豐收」，卻反而被殷離的「冤魂」纏身，差一點就精神崩潰。原因無它，正在於「他什麼都想要，但卻並不真正明白，自己最想要的到底是什麼。」¹⁷

¹⁶ 同註 11，頁 306。

¹⁷ 同註 11，頁 307。

第四節 愛情本身的矛盾

張無忌在愛情中的游移不定，幾乎是所有討論《倚天屠龍記》的評論者都會提到的重點。其中，屢屢被提起作為他在愛情上意志不堅的證據，就是當他與四女同在上海小舟中所做的那場典型春夢。當時他夢見趙敏、周芷若、殷離與小昭四個姑娘一起嫁給了他，「在白天從來不敢轉的念頭，在睡夢中忽然都成為事實，只覺得四個姑娘人人都好，自己都捨不得和她們分離。」（頁 1194）

而作者之後在小說第四十回時的另一敘述，更是將張無忌在在愛情上猶豫不決、舉棋不定的心態詮釋得鞭辟入裡：

當日張無忌與周芷若、趙敏、殷離、小昭四人同時乘船出海之時，確是不止一次想起：「這四位姑娘個個對我情深愛重，我如何自處才好？不論我和哪一個成親，定會大傷其餘三人心。到底在我內心深處，我最愛的是哪一個呢？」他始終徬徨難決，便只得逃避，一時想：「韃子尚未逐出，河山未得光復。匈奴未滅，何以家為？盡想這些兒女私情作甚麼？」一時又想：「我身為明教教主，一言一動，與本教及武林興衰都有關連。我自信一生品行無虧，但若耽於女色，莫要惹得天下英雄恥笑，壞了本教的名聲。」過一時又想：「我媽媽臨終之時，一再囑咐於我，美麗的女子最會騙人，要我這一生千萬小心提防，媽媽的遺言豈可不謹放心頭？」其實他多方辯解，不過是自欺而已，當真專心致志的愛了哪一個姑娘，未必便有礙光復大業，更未必會壞了明教的名聲，只是他覺得這個很好，那個也好，於是便不敢多想。（頁 1643-1644）

誠然，在四女同舟之際，張無忌對她們確實難以取捨。原因之一是傳統中國社會當中男人三妻四妾，大享齊人之福並非罪過，因此張無忌有同娶四女的潛在慾望，在當時的社會狀態來說，其實並不奇怪。原因之二則是張無忌性格上的隨

和與隨緣。所謂的隨緣，除了指情境的遇合，更重要的還是在於張無忌非常在乎對方的態度。¹⁸周芷若對他有漢水船中的餵飯之恩，又在光明頂上有指點之惠；殷離不僅在他斷腿之際有贈餅送飯之情，還有舅表兄妹血緣之親，同時，更是他自父母雙亡之後，唯一一個將他的生死放在心中最重要位置的人；小昭自與他相遇以來，便自命丫鬟，殷勤服侍；趙敏更是對他一見鍾情、神魂顛倒。因此對於張無忌來說，他的無從選擇，其實是不願傷害其中任何一個人的心。最後的原因就是他所面對的這四個女子性格各異，殷離剛烈潑辣如火，小昭溫柔似水，周芷若端莊含蓄，趙敏則是爽朗活潑，這不僅是張無忌所面臨的一道難題，實際上對於世間男男女女來說，這樣的情感選擇確實亦是相當棘手的大抉擇。若由這個角度來觀察，張無忌難以做抉擇，一時之間不知道最愛哪一個，其實確實是人之常情。

只是，這種情感選擇上的意亂情迷，隨著小昭的遠赴波斯與殷離的「傷重不治」，使得原來四女鼎立轉變成二女爭霸後，開始有了重大的變化：周芷若與趙敏，「一個秀似芝蘭，一個燦若玫瑰，兩個都是智謀與刀劍並用，趙敏要毀周芷若的容，周芷若要取趙敏的命。這兩個女子的愛之中，都有很重成分的佔有慾；兩女都覺得得到張無忌比性命、榮譽、家庭、民族更為重要」¹⁹。

吳靄儀以血淋淋的三角戀愛來形容張無忌與趙敏、周芷若之間的感情發展，並認為在這當中，張無忌純然是一個被動的角色，是一個被搶奪的對象²⁰。筆者認為這樣的觀點並不全然正確，不可否認的，周、趙二人在愛情中都是較為積極主動的，但張無忌在這當中其實還是充分展現了在兩人間的掙扎。在第三十二回中，張無忌在河北的破廟中重會趙敏，在此之前，張無忌因為誤會趙敏盜取倚天劍與屠龍刀，甚至是殺害了殷離而當著周芷若的面發誓要殺趙敏復仇，可是在見面之後，張無忌不但將趙敏從丐幫的圍攻中救出，更害怕謝遜會殺了她而想盡一切理由地阻止她去見謝遜，更曾說出：「你是我命中的魔星，撞到了你，算是我倒霉。」（頁 1520）對於趙敏的依戀與不捨可見一番，不僅如此，這些不由自主的行為也更透露了在他的內心深處其實深愛著趙敏。

¹⁸ 同註 11，頁 290。

¹⁹ 吳靄儀，《金庸小說的情》，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5月初版，頁 57。

²⁰ 同註 19。

第三十四回中，三人的互動過程則是將張無忌遊走在周芷若與趙敏間的為難，以及因而產生的情感上的矛盾，具體呈現且精采的描述。在這整段敘事中，先是張無忌在與周芷若談心纏綿的過程中，趙敏躲在樹後「嘿嘿」兩聲，引起周芷若的惱怒，張無忌只好一直軟言安慰，並且承諾在找到謝遜確保他的安全之後，就立刻完婚，這才使得周芷若終於態度軟化，言歸於好。稍後，他們在經歷遊皇城後回到客棧休息，張無忌外出探聽訊息，在無心信步之間，竟到了那日與趙敏會飲的小酒店門外。隨後又在店內邂逅了趙敏。張無忌發現當時的場景甚至是桌上的酒菜，都與第一次趙敏約他來飲酒時一般無異，心底體會到了她一番柔情深意，感動之際，忽然聽到窗外周芷若也來「嘿嘿」兩聲冷笑，而最後的結果是張無忌爲了堅定周芷若對他的信心，決定提前與周芷若完婚。

表面看來，周、趙二女間「禮尚往來」的「嘿嘿」對決中，周芷若贏得最後的勝利，但若再深刻細究則不難發現，金庸筆下的這兩次「嘿嘿」情境，其實與《射鵰英雄傳》郭靖周旋於華箏公主與黃蓉間的情境頗爲相似：當時郭靖爲了諾言，決心娶華箏公主而放棄黃蓉，使得黃蓉傷心欲絕地離開郭靖身邊，張無忌在這點上與郭靖有著類似的情境，否則，如何解釋他怎麼會無意識地走到他與趙敏初次單獨約會的客棧？又爲何是心懷歉意地對趙敏說：「趙姑娘，我不該到這兒來，不該再和你相見。我心已有所屬，決不應再惹你煩惱。你是金枝玉葉之身，從此將我這個山村野夫忘記了罷。」（頁 1382-1383），這自然是因爲張無忌已是深愛著趙敏，但又因已與周芷若許下白首之約之故。

當然，張無忌與郭靖仍是有著明確的差異，在《射鵰英雄傳》第三十六回中，郭靖對於華箏公主純粹是基於幼時的許諾，就算是最後要與華箏道別時，兩人間的互動亦只是「華箏躍起身來，投入他的懷裡，放聲大哭。郭靖輕輕抱著她，眼圈兒也自紅了。兩人相偎相倚，更不說話，均知事已如此，若再多言，徒惹傷心。」²¹但張無忌不僅在大都酒店中與趙敏深情相吻，之後爲了安撫怒火中燒的周芷若，採取了與郭靖迥然不同的處理方式：

²¹ 金庸，《射鵰英雄傳》，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3月2版20刷，頁1413。

張無忌雙臂一緊，令她動彈不得，終於在她唇上深深吻了下去。周芷若掙扎不脫，心中卻也漸漸軟了。(頁 1386)

由上述郭靖與張無忌在處理情感抉擇的方式的比較中，不難看出張無忌在面臨感情上的重大抉擇時，往往顯得迷茫而多情，給人一種多變無常的模糊感。關於這點，正如大陸文學評論家劉再復所指出的：「由於情境間有前後兩端的特性，本身便帶有很大的不穩定性，因此處於具體情境中的人物性格，人物情感也很不穩定。同一個人，在此一情境中表現出一種性格的情感特性，在彼一情境中又表現出另一種性格的情感特徵。」²²但也因為如此，更可勾勒出張無忌在面臨愛情兩難局面時，內心的衝突與矛盾。

只是，張無忌雖然在愛情的處理上拖泥帶水，但其實在其內心深處的潛意識中，其實是早已清楚真正的愛情所在。因此，當他在與周芷若婚禮中決心隨趙敏而去後，他才會「不知如何，張無忌此刻心中甚感喜樂，除了掛念謝遜安危之外，反覺比之將要與周芷若拜堂成親那時更加平安舒暢，到底是甚麼原因，卻也說不上來，然而要他承認歡喜趙敏攪翻了喜事，可又說不出口」(頁 1398-1399)。

正因為在張無忌的內心世界中其實早已有真正的歸屬，所以他才能在第四十回周芷若逼問他真正的心意時，有了最後的表態：

我今日尋她不見，恨不得自己死了才好。要是從此不能見她，我性命也是活不久長。小昭離我而去，我自是十分傷心。我表妹逝世，我更是難過。你……你後來這樣，我既痛心，又深感惋惜。然而，芷若，我不能瞞你，要是我這一生再不能見到趙姑娘，我是寧可死了的好。這樣的心意，我以前對旁人從未有過。……芷若，我對你一向敬重，對殷家表妹心生感激，對小昭是意存憐惜，但對趙姑娘卻是……卻是銘心刻骨的相愛。」(頁 1645)

²² 劉再復，《性格組合論》，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6年初版，頁 304-305。

討論至此，幾乎已可清楚地發現，張無忌是個成熟圓形人物²³。誠然，相較於《射鵰三部曲》的兩位主角郭靖與楊過，張無忌不但缺乏了武俠小說主人翁那樣的英雄氣概，在性格上也不夠激烈與鮮明，如果真要歸類，只能以「隨和良善、缺乏主見」，作為他個性上最大的識別。金庸在小說尾聲即有一段對其個性非常傳神的特寫：

他武功雖強，性格其實頗為優柔寡斷，萬事之來，往往順其自然，當不得已處，雅不願拂逆旁人之意，寧可捨己從人。習乾坤大挪移心法是從小昭之請；任明教教主既是迫於形勢，亦是殷天正、殷野王等動之以情；與周芷若訂婚是奉謝遜之命；不與周芷若拜堂又是為趙敏所迫。當日金花婆婆與殷離若非以武力強脅，而是婉言求他同去金花島，他多半便就去了。

（頁 1644）

只是，誠如陳墨所指出的：「用『性格』這個詞來概括一個文學人物形象，進而又用某一個詞語——如優柔寡斷，或拖泥帶水等等——來概括一種性格，看起來頗能提綱挈領、簡明扼要，實際上卻是問題多多……對於一個活潑和充實的生命，豈能用一種性格概念來加以固定？」²⁴

雖然張無忌在小說中的絕大部分，呈現出來的性格是如此的優柔寡斷、拖泥帶水，但在真正的大事上，他卻又能堅持自己的底線，例如，他千里迢迢將楊不悔送到楊逍手上，楊逍問他要什麼樣的報答，他的回答是：「紀姑姑沒將我瞧低，才托我送她女兒來給你。若是我有所求而來，我這人還值得托付麼？」（頁 563）。而在光明頂上，他先是為了阻止滅絕師太假藉正義之名，而對銳金旗人大肆殺戮寧願拼死接下滅絕師太三掌連擊，之後，雖然本人的意願並不想加入明教，卻還是接任明教教主，其背後的主要用意也是因為：「此刻救人重於一切，其餘盡可緩

²³ 圓形人物，是小說人物描繪中，相對於扁平人物（參考註 7）個性鮮明，更加具備個性塑造深度與厚度的人物設計手法，它往往能使讀者信服的方式，給予讀者信服感。參考佛斯特著，《小說面面觀》，台北市：志文出版社，2002 年 1 月新版 1 刷，頁 99-104。

²⁴ 同註 11，頁 271。

商。」(頁 898)，凡此種種，亦均可看出，張無忌的個性固然是隨和被動，但卻絕非完全沒有自己的主見看法。

張無忌這樣的性格，同樣亦反映在他對於愛情的處理態度。如果仔細探究張無忌所經歷的種種愛情故事，不難發現當中其實有著直線性的發展累積，四女同舟，其實只是一種巧合，更是非常短暫的人生際遇。在張無忌短短的人生故事中，經歷了非常複雜的人生境遇。而在不同的境遇中，對不同的對象產生不同的情感，其實是合情合理的反應。在青澀懵懂的階段，被朱九真的甜美容貌所迷惑；在斷腿之際，與殷離同病相憐；在光明頂的明教密道中，與小昭相依為命；在東海荒島之上，與周芷若事急從權；在拯救謝遜的途中，與趙敏心心相印。主觀的情感態度、心理的選擇，當然有一定的作用，但這些人生情境的時間或短或長、情分或深或淺、結局或離或合，畢竟還有「宿命」的擺佈。

因此，即令過程之中經歷了種種的矛盾情緒，到了最後，張無忌實際上還是很有分別，或者說，釐清了自己複雜的感情脈絡。他對周芷若如是說：

小昭離我而去，我自是十分傷心。我表妹逝世，我更是難過。你……你後來這樣，我既痛心，又深感惋惜。然而，芷若，我不能瞞你，要是我這一生再不能見到趙姑娘，我是寧可死了的好。這樣的心意，我以前對旁人從未有過……芷若，我對你一向敬重，對殷家表妹心生感激，對小昭是意存憐惜，但對趙姑娘卻是……卻是銘心刻骨的相愛。(頁 1645)

當時的場景是周芷若先擒住趙敏，然後故意將他帶到趙敏面前，目的是要趙敏聽見他們的每一句對話。倘若張無忌不忍令周芷若傷心，隨口討好，對她說些濃情言語，甚至摟住她親熱一番，那麼趙敏可能就真的會傷心離開張無忌了。依據小說給予讀者們的經驗印象，張無忌本該跌入這個圈套的，但是張無忌卻通過了考驗，這也證明張無忌在愛情上其實並不完全是隨波逐流的。第四十回題名為「不識張郎是張郎」，雖然主要是指殷離的不愛現實生活中的張無忌而執著於自己

想像中的張無忌，但是，在某種程度來說，或許也是在告訴讀者，他們先前所認定的張無忌，並不是完全的張無忌。

張無忌毋寧是個相當成功的小說人物創造，因為，在張無忌身上，我們能夠看到一個作風、性格始終如一的張無忌，更能夠看到一個經歷種種磨練，不斷成長的張無忌，而這樣的表現不僅出現在他的為人處世上，也呈現在其面對愛情上種種矛盾衝突的處理方式上。

第五節 結語

在本章中，筆者試圖透過愛情與其它價值觀的矛盾角度出發，解析在《倚天屠龍記》中愛情敘事所呈現的寫實性。誠然，在金庸小說的愛情世界顯然是屬於虛構與傳奇形式的，而在小說中存在的大量「婚姻自主、戀愛自由」等等現象，其實都是中國古代社會中不太可能出現的，不過，就愛情的敘事而言，這種「男女平等」的虛構，乃是討論或探索愛情真義和本質的必要前提，否則，我們就無法真正地進入愛情世界，而受到其他所有的外在因素的混淆而失焦。

因此，在《倚天屠龍記》的愛情敘事當中，自然也保留了男女平等的虛構這項前提，只是，在此前提下，金庸所呈現的愛情敘事卻又透過不同形式的價值觀衝突，兩難困境的抉擇，真實地刻畫愛情主人翁們的種種真實的形態與神態。透過這些價值觀矛盾的設定，金庸一方面透露出只有在成為真正有自主意識的人以後的愛情故事及情愛的本質，才是真正的愛情，但另一方面卻又期望打破以為擁有真正自主意識的人便能在愛情追尋上萬事大吉的迷思，而其用意，就是希望讀者能夠對於愛情能有更真實的體認。

關於這點，我們或者又可以由紀曉芙的故事得到更深一層的認識。紀曉芙早年在非自主的情況下由父母的安排許配給了殷梨亭，但卻又因錯陽差地因遭遇強暴而愛上了楊逍，在整個過程中，她其實是由一個完全不能自主的狀態下，最終產生自主意識並從此依照自己的自由意志忠實於自己的情感，然而，對於愛情有

著如此崇高的情操與信仰的紀曉芙，儘管為愛情寧願承受社會異樣眼光而嘗盡各種辛酸，更在即令面臨死亡的威脅時刻仍然堅貞於愛情，但終究無法得到她想要的愛情。

由此觀之，在《倚天屠龍記》中，金庸雖然寫出了一段段美好動人的愛情故事，但更令讀者產生的共鳴的是，他成功地—在這些愛情故事組成的愛情世界中—透過愛情與民族文化、與社會現實、倫理道德的等多方面衝突的同時，也更進一步地揭示了愛與性、愛與婚姻、愛與宿命、愛與個性、愛與事業、愛與生死、愛與仇怨的種種複雜糾葛，以及愛情心理本身深刻的、多方面的矛盾本性。因此，《倚天屠龍記》中的愛情敘事，並不是一個理念的闡釋與宣示，而是一種現象的呈現，它並沒有一個統整的概念隱藏在整個故事的背後，而是要讓讀者可以感知真實的愛情與人生，並讓讀者透過一段段的愛情敘事，自己去感知、深思甚至是了悟愛情的本質。



第五章 結論

在透過縱向依據出場順序重新審視《倚天屠龍記》中各段愛情故事的發展，以及橫向歸納小說中的愛情矛盾因素後，不難發現金庸在《倚天屠龍記》中，確實以更多視角、更多層次的方式來處理男女情事的敘述。而這樣的成就不僅是使得金庸突破了傳統武俠小說中，男主角行為舉止必須完全符合俠義精神，對於愛情必須忠誠的固有形象，並在日後創造出更突破傳統形象的段譽（《天龍八部》）、韋小寶（《鹿鼎記》）外，同時，《倚天屠龍記》在愛情敘事上的多元與細膩，更使其對當代中國文學產生一定的影響，開創了武俠小說的新方向。

一、多元的愛情發展模式

細究全文對於《倚天屠龍記》當中，愛情情境營造的手法的探討後，不難發現作者在本書對於愛情鋪陳技巧的掌握，其實是相當的細膩而環環相扣的。不論是屬於前一代的幾段戀情，或者是發生在張無忌身上的各種戀愛體驗；不管是鉅細靡遺的敘述，或者是隱匿在故事背後的伏筆，它們之間不但是相互間互為因果，對於故事的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同時，這當中的互動形態也是多采多姿：屬於單戀的有楊過之於郭襄、黛綺絲之於范遙、朱九真之於張無忌以及周芷若之於宋青書等等；屬於兩情相悅、情投意合的，則有張翠山與殷素素的生死與共、黛綺絲與韓千葉的比武奇緣、胡青牛與王難姑的歡喜冤家等等；在三角戀方面則有紀曉芙與楊逍、殷梨亭間恩怨糾葛，武青櫻、朱九真與衛璧之間的爭風吃醋、陽夫人與陽頂天、成崑之間的纏綿悲情等；在多角戀方面則主要是張無忌周旋於小昭、殷離、周芷若與趙敏四女之間的躊躇與矛盾。關於這些情節，在前文當中已有詳細的討論，在此不再贅敘，而在這裡筆者擬再針對楊不悔與殷梨亭之間的愛情故事進行討論，以求能更完整地呈現《倚天屠龍記》愛情敘述的表現。

楊不悔與殷梨亭的愛情故事是小說中比較特殊的一段愛情敘事，因為它完全不影響故事情節的發展，也無法簡單地以上述四種分類加以概括。不僅如此，這

段愛情故事最特別的地方則在於兩人年紀相差了二十多歲，輩份有別；而且楊不悔的母親紀曉芙，生前又是殷梨亭的未婚妻，因此這兩人的結合頗有「母緣女續」的意味存在¹。

這段愛情的肇始在於殷梨亭因受「大力金剛指」所傷而全身殘廢，楊不悔因而隨侍在側，當時的殷梨亭因受傷而神智模糊，屢屢將楊不悔誤認為紀曉芙，兩人間互動頻繁而日久深情。兩人間愛情的發生或可由楊不悔在武當山上與張無忌的一段對話看出原委：

……殷六叔始終沒忘記媽媽。這次他身受重傷，日夜昏迷，時時拉著我的手，不斷的叫我：「曉芙！曉芙！」他說：「曉芙！你別離開我。我手足都斷了，成了廢人，求求你，別離開我，可別拋下我不理。」……他後來清醒了，瞧著我的時候，眼光和神氣一模一樣，仍是在求我別離開他，只是不說出口來而已。……殷六叔這麼瞧著我，我越想越覺爹爹和媽媽對他不起，越想越覺得他可憐。無忌哥哥，我已親口答應了殷……殷六叔，他手足痊癒也好，終身殘廢也好，我總是陪他一輩子，永遠不離開他了。……我已斬釘截鐵的跟他說了，這輩子跟定了他。他要是一生一世動彈不得，我就一生一世陪在他床邊，侍奉他飲食，跟他說笑話兒解悶。……我不是驀地動念，便答應了他，我一路上已想了很久很久。不但他離不開我，我也離不開他，要是他傷重不治，我也活不成了。跟他在一起的時候，他這麼怔怔的瞧著我，我比甚麼都喜歡。無忌哥哥，我小時候甚麼事都跟你說，我要吃個燒餅，便跟你說；在路上見到個糖人兒好玩，也跟你說。那時候咱們沒錢買不起，你半夜裡去偷了來給我，你還記得麼？……你給了我那個糖人兒，我捨不得吃，可是拿在手裡走路，太陽曬著曬著，糖人兒融啦，我傷心得甚麼似的，哭著不肯停。你說再給我找一個，可是從此再也找不到那樣的糖人兒了……我的脾氣很執拗，殷六叔是我第一個喜歡的糖人兒，我再也不喜歡第二個了。（頁 1002-1003）

¹ 吳靄儀，《金庸小說的情》，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5月初版，頁71。

因此，這兩人間愛情的醞釀發生，對於殷梨亭來說，不難理解主要原因應是他已為失去紀曉芙而深受打擊一次，看到有如紀曉芙復活的楊不悔，他覺得他無論如何不能再失去她一次。至於，對楊不悔而言，她雖然稱呼殷梨亭為「殷六叔」，然而在她的心目中，卻並未將他視為長輩。他是她第一個喜歡的「糖人兒」，在他的一片癡情中，楊不悔找到了無限的喜悅與自信。因此這兩人的結合，其實是一種強者與弱者的互動關係：殷梨亭的軟弱對應上楊不悔的堅強；他懇求的目光令她喜不自勝；她可憐他，對他感到內疚，因為她的父母對不起他，她要為他的父母補過。²

然而，即令兩人的愛情起由並不純粹的是互相欣賞而產生情愫，但誰又能說這樣的結合就不是愛情呢？筆者認為，儘管作者金庸認為《倚天屠龍記》想要表達的主要重點是在男子之間的情義，然而，在它之中所產生的形形色色愛情故事，確實豐潤與調合了武俠小說的剛硬色調。同時，更是透過情節的安排，闡釋了愛情的發生是無所不在的，以及愛情直教人生死相許的特質。

二、運用愛情敘事巧妙串聯故事發展

《倚天屠龍記》中的愛情敘事不僅呈現了更加多元的愛情發展模式，更難能可貴的地方，在於它不僅僅在主線與其他愛情敘事都做足了鋪陳的功夫，而且還將其完整地串聯了起來，使得每段愛情敘事都不再是一個插曲，而都是影響故事走向的元素：張翠山與殷素素的悲劇，導致了張無忌自回到中原之後就開始背負了複雜而矛盾的身世；因為胡青牛與王難姑這樣互相比試，才會有「只救明教中人」的這種古怪規定，張無忌也才会有之後的種種奇遇；楊逍與紀曉芙的愛情故事，最後則促成了張無忌必須帶著楊不悔遠赴西域，才有後面的朱九真事件，也才会有機會習得九陽神功；因為黛綺絲的為愛叛教，她才會收容了殷離，也才会有小昭的故事；因為朱九真父女的欺騙，才使得張無忌懂得人心險惡，才会有曾阿牛與珠兒的故事……。凡此種種均可看出，作者在《倚天屠龍記》中，巧妙地

² 同註 1，頁 72。

運用愛情敘事，將整個故事巧妙地串聯了起來，這樣的手法，在之前的武俠小說是不易見到的，而這也使得武俠小說中的愛情敘事，不再單單只是故事發展的陪襯，這種善於在變幻曲折的情境中，展現兒女情長的影響力的表現方式，不僅豐富了日後武俠小說的寫作形態，同時也深化了武俠小說世界中，原本較不受重視的感情複雜性以及人性的難以預測。

因此，《倚天屠龍記》在整個金庸武俠小說寫作的發展上，其實是一個全新的里程碑。在這部小說中，他不僅讓故事中的虛構人物一如其他作品一般地與歷史中的真實人物做了完美的結合，更重要的是在人物情感的描寫刻畫上，更加地細膩且寫實逼真，儘管主人翁張無忌的性格形塑常常被視為整部小說最大的敗筆³，但平心而論，較諸前作的眾多主角諸如陳家洛（《書劍恩仇錄》）、袁承志（《碧血劍》）、郭靖（《射鵰英雄傳》）乃至於楊過（《神鵰俠侶》）等等，其實在性格乃至於內心世界的複雜心理描寫，都更加地深入而平易近人，而在小說情節的發展上，又能使其與故事中人物性格緊緊相扣，並能將真實愛情所會面臨到的問題完整呈現。《倚天屠龍記》透過塑造人物和表現人物的內心世界、透過對於愛情更真實的呈現，使得武俠小說不再只是透過描寫武功來吸引讀者，而是強調人物與環境的現實關聯，將人的性格與感情做了更加淋漓盡致的揮灑。《倚天屠龍記》或許真的比不上《天龍八部》的嚴謹，也不如《笑傲江湖》在內涵上的豐富細膩⁴，但卻足以使金庸的武俠小說擺脫傳統武俠小說中，過於強調主角人物浪漫的主觀理想和個人的叛逆精神、非凡事件和非凡人物的理想世界的英雄崇拜迷思，形成一種更加細膩文學創作。

三、透過價值觀衝突呈現更真實的愛情

陳墨說：「在創作思路之上，小說『射鵰三部曲』的三位主人公形象，基本上按照正、反、合的邏輯模式發展的……郭靖的形象當然是『正』，即正統的、或正宗的主流意識形態及其文化價值的體現……楊過的形象則無疑是『反』，衝動偏

³ 曹正文，《俠文化》，頁 167，台北：雲龍出版社，1997 年 7 月初版。

⁴ 同註 3，頁 167~171。

激、反叛師門、挑戰傳統價值……張無忌的形象則是『合』……是對郭靖形象與楊過形象的一種藝術上的統合或中和。」⁵。《倚天屠龍記》這種「中和」的風格呈現在愛情情節的鋪陳上，就是突顯了愛情發展上往往會出現的掙扎與抉擇的價值觀矛盾，亦即大陸學者陳劍兵所謂的「兩難境地」。⁶

《倚天屠龍記》中的愛情兩難境地主要有兩種情況，一種是處於無從選擇的兩方衝突中，選擇任何一方都會侵害危及另一方，或者兩方都是無法割捨的，放棄任何一方都是痛苦或自身毀滅；另一種則是在沒有外力壓制的情況下，自己內心慾望與道德、情愛的矛盾對立使自己無從選擇。⁷而大致上來說，這樣的兩難情境主要如本文第四章的敘述，主要是愛情與禮教的矛盾、親情與愛情之間的矛盾、職責與愛情之間的矛盾以及愛情本身的矛盾。而這些掙扎與矛盾的產生，不僅消解了人物非此即彼的二元價值判斷的觀念，而使得小說中人物行性格的刻畫更加地深刻，同時也跳脫了武俠文學中好壞、善惡、美醜絕對化的二元對立窠臼。

由此亦可以看出在《倚天屠龍記》中的愛情敘事不僅僅是談情說愛，更揭示了人生與社會的深刻連結。正如瓦西列夫指出：「愛情也有著社會基礎，它是男女之間社會交往的一種形式，是完整的生物、心理、美感和道德的體驗。」⁸在《倚天屠龍記》中的情愛敘事，不但注重人物的戀愛心理，同時也強調意境的創造和象徵性的描述。在《射鵰英雄傳》與《神鵰俠侶》中，雖然也兼顧了這樣的特質，但不論是郭靖對於黃蓉的毫不遲疑，以及楊過對小龍女的至死不渝，雖然美麗但終究過於理想；而《倚天屠龍記》則是透過兩難情境的創造，體現了情愛意識中所應該有的模糊與迷惘，因此張無忌在面臨愛情的抉擇時的猶豫不決，雖然減低了其英雄該有的氣概，但卻具體而清楚地闡述了人性在陷入情愛的意亂情迷時刻的軟弱無力，以及愛情是無法用常理去解釋、用社會規範加以衡量與判斷的本質。

⁵ 陳墨，《金庸小說人物談·上》，台北：風雲時代出版社，2001年10月初版，頁269-270。

⁶ 陳劍兵，〈從《倚天屠龍記》看金庸小說的情愛敘事意識〉，《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05年第三期，頁64。

⁷ 劉雙喜、楊聖瓊，〈從「兩難」靜地看喬峰的悲劇精神〉，《安順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3年6月號，貴州：安順高等專科學校，2003年6月初版，頁19。

⁸ 瓦西列夫，〈情愛論〉，《二十世紀文史哲名著精選》，江蘇：江蘇文藝出版社，1992年初版，頁829。

因此，《倚天屠龍記》中的情愛意識，其實是從人性的角度出發，把人物個性的揮灑、人性的完滿與情愛更加緊密的結合起來，同時它也揭櫫了愛情魔方對人生與社會的諸多影響，亦使金庸小說中的愛情不再是高不可攀的過於理想，而是更貼近現實人生的平易近人。

四、運用異族戀情導入現代性愛情觀點

《倚天屠龍記》中的情愛敘事的另一大特色，則是對於異族女性戀情的描寫。雖然在金庸的 15 篇故事中，其實並不乏異族女子，例如《碧血劍》中的何鐵手、《書劍恩仇錄》中的霍青桐與香香公主、《笑傲江湖》中的藍鳳凰等等，然而若論及對於異族女子情愛描寫的深刻，卻沒有一部能夠比得上《倚天屠龍記》中的小昭（波斯人）與趙敏（蒙古人）。

無獨有偶的是，在《倚天屠龍記》中，在張無忌身邊的四個主要女性恰好形成兩個漢族姑娘（殷離、周芷若）與兩個異族女子的鮮明對比。其中，漢族姑娘殷離與波斯明教聖女小昭是一種對比；漢族姑娘周芷若與蒙古郡主趙敏又是一種對比。殷離的剛烈、偏激、瘋癲與小昭的溫柔、和順、聖潔，對比清楚；而周芷若為掌門之位而犧牲愛情，引誘張無忌卻又欺騙他，與趙敏為了愛情而棄土王侯，甘為情郎背叛家庭，更加涇渭分明⁹。在愛情上，兩個異族女子比起兩個漢族姑娘，更願意為了所愛的人犧牲奉獻；兩個漢族姑娘則比起兩個異族女子，在性格上更具討論性。這中間主要的原因應該是金庸先生更熟悉漢族姑娘，所以就寫得更豐富；也許是因為漢族姑娘本身更加苦大愁深、扭曲變態或含蓄虛飾、心思複雜，帶有更豐富的文化資訊。¹⁰

因此這種異族間愛情故事的描寫，與其說，是金庸特意要探討不同民族之間的文化差異，還不如說這當中帶有以今諷古的反諷意味。畢竟民族個性不能與個人性格一概而論，同時，亦不見得所有的蒙古姑娘均如同趙敏這般的刁鑽古怪。

⁹ 陳墨，《金庸小說總評·上》，頁 310。

¹⁰ 同註 3，頁 294。

尤其是在趙敏與周芷若的對比上，趙敏在愛情上的勇往直前、甘為情郎犧牲奉獻的種種主動行爲，其實正是用以與周芷若的被動等待張無忌追求的矜持，形成一個強烈的對比，而金庸巧妙地運用趙敏的異族姑娘角色，突顯不受傳統社會價值規範的拘束，而在對待愛情上，講究為愛犧牲的精神，為對方着想、為對方好的表現，其實正是金庸小說婚戀模式的現代性特徵。¹¹

大陸學者嚴家炎指出：「金庸小說從根本上跳出了傳統武俠小說那種力編故事的創作路數，而把人物塑造、性格刻畫放到了首位。」¹²。而在《倚天屠龍記》的後記，金庸在論及張無忌的愛情發展時，亦明確地指出：「既然他的個性已寫成了這樣子，一切發展全得憑他的行格而定，作者已無法干預了」（頁 1661）。顯然地，在《倚天屠龍記》的世界中，每個人的愛情是美是醜、結局是喜是悲，其實完全取決於個人的性格，由其性格決定了情節的發展，亦即嚴家炎所謂的「情節是性格的歷史」¹³

因此，乍看之下，在本書情節中種種悲劇的產生均導因於愛情，似乎呼應了小說初始時，郭襄所聽見的那段佛偈語：「由愛故生憂，由愛故生怖；若離於愛者，無憂亦無怖」。但若由張翠山與殷素素因為受制於社會價值而終究以悲劇收場，而衝突情境、角色設定類似的張無忌與趙敏之間的愛戀卻反而能歡喜收場來看，那麼，顯然金庸的用意又似乎在於突顯愛情之無價與追求自我、忠於自我情感這種現代性的愛情觀點的重要性。

「社會是歷史積澱的產物，小說是反映生活、憧憬生活、甚至能夠改造生活、提升生活品質的藝術」¹⁴。不可否認的，《倚天屠龍記》中，由於出場人物眾多，分枝太亂，不僅導致故事結構略有鬆散之嫌¹⁵（例如：紀曉芙對於楊逍是如何由受迫到真愛？陽夫人既然與成崑青梅竹馬又為何願意下嫁揚頂天？小說中都說得過於模糊），但筆者認為，瑕不掩瑜的是在於作者在《倚天屠龍記》中，仍舊是成功

¹¹李愛華，〈試論金庸小說婚戀的現代性特徵〉，《湖北民族學院學報》第 23 卷第 3 期，湖北省：湖北民族學院，2005 年 9 月初版，頁 100。

¹²嚴家炎，《一探金庸俠骨柔情》，台北：遠流出版社，2000 年 9 月初版，頁 145。

¹³同註 3，頁 145-148。

¹⁴同註 9，頁 103。

¹⁵同註 3。

地透過描繪愛情不同的類型與發展歷程，藉以呈現愛情對於人生所能產生的種種影響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對於當事人而言，它不再只是不食人間煙火的夢幻，而是與社會、現實角力的一種拉扯，因此，也許在《倚天屠龍記》中的愛情敘事並不是那麼的美麗與合情合理，但卻是更加寫實的呈現，更加地貼近生活。



參考書目

一、金庸作品

金庸，《天龍八部》(一)、(二)、(三)、(四)、(五)，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12月3版9刷。

金庸，《倚天屠龍記》(一)、(二)、(三)、(四)，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10月3版6刷。

金庸，《神鵰俠侶》(一)、(二)、(三)、(四)，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10月3版。

金庸，《書劍恩仇錄》(一)、(二)，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12月3版。

金庸，《碧血劍》(一)、(二)，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12月3版。

金庸，《雪山飛狐》，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12月3版。

金庸，《連城訣》，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12月3版。

金庸，《俠客行》(一)、(二)，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12月3版。

金庸，《笑傲江湖》(一)、(二)、(三)、(四)，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12月3版。

金庸，《射鵰英雄傳》(一)、(二)、(三)、(四)，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3月2版20刷。

二、專書

王敬三主編，《倚天既出誰與爭鋒—名人名家獨金庸(下)》，台北：揚智文化，2000年12月初版。

王秋桂，《金庸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初版。

- 王立新，《中國傳統文化概論》，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1994年初版。
- 瓦西列夫，《愛情論》，台北：聯合文學，1992年1月三版。
- 古木，《金庸世界的愛情觀》，台北：華文網，2001年初版。
- 古遠清，《台灣當代文學理論批評史》，武漢：武漢出版社，1994年初版。
- 艾濤，《金庸新傳》，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2002年初版。
- 冷夏：《金庸傳》，台北：遠景出版社，1995年。
- 吳光正，《中國古代小說的原型和母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初版。
- 吳靄儀，《金庸小說的女子》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2月初版。
- 吳靄儀，《金庸小說的男子》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2月初版。
- 吳靄儀，《金庸小說的情》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5月初版。
- 何滿子著：《中國愛情與兩性關係》，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8年。
- 佛洛姆著，孟祥林譯《愛的藝術》，台北：志文出版社，1990年10月重排版。
- 佛斯特著，李文彬譯《小說面面觀》，台北：志文出版社，2002年1月新版1刷。
- 金健人，《小說結構美學》，台北：木鐸出版社，1988年。
- 侯浚吉譯，《少年維特的煩惱》，頁189，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6月初版四刷。
- 柳蘇等著，《梁羽生的武俠文學》，台北：風雲時代出版社，1998年7月初版。
- 倪匡，《我看金庸小說》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3月初版。
- 倪匡，《再看金庸小說》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7月2版1刷。
-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縱橫武林：中國武俠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學生書局，1998年。
- 郭梅，《趙敏的人生哲學》，台北：生智文化，2003年12月初版。
- 陳沛然，《情之探索與神鵬俠侶》，台北：遠景出版社，1985年初版。

- 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初版。
- 陳墨，《視覺金庸》，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9月初版。
- 陳墨，《金庸小說人物談·上》，台北：風雲時代出版社，2001年10月初版。
- 陳墨，《情愛金庸》，台北：雲龍出版社，1997年7月初版。
- 陳墨，《細讀神鵰：問世間情為何物》，山東：山東畫報出版社，2006年5月初版。
- 陳墨，《金庸小說總評·上》，台北：風雲時代出版公司，2004年5月初版。
- 曹正文，《金庸小說人物譜》，台北：知書房出版社，1996年10月初版。
- 曹正文，《俠文化》，台北：雲龍出版社，1997年7月初版。
- 楊馥愷，《張無忌的人生哲學》，台北：生智文化，2003年1月初版。
- 楊興安，《漫談金庸筆下世界》，台北：遠景出版社，1986年。
- 潘國森，《解析金庸小說》，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8月初版。
- 蔣廣學、趙憲章主編，《二十世紀文史哲名著精選》，江蘇：江蘇文藝出版社，1992年初版。
- 劉秀美，《五十年來的台灣通俗小說》，台北：文津出版社，2001年11月初版。
- 劉再復，《性格組合論》，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6年初版。
- 劉登翰，《香港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初版。
- 錢理群等著，《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初版。
- 韓苜，《周芷若的人生哲學》，台北：生智文化，2003年6月初版。
- 嚴家炎，《金庸小說論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1月1日初版。
- 嚴家炎，《一探金庸俠骨柔情》，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9月初版。
- 嚴家炎，《再探金庸情節趣味》，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9月初版。
- 龔鵬程，《俠的精神文化史論》，台北：風雲時代出版社，2004年8月初版。

三、期刊論文

- 丁進，〈金庸小說研究史稿〉，《嘉興學院學報》第 17 卷第五期，浙江：嘉興，2005 年 9 月。
- 王雪菲，〈試論金庸和林語堂的情愛描寫模式〉，《欽州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 18 卷第 1 期，廣西省：欽州師範高等專科學校，2003 年 3 月初版。
- 方瑜，〈金庸武俠中的正與邪—以《倚天屠龍記》與《笑傲江湖》為例〉，《當代》，第 39 期，1989 年 7 月 1 日。
- 古龍，〈談我看過的武俠小說（下）〉，臺北《聯合文學》第 20 期，1983 年 3 月。
- 李愛華，〈大陸金庸研究二十年〉，北京《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第 5 期，1999 年。
- 李愛華，〈試論金庸小說婚戀的現代性特徵〉，《湖北民族學院學報》第 23 卷第 3 期，湖北省：湖北民族學院，2005 年 9 月初版。
- 李惠敏，〈人性的輝煌，男人的夢想—對於金庸小說中“一男多女”模式的文化闡釋〉，《山西高等學校社會科學學報》第 15 卷第 9 期，山西省：山西高等學校，2003 年 9 月初版。
- 余祖坤，〈論金庸的女性崇拜及其小說中的愛情模式〉，《安徽理工大學學報》第 6 卷第 4 期，安徽省：安徽理工大學，2004 年 12 月初版。
- 呂映，〈“問世間，情為何物”—金庸小說愛情主題的文化解讀〉，《遵義師範學院學報》第 8 卷第 2 期，貴州省：遵義師範學院，2006 年 4 月初版。
- 林保淳，〈為武俠小說再出發把脈〉，《聯合報·副刊》，1997 年 12 月 29 日。
- 林保淳，〈通俗小說的類型整合—試論金庸的武俠與歷史〉，美國科州：金庸小說與二十世紀文學國際研討會會議論文，1996 年 5 月。
- 金庸，〈小說創作的幾點思考〉，香港《明報月刊》第 33 卷 8 期，1998 年 8 月。
- 雨辰，〈網上文壇第一爭—看王朔罵金庸引發的網上論爭〉，北京《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第 1 期，2000 年。
- 徐岱，〈論金庸小說的藝術價值〉，北京《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第 9 期，1998 年。
- 陳墨，〈金庸小說與 20 世紀中國文學〉，北京《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第 12 期，1998 年。

- 陳劍兵，〈從《倚天屠龍記》看金庸小說的情愛敘事意識〉，《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05年第三期，江蘇省：江蘇省社會科學研究院，2005年6月初版。
- 梁若冰，〈文壇應對譁眾取寵和浮躁之風說不——王朔與金庸一場“論爭”的啓示〉，北京《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第1期，2000年。
- 陶慕寧，〈談金庸小說的女性形象〉，《南開大學學報》2001年第2期，天津：南開大學，2001年5月。
- 黃志剛、黃凌雲，〈烈日下的芙蓉——從金庸小說看男權意識影響下的女性命運〉，《重慶科技學院學報》2005年第3期，重慶市：重慶科技學院，2005年9月初版。
- 楊金翠，〈仙女下凡的原型模式——對《射鵰》三部曲中的愛情模式的解讀〉，《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學報》第25卷第一期，河南：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2006年2月初版。
- 鄭旭玲整理〈誰與爭鋒？——《縱橫書海》訪金庸〉，臺北《聯合文學》第116期，1994年6月。
- 劉再復，〈金庸小說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香港《明報月刊》第33卷第8期，1998年8月。
- 劉雙喜、楊聖瓊，〈從「兩難」靜地看喬峰的悲劇精神〉，《安順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3年6月號，貴州：安順高等專科學校，2003年6月初版。
- 韓石山，〈王朔為什麼批評金庸〉，北京《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第1期，2000年。
- 嚴家炎，〈文學的雅俗對峙與金庸的歷史地位〉，臺北「金庸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1998年。
- 嚴家炎，〈金庸的「內功」：新文學根柢〉，北京《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第2期，2000年。
- 嚴家炎，〈再談金庸小說與文學革命〉，《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7卷第1期，2004年1月。

四、學位論文

- 刁軍，百年金庸——金庸小說閱讀與接受研究，遼寧省：遼寧師範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03年。
- 田園，金庸小說復仇主題闡釋，河南省：鄭州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06年。

- 宋偉杰，金庸小說研究－文化研究個案，河北省：北京大學中文系比較文學博士論文，1997年。
- 李順慧，《鹿鼎記》中韋小寶研究－語言學的角度，台中：私立東海大學中國文學所碩士論文，2000年。
- 吳明麟，《天龍八部》美學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所碩士論文，2002年。
- 吳家齊，金庸小說《射鵰三部曲》新舊版本研究，台北：台北市立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07年7月。
- 邵明，金庸新論－關於金庸小說文化策略敘事模式及其文學史意義的思考，安徽省：安徽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01年。
- 邱妙娟，「紅樓夢」的愛情描寫及愛情觀，嘉義：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6月。
- 姚莉，對金庸作品的文化解讀，廣西省：廣西師範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05年。
- 唐杰，金庸筆下黃蓉形象的文化解讀，貴州省：貴州師範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06年。
- 許彙敏，金庸武俠小說敘事模式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年7月。
- 陳昌和，從金庸小說看通俗小說，福建省：福建師範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02年。
- 陳韻琦，金庸武俠小說《神鵰俠侶》研究－遠流版舊版與新修版的解析，台中：私立靜宜大學中國文學所碩士論文，2004年。
- 張依寰，金庸小說「射鵰三部曲」研究，台中：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所碩士論文，2006年。
- 勞琥琥，從金庸的創作看武俠小說的生命力，浙江省：浙江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07年。
- 楊丕丞，金庸小說《鹿鼎記》之研究，台中：私立東海大學中國文學所碩士論文，1994年。
- 楊金翠，神話－原型視野批評下的金庸小說，貴州省：貴州師範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06年。
- 葉燕容，金庸小說《倚天屠龍記》研究，台北：台北市立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06年7月。

裴思蘭，魯迅和金庸在泰國的接受之比較，山東省：青島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04年。

蔡明霞，金庸小說中的原型研究，湖北省：華中師範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06年。

劉玉華，金庸《倚天屠龍記》研究，屏東：國立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06年7月。

劉小麗，金庸武俠小說對傳統武俠小說的繼承與發展，湖北省：華中師範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07年。

劉喜平，復仇文化與金庸小說研究，四川省：四川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07年。

羅賢淑，金庸武俠小說研究，台北：私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9年。

蘇惠美，金庸小說《神鵰俠侶》研究，台北：台北市立師範學院應用語言文學研究所語文教學碩士學位論文，2003年12月。

